



胆小鬼的梦想漂流

肖定丽 著

重庆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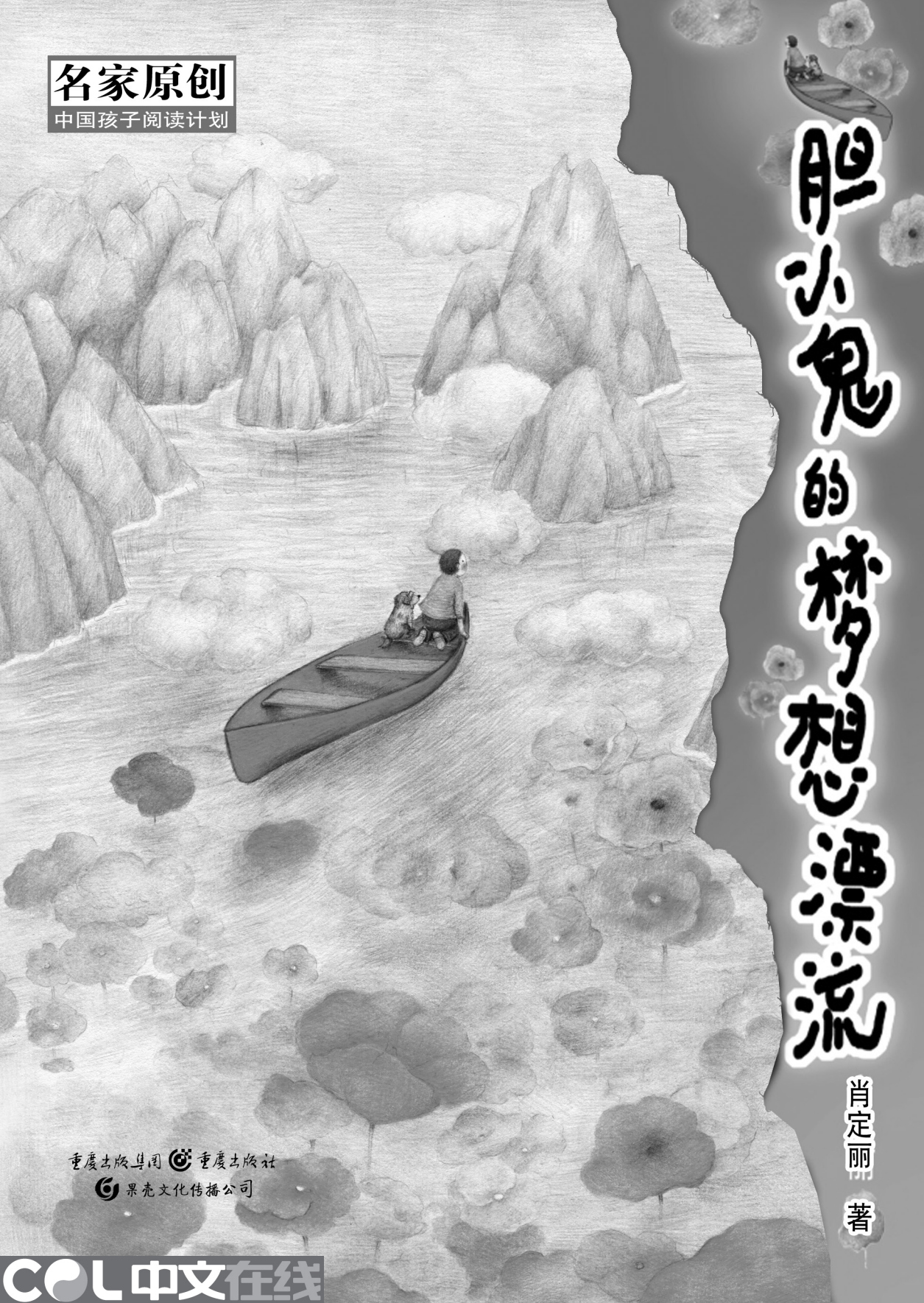
名家原创



中国孩子阅读计划



胆小鬼的梦想漂流

肖定丽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果壳文化传播公司

COL 中文在线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胆小鬼的梦想漂流 / 肖定丽著.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2015.5

(2017.7重印)

ISBN 978-7-229-09589-5

I. ①胆… II. ①肖… III. ①儿童文学 - 中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48567号

胆小鬼的梦想漂流

DANXIAOGUI DE MENGXIANG PIAOLIU


肖定丽 著

丛书策划：郭玉洁

责任编辑：郭玉洁 李云伟

责任校对：李小君

封面设计：锋上堂创意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三河市明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10mm × 1000mm 1/16 印张：10

2015年5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2次印刷

ISBN 978-7-229-09589-5

定价：1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 O N T E N T S

目 录

- 没人相信的隐形 001
- 求助无门 007
- 梦之狗 012
- 校长室里的秘密 018
- 是梦还是真 025
- 破译祖传古书密码 038
- 女生常娥的邀请 045
- 砂锅米线和气球 051
- 练胆有术——拍气球 068
- 飞天大侠的臭脚熏吐了校长 076
- 作文本的秘密 084
- 三角裤飞天大侠被警察抓住 091





C O N T E N T S

目 录

- | | |
|----------|-----|
| 投球比赛 | 099 |
| 危险的作文本 | 105 |
| 第一次骑自行车 | 110 |
| 三角交换 | 114 |
| 祖传古书失而复得 | 122 |
| 雨衣侠再次失手 | 136 |
| 藏进校长的床底下 | 141 |
| 出乎意料的结局 | 150 |





没人相信的隐形

这是一条偏僻的马路，静悄悄的。路两边是开得像着了火一样的碧桃，一只蜜蜂嗡嗡地钻进花蕊里，浅黄色的蝴蝶从一朵花飞向另一朵花。

男生朱小杨垂着头，背着只大书包吧唧吧唧地走过来。他从来都怕走这条必经之路，恨不得全身都长着眼睛和耳朵，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但又恨不得能闭着眼，一口气把这条路走到头，什么也看不到。他怕，但到底是怕人还是怕鬼，他自己也弄不清。

走着走着，朱小杨的眼睛忽然瞪大了，脚步慢下来，站住了。因为，他发现他身边的影子在渐渐变淡，变淡，越来越淡。消失了！

朱小杨的身体隐形啦！

“啊……”

朱小杨大叫着狂奔起来。

由于他是仰着头跑的，他没发现，逝去的影子又一点儿一点儿变重了，他的身体又恢复成原状。

这种奇特的情况已经是第二次出现了。他曾听爸爸说过，一个人如果太胆小，风吹也怕，草动也惊，有一天他会被吓没影儿的。这话是爸爸听他的爸爸说的，没想到在朱小杨身上应验了。

也许是天性使然，又或许是跟遗传有关，爸爸就是个谨小慎微的人。朱小杨遇到事情总是会想很多，越想越害怕，越想越担心。也许是新学期新的面孔给了他一些紧张和压力，他生来瘦小，总是受欺负，特别是一直困扰着他的同学金银岛。他本来以为金银岛会分到别的班，摆脱他的纠缠，结果他们仍在一个班上课。不过，除了欺负他的金银岛，朱小杨并没有别的朋友。他的苦恼总是藏在心里，你瞧，憋得久了，真的出了问题。这问题太大了——隐形！

朱小杨决定去学校医务室让医生看看。他鼓了好几次勇气，才挪到医疗室的门口。

医务室里，那个胖得系不上白大褂扣子的李大夫，正在给一个流着鼻涕的男生擦碘酒，他的腿磕破了一块皮。那男生一脸不在乎，要不是忙着吸鼻涕，俨然一副要睡着的样子。

李大夫斜起眼瞪了那男生一眼，粗声粗气地问：“你怎么嘴都不咧一咧，你这腿不是假的吧？”

那男生的嘴咧了一下，不过，他是在笑。

“以后要小心点儿。走吧走吧走吧！”李大夫不耐烦地挥挥胖胖的手指头。

那男生转身就走，经过门边，看见朱小杨，故意一斜肩膀，把朱小杨撞倒在地。朱小杨还没爬起来，那男生已“哧溜”吸了一下鼻涕，跑掉了。





朱小杨站在李大夫对面，扭着脖子看着地下。

“哪儿不好？”李大夫嗓门挺大地问。

朱小杨竟吓得挤眼又缩脖子。

“问你话呢，快说呀！”

“我，我的病，你能给我保密吗，大夫？”朱小杨小声细气地说。

“什么？”李大夫上下打量着朱小杨，“噗”地笑了，“说吧，什么病，我给你保密。”

“就是，就是，”朱小杨扬起头，瞪大迷惑的眼睛看着李大夫，“我，我会变……”

“嗯？”李大夫猛地转过她圆鼓鼓的胖脸。

“我会变得连一点影儿也没有。”朱小杨终于鼓足勇气，把他想说的话说了出来。

李大夫盯了朱小杨半分钟，忽然转身从桌子上拿出一支粗大的注射器，咬着牙说：“好小子，你敢耍我，看我不给你一针！”

朱小杨只见长长的针头银光一闪，吓得他拔腿就跑，踢翻了放杂物的篓子，杂物撒了一地，挡住了李大夫的去路。

朱小杨逃脱了。

“别让我再看见你！”李大夫在他身后喊。

在教室里，朱小杨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同学们闹闹哄哄的，都在议论着昨天晚上看的电视剧《倚天屠龙记》，手舞足蹈的。电视剧他也看了，他也想参加进去，对电视剧里的人物评说一番，但他不敢。他承认自己是个胆小鬼。

不错，朱小杨确实是个胆小鬼。

不敢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不敢跟班上的女生常娥说话。他最喜欢的女生就是常娥，她长得好看，心肠又好，可是，他只敢偷偷地看常娥。就连夜晚，他都不敢一个人睡觉，好笑吧？都上四年级的学生了，整天惦记着能跟爸爸妈妈一起睡。

就是因为自己太胆小吧，竟把自己吓得身体消失了，没影儿了！虽然这样的情形才发生两次，两次又都很短暂，但足够让他担忧的了。

自己以后要是变成一个隐形的人，不但别人看不见自己，就连自己也看不见自己了，那多可怕呀。想到这儿，朱小杨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朱小杨发呆时是一副傻呵呵的样子：头歪着，嘴半张着，嘴角汪着一股清水，一不小心就要流出来。

正当这时，只听“啪”的一声，一个厚墩墩的巴掌落在朱小杨的肩上，吓得朱小杨双腿变面条儿，要不是坐着，非瘫在地上不可。

原来是最爱捉弄朱小杨的金银岛。

金银岛跟朱小杨同岁，却高出朱小杨一头，眉毛粗，眼睛大，巴掌拍人痛。金银岛戏称朱小杨是个残疾儿童——天生无胆。所以，总想拿朱小杨开涮，欺负欺负他。看到朱小杨吓得半死的样子，是他最开心的。

朱小杨扭头见是金银岛，嘴咧到了耳朵根：“哎哟，轻一点儿嘛！”

“这是最轻的，这样才是重的。”金银岛说着，一屁股坐在朱小杨的桌子上，举起巴掌。

朱小杨赶紧举起双手护住肩膀和头。

这时，常娥从后门进来，她跳跃着，轻盈地走过来，天蓝色的裙子





鼓得圆圆的。她正要跳过去，忽然发现金银岛举起的巴掌，朱小杨一副惊慌害怕的样子，就站住了，瞪了金银岛一眼说：“你干什么，又欺负朱小杨！”

金银岛的手轻轻地落下来，抓住朱小杨的头发，把它们揉得乱蓬蓬的，嬉笑着说：“我打的不是人，是鬼。”

“金银岛，你说什么！”常娥一下把金银岛推下桌子。

金银岛怪委屈地说：“我是说我打的是胆小鬼，怎么啦？”

常娥“哼”了一声，把朱小杨的手从头上拿下来，对他微微一笑，转身回自己的座位了。

朱小杨顶着一头乱发，呆呆地看着常娥的背影。

“多管闲事！”金银岛嘀咕了一句，见朱小杨发呆的神情，用手背敲敲他的肩头说，“哎，你知道常娥的脸为什么那么圆吗？”

朱小杨想说：是苹果吃多了吧。可他没有这个胆，只是咬着嘴唇，一声不吭。

金银岛压低嗓门说：“那是因为她爱洗脸，她的脸缩水啦！”

什么？朱小杨吓了一跳，难道她和自己一样，也得了一种可怕病：一个是洗脸缩水，一个是胆小吓没了影儿？

金银岛见朱小杨的神情，放声狂笑，指着朱小杨的鼻子说：“你的表情真像一个天才呀！”

嗯，天才？

朱小杨愣愣地盯着从不夸奖自己的金银岛。

金银岛探过下巴，一字一句地说：“天生的蠢才！哈哈哈！”

朱小杨差点被金银岛的笑浪冲倒，吓得他急忙用手扶住桌子。

也许是今天受的惊吓太多，放学回家的路上，朱小杨再次发现自己成了隐形人。

这一次他没有大叫着逃跑，而是站在路边，悄悄地用手去触摸自己。结果，他什么也没摸到，像在摸空气一样，他全身都轻飘飘的。

这时，常蛾骑着自行车慢悠悠地过来，边骑边欣赏路两边盛开的碧桃花。

朱小杨的心怦怦地跳起来，他举起手，这还是他第一次向常蛾举手。常蛾没有看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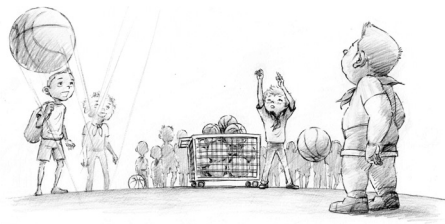
朱小杨使劲摇手，常蛾仍是看不见。

朱小杨又蹦又跳，双手交叉在头上摇晃。

常蛾从他身边骑过去，没有任何反应。

“我又隐形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朱小杨哭了，流下两行透明的、谁也看不见的泪水。





求助无门

早晨起来，朱小杨的头昏昏沉沉的，夜里他做了一夜的噩梦，早饭都不想吃。

妈妈说：“这孩子，天天蔫头蔫脑的，像掉了魂儿，一有个风吹草动，就吓一哆嗦。”

爸爸从饭桌上抬起头来，他刚吃完最后一根油条，顺手从桌子上拿起放油条的纸袋，呼地往里吹了口气，捏紧口，猛地一拍：噼！

朱小杨正往身上背书包，被这一声爆响吓得失声大叫，书包撒手扔出去老远。

妈妈正收拾碗筷，吓得手一抖，碗掉在地上打碎了。

朱小杨两腿发软地捡起书包，跑出家门。

“你，你这么大人了，怎么还像个三岁小孩子，想吓死人吗？”妈妈生气地瞪着爸爸。

爸爸则盯着朱小杨的后背，点着头说：“朱小杨这孩子，是得了青春期忧郁症啊！”

妈妈翻了翻白眼，嘲笑爸爸说：“忧郁你个头哇，朱小杨还是个儿童，哪里会得青春期忧郁症！”

“那就是他的青春期提前了。”爸爸肯定地放下筷子，夹起他的公文包去上班。

妈妈坐在餐桌前嘀咕：“孩子的青春期也会提前吗？哼，上次他还说我的更年期提前呢，做梦发吃症，胡言乱语！”

朱小杨坐在校园南角的老槐树下，手在槐树皮上摩挲着。自己隐形的事还没被别人看到过，说出来谁都不会信，连医生都以为他在开玩笑。对，去问问常娥，自己隐形的时候，只有她在旁边，可他不敢。不去问呢？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了一百次“问”，终于鼓足勇气站起身去找常娥。

教室里没有常娥。

是不是去厕所了，在厕所外等了一会儿，仍没见人。

校园跳绳的女生中，也没有常娥。

咦，常娥到哪里去了呢？

朱小杨正站在那里傻想呢，忽然身后响起一串美丽的铃声：丁零零零……

常娥推着天蓝色的自行车过来，她有意地想跟朱小杨打个招呼，没想到朱小杨骤然听见铃声，竟然吓得哇哇大叫，盯着自行车轮子，两腿叉开，两手高举，东躲西藏。

常娥看了忍不住放声大笑：“哈哈哈！”

等她笑完再仔细一看，朱小杨没有了。





“咦，跑掉了，这么快！”常蛾看了一圈，嘴角挂着笑，向自行车棚走去。

其实朱小杨没跑掉，他就站在原地，大张着嘴，叉着两腿，高举着双手，还在来回晃。只是他又变成了隐形的，常蛾看不到他了。

朱小杨连同他整个难看的姿势都愣在那里，他看看自己的手，什么也没看见，想往下看自己的脚，又猛地闭上眼睛，他没勇气再看下去了。朱小杨在常蛾前面消失，她却没发现，也没有怀疑。

当朱小杨的身体又重新回来的时候，他又想到了一个人：金银岛。

去把这件事对金银岛说说吧，也许他能帮助自己拿个主意。虽然金银岛从没帮过朱小杨，但关注他的人好像只有金银岛了，尽管他关注的方式是欺负。

这是朱小杨第一次主动找金银岛，每次都是金银岛先巴掌过来，朱小杨躲都躲不及。

看见朱小杨站在自己面前，金银岛有点不相信，他坐在高高的篮球架上，晃荡着两脚，指着自己的鼻子，以诧异的口气问：“你找我？”

朱小杨看金银岛这副神情，差点放弃转身要走，但他还是咬咬牙没动，轻轻地、怯怯地点点头。

噔！金银岛一跃从架上跳下来，吓得朱小杨一个趔趄。

啪！金银岛的招牌巴掌又拍过来，有力地稳住了要歪倒的朱小杨。

“嘿嘿嘿，别这么胆小好不好。找我有什么事儿？”

朱小杨不敢看金银岛的眼睛，脑袋歪向一边，一着急，结巴起来：“你你你听说过人人，人一害怕就就……”

“就结巴？有啊，你不就是嘛！”金银岛打断朱小杨的话。

“不，不是啊，我是说人一害怕，就吓没影儿了。”朱小杨终于说出了他想说的话，额头上沁出汗来。

金银岛眨眨眼，“噗”地一笑，他笑得动作很夸张，声音很响，是为了故意把唾沫星子溅在朱小杨的脸上。

“你问这事儿呀，有有有。哼，你小子，想要我，我……”

金银岛放在朱小杨肩头的手猛地举起来，又狠狠地落下去。他正想这一巴掌下去，保证打得朱小杨龇牙咧嘴，没想到他却打了个空，由于用力过大，一下子没控制好跪倒在地。

咦，朱小杨人呢？

金银岛站起来莫名其妙地张望着：“咦，这个家伙，快得像闪电呀，哪里去了？瞬间蒸发了？”

其实，金银岛的鼻子就快碰到朱小杨的鼻子了。朱小杨双手抱着头，全身抖得像强力发动机，鼻子连气都不敢出了，脸憋得鼓成一个大气球。

只是，金银岛没法看见朱小杨，身体一隐形就跟空气一个样。

眼睁睁地看着金银岛离去，朱小杨松开抱头的手。他反复翻看自己的手心手背，什么也看不见，他多想让金银岛重重的巴掌落在自己肩头哇。他气恼地冲着金银岛的背后大喊大叫：“金银岛，你给我回来，有胆你来打我呀，你来打呀！呸，你个胆小鬼，白痴！你回来，我嘲笑你，我小看你，我……”

朱小杨做出各种自己连想都不敢想的动作，扭屁股，把鼻子摠成猪模样，吐舌头……

他不知道他做着这些动作的时候，身体正渐渐显现。恰在这时，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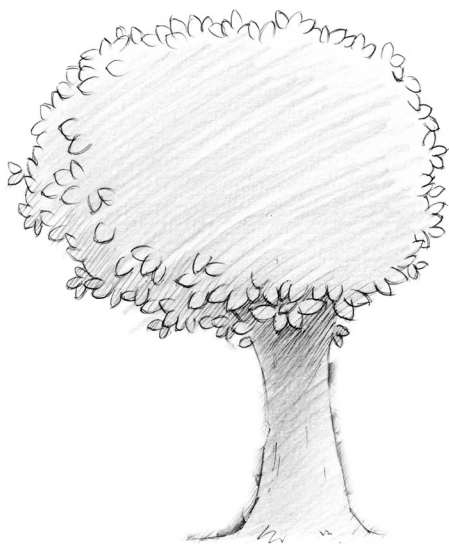


蛾从这儿经过。她好奇地看着朱小杨，他那古怪的动作，把常蛾逗笑了，甜甜的笑挂在她圆圆的脸上，像阳光里的红苹果。

“朱小杨，你在干什么？”常蛾笑眯眯地问。

“哦！”

朱小杨一听常蛾的声音，顿时定格在那里，他的脸“腾”地红了，通红通红的，他看见连自己的手背都红得厉害。





梦之狗

今天停电，朱小杨早早地上床睡觉了。

窗户开着，风从窗子里进来，把白色的窗帘吹动，一鼓一瘪，像个超级怪物。朱小杨紧张起来，眼睛瞪得大大的，死死地盯着窗帘，越看越害怕，干脆翻个身朝墙睡。可是他仍然放心不下那鼓来鼓去的窗帘，看起来就像一个会呼吸的巨怪。但朱小杨又不敢下床去关窗户，只好拖着哭腔叫起来。

“妈妈！”

妈妈没答应。他的声音太小，妈妈根本没听见。

“妈妈！”朱小杨提高了声音。

“什么事儿呀？”妈妈趿着拖鞋过来了，“是不是又害怕啦？亏得你还是男子汉，笑死人啦！”

“妈妈你陪我睡。”朱小杨拉住妈妈的手，央求道。

“什么呀，你多大了知道吗？”妈妈在朱小杨的手背上拍了一下，抽出自己的手，“睡吧，爸爸妈妈都在家呢，就是有狼呀鬼呀怪呀青面



獠牙……”

“妈妈！”朱小杨吓得一下抱住妈妈的脖子。

“快放手！好好好，刚才我那是瞎胡举的例子，哪有那些东西呀。快睡吧。”妈妈在朱小杨的脸上亲了一口，就要出去。

“妈妈，我要开着灯睡觉。”朱小杨提出要求。

“哎哟，难道你忘了吗？今天停电，开什么灯呀。快睡吧，啊！”妈妈还按了一下电灯的开关给朱小杨看。

这一次，妈妈真的走了。

“那你要跟爸爸说话，一直说到我睡着以后才能停。”朱小杨快哭出来了。

“好吧。”妈妈的声音变得温柔些了。

妈妈走进大卧室，对爸爸说：“朱小杨让我们俩说话，不能比他先睡着。”

爸爸说：“我们俩有什么好说的。对，有啦，我打开收音机，让收音机帮我们说不就行了。”

说着，爸爸摸黑打开了小收音机，收音机里正在介绍歌星周杰伦，一会儿周杰伦就在收音机里叽里呱啦说起来，对，周杰伦唱歌的特点就是不停地说话。

朱小杨就着收音机里的声音进入了梦乡。

他梦见一只全身是长毛的狗跟着他，那狗戴着一副墨镜，他走快，狗也走快；他走慢，墨镜狗也走慢；他跑，墨镜狗也疯狂地追赶上来。墨镜狗越追越近，嘴快碰到了朱小杨的脚后跟……

正在这紧急关头，“刷”一下屋里的电灯亮了。来电啦！

朱小杨一下子从梦中惊醒，一跃而起。他摸摸头上，全是汗，看看床，才悄悄地笑了：“哦，还好，是个梦呀。”

“好什么好，你好我可不好！”

啊，是谁在说话？天哪，枕头上站着那只戴着墨镜的狗，正一脸怒气地冲着朱小杨脆声脆气地说话。

朱小杨吓得本来是想跳下床，结果却滚下了床，他的脚不会站了，只有瘫坐在地板上。

墨镜狗不屑地扭过脸去，往墙上一靠，两脚跷在枕头上，说：“由于你太胆小，猛然间醒来，把我这只梦之狗带出了你的梦，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吧？”

“怎、怎么办？”朱小杨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稀奇的事。





“躺下，快睡着，把我重新带入梦中。不许失眠啊！我是梦之狗，才不愿回到现实中。快快快，躺下，睡觉！”梦之狗催促道。

朱小杨吓坏了。他爬上床，紧闭眼睛。可他怎么能闭得牢呢，忍不住不时地将眼睁开一条缝，偷看梦之狗，梦之狗也在盯着他，一副急切等待进入梦乡的样子。

可朱小杨哪里睡得着呢，一只来自梦中的酷狗，就在他的床上，墨镜后面是一双什么样的眼睛呢？它要是回不到梦里怎么办？想到这些，朱小杨不但睡不着，反而更清醒了。

朱小杨失眠了，大睁两眼到天明。

梦之狗气得在床上一蹦三尺高。

“哎呀，你太过分了，我后悔进入你的梦啊。后悔后悔后悔！”

朱小杨吓得缩成一团，开始他以为梦之狗气坏了，会冲过来咬他一口。但梦之狗一点儿也没伤害他的意思，只是它接下来的动作让他惊讶不已。

梦之狗焦急地踱着步，踱着踱着踱到了天花板上，踱着踱着踱到了墙上，还在窗帘里的褶皱里走了几趟。吓得朱小杨捧着软枕头到处去接它，怕它掉下来摔成粉碎性骨折。

梦之狗看朱小杨紧张得大汗淋漓的样子，觉得十分好笑。

“喊！我是梦之狗，你不知道吗？梦之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会受伤，也不会有痛感，就算摔下来，也死不了。”

说着，梦之狗三下两下上了天花板，然后一缩脚，直挺挺掉到地板上，不动了。

朱小杨扔掉枕头跑过去。

“梦之狗！梦之狗，你醒醒啊！”

朱小杨摇晃着梦之狗，梦之狗浑身冰冷，纹丝不动。

“还说不会死，它不是已经死了吗？”朱小杨一阵难受，一阵眩晕，要倒下去。

“嗨！”梦之狗忽然翻过身来，躺在地上，一手支着下巴，一手托住要倒下的朱小杨。

朱小杨看见梦之狗居然还活着，顿时露出了笑容，两行泪水从脸颊上滑落。

“天哪，你哭了，是为我吗？”梦之狗坐正了，“还从来没有人为我掉过眼泪。我好感动。”

梦之狗掀起墨镜要擦泪水，可是什么也没擦到。

“哦，怎么没有泪水呀？不管怎么样，你是第一个为我哭的人，我要报答你！我要喜欢你！”梦之狗握起拳头。

“我，我不要你的报答。”朱小杨垂下头，“喜欢我，你怎么会喜欢我呢，你要是知道我是个怎么样的人，就不会喜欢我了。”

“我不知道你是个怎么样的人？哈哈哈，怎么可能，就是我太知道你了才跑到你梦里。你不就是个胆小——的人吗？”梦之狗开始想说“胆小鬼”三个字的，但是，它又觉得这样不礼貌。

“你，你还知道我隐形的的事儿？”朱小杨试探着问。

“当然知道，我还知道，如果再受惊吓，你的身体不仅是隐形一会儿，而是要一整天一整天地隐形了。”梦之狗一副万事通的模样。

“什么，我，我会永远都隐形吗？”朱小杨浑身软绵绵地靠在墙上，担心得要命。





“对，除了我能看见你，别人都看不见你，包括你的爸爸妈妈。”

“嗯哼哼……”朱小杨抑制不住地哭了，“我不要这样。梦之狗，你快救救我，除了你，谁都不知道这事儿，别人都不会相信的。”

梦之狗擦了一把朱小杨的眼泪，往外一弹：“哎呀，你的眼泪可真够多的。好吧，我帮你。不过，还得靠你自己，只有胆子变大了，勇敢起来，你的身体才不会再次消失。”

“谢谢你，梦之狗！”

“不要谢我了……”

梦之狗正要往下说，忽然客厅里响起妈妈的声音：“朱小杨，你已经起床啦？”说着，她的头已经探进来，“刚才你在跟谁说话呢？”

朱小杨用手一指枕头上的梦之狗说：“和它。”

妈妈朝朱小杨一翻眼皮，嗔怪道：“你这个坏孩子，和枕头说话？你也学会跟妈妈开玩笑。”

妈妈对朱小杨一笑，就进厨房做早餐了。

朱小杨奇怪地看着梦之狗：“你不就在这儿吗，妈妈怎么会看不见你？”

“我可以随时隐形啊！”

梦之狗推推墨镜，咧嘴一笑，露出两颗雪白的虎牙。



校长室里的秘密

还是那条寂静的马路，朱小杨重新走在这里时，心情不一样了，他的脚步快了一点儿，脸上偶尔也露出笑容来。

朱小杨的书包上多了一个饰物——戴墨镜的狗。因为梦之狗的大小，跟女生们书包上爱挂的饰物一般，所以他便贴在朱小杨的书包带子下，很像一个挂饰。

一会儿，梦之狗跑到朱小杨的肩头，从墨镜里尽情地欣赏路边的风景，可惜碧桃早谢了，只能看到树上一颗颗小小的毛桃。

“丁零零零——”

一阵自行车铃声响起，梦之狗马上又贴在书包带下，荡来荡去。

不用回头，朱小杨就知道是常娥。碧桃花开后，她常常绕道从这儿走，为的是多看几眼桃花。花谢以后，她仍从这里走，主要是想跟朱小杨做个伴。

“朱小杨，我们正好碰见哪。”常娥热情地打招呼。

“哦，嗯。”朱小杨的脸憋红了。



“快上车，我来带着你。”常蛾把自行车骑到朱小杨的身边。

“我……”朱小杨站在那里不会动了。

“快点儿上来，我可不会骑慢车！”常蛾的车子一慢下来，就摇摇晃晃的。

朱小杨的脚还是动不了，他可没勇气坐一个女生的自行车，更不要说常蛾是他最喜欢的女生了。

这时，朱小杨的耳边响起梦之狗的声音：“傻瓜，快坐上，锻炼胆量的时候到了！”

朱小杨觉得自己的后背被梦之狗推了一把，他不由得朝前一跃，终于迈步坐上了常蛾的自行车。

常蛾的自行车摇晃了两下，就稳稳当地往前驶去。朱小杨的心跳得他自己都能听见，因为太紧张，他一下子隐形了。

这时，常蛾问朱小杨：“这碧桃树结不结桃子呢？”

朱小杨别说回答了，就连人影都不见了。气得梦之狗抓住朱小杨又摇又晃。

听不到回答，常蛾扭头一看，车后空荡荡的。

“朱小杨，朱小杨！”常蛾吃惊得大喊大叫。

哪儿也没有朱小杨的影子。其实，朱小杨就老实地坐在车后架上，咬着自己的拳头发抖，梦之狗气得背朝着朱小杨，都不想理他。

常蛾迷茫地骑上自行车，自言自语说：“嘿，一定是害羞，悄悄跳下车逃跑了。”

直到进了校园，朱小杨的身体才在车架后现形。

金银岛正好打着篮球跑过来，看着常蛾自行车后的朱小杨，像看见

了外星人。

“朱小杨！你竟然……”

常蛾一愣，从车子上跳下来，问道：“朱小杨在哪里？”

没想车子一歪，朱小杨从车子上掉下来，摔倒在地。其实，他早就想从车子上跳下来，可就是不敢。

常蛾眨眨眼，以为自己是看错了。

“你，你刚才跑到哪里去了？”常蛾问。

朱小杨耷拉着脑袋，咕哝说：“一直都在车子上。”

“什么？”常蛾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正要往下问，金银岛一把拉着朱小杨跑了。

金银岛边跑边拍着球说：“好哇，朱小杨，你现在胆子不小啊，敢坐女生的自行车。知道吗，常蛾的自行车后应该坐着我，不是你。哼！来打球！”

金银岛斜着跑出一段距离，用力把球投了过来。

“嗖”，球打着转儿朝朱小杨飞过来。朱小杨伸手去接，已经迟了，球正砸在他的鼻子上，痛得他捂着鼻子半天没动。

“打球呀，傻愣着干什么？”金银岛不耐烦地喊。

“我不会。”朱小杨说。

“扔给我，会不会？”金银岛两手叉腰，无奈地叫道。

朱小杨小心翼翼地将球扔过去，因为力气太小，球走到半道上就落下来，骨碌碌，朝栅栏门那儿滚去，“哧溜”一下，从栅栏门底下钻了进去。

栅栏门里种着大片的芭蕉，校长的后窗就正对着这片芭蕉园。





朱小杨打开栅栏门，把球拿了出来。金银岛却还在冲着脖子往里张望着什么。

“我们走吧。”朱小杨催促。

金银岛忽然挤挤眼说：“朱小杨，你现在的胆子不是变大了吗，那敢不敢偷看校长的窗户？”

天哪，偷看校长的窗户，朱小杨想都没想过。平常他最怕的人就是校长，两道眉毛像是竖起来的两把刷子，嘴巴抿成一条线，说话的声音像是打雷：哪个家伙在打闹？立正，向后转，一二三，回教室！校长的声音简直让地球都要发抖。那一天，朱小杨光是看着校长批评几个捣蛋鬼，就吓得站立不稳了。

“怎么样，你敢不敢？”金银岛捅了捅朱小杨。

朱小杨连连摇头，连连后退。

金银岛翘起上嘴唇，轻蔑地看着朱小杨。

这时，梦之狗又附到朱小杨耳边，对他说：“看就看，怕什么，正是练胆的好机会，不要错过哟！”

“可那是校长的后窗……”朱小杨哆嗦着。

“去不去，不去我可不管你了。”梦之狗说完，纵身要离去。

“等等！”朱小杨无可奈何地说，“好，我去。”

金银岛一摆手说：“跟我来，别吓得尿裤子呀。”

金银岛和朱小杨匍匐前进，芭蕉叶子从他们的鼻尖擦过。爬着爬着，金银岛忽然小声说：“你先往前爬，我得放一个屁。”

金银岛停下放屁，朱小杨接着往前爬，一会儿就来到了校长办公室的后窗。

回头看看，金银岛还没来。

朱小杨想，校长平时在办公室都干些什么呢？真想看看。到了窗前，他的心却狂跳起来，跳得那么响，怕是坐在屋里的校长都快听见了。他赶紧捂住自己的胸口。

咦，金银岛怎么还没来？

朱小杨往后张望着，梦之狗却在他耳边说：“先来先看呗，怕什么！”

朱小杨想放弃，但担心梦之狗从此再不管他，一咬牙，轻轻地扒着窗沿，踮起脚尖。

这一看，他差点儿吓死了：

校长在拧他的头，拧得直转圈儿！

看到这里，朱小杨不由得两手一软，瘫在地上，脸白得跟没写字的纸一样。

天哟，校长的头怎么能一圈儿一圈儿地转动？难道他是妖怪校长？

这时，金银岛爬过来，问：“你怎么啦？”

“我看见校校校……校长啦！”朱小杨语不成句。

“看见就看见了呗，我就是来锻炼你的胆量的。我刚才说放屁是假的，故意让你一个人来看。多锻炼几次，你的胆子保准比我的小不了多少，我们走吧。”

金银岛抬腿就走，朱小杨的腿还软得动弹不得，他扯住金银岛的衣服说：“校长他他他……他不是人，是妖怪！”

“啊？”金银岛以为朱小杨是吓晕了，精神失常说胡话。

“我亲眼看见的，他在对着镜子转他的头，一转一圈儿，一转一圈





儿，前后都没脸。”朱小杨说着，抖成一团。

本来金银岛刚才是想戏弄朱小杨，他自己却没胆偷看校长办公室，但这会儿好奇心作起怪来。

“你不是骗我吧？咱们再一起看看。”金银岛拽住朱小杨的衣服。两人手扒窗沿，踮起脚尖。

四只眼睛一齐朝室内看去。

校长办公室的门关得牢牢的，校长正站在镜子前。

啊，校长真的在转动他的头！

朱小杨正要晕倒在地，金银岛用一只脚勾勾他的屁股，小声说：“再看看。”

朱小杨瞪大眼，看清楚了，校长不是在转他的头，而是在转头上的假发！校长转一转假发，就对着镜子摆个姿势，看假发怎么戴才最帅。



“啊，是假发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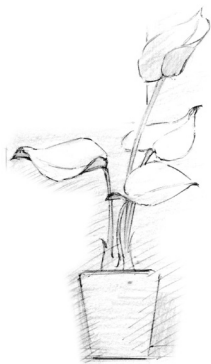
朱小杨惊叫出了声。

校长猛地转过头来，大喝一声：“谁？偷看别人的隐私，给我站住！我看见你们啦！”

校长的声音又沙又粗，听起来格外怕人，他性格急躁，平时没几个学生敢在他面前调皮捣蛋。

朱小杨跟金银岛没命地狂跑起来，身子和芭蕉叶激烈地碰撞，沙沙作响。

跑着跑着，朱小杨的身体又隐形了，由于过度紧张，他自己一点儿也没发觉。幸亏他隐形了，他转弯的时候，校长的目光正看过来，朱小杨的身体这一次消失得正是时候。





是梦还是真

一整天，朱小杨都心神不宁，魂儿像是掉在了校长办公室的后窗下。

晚饭朱小杨都吃不下，愣愣地只是盯着前方，歪着头，口水都流了一脖子。爸爸看见他，大骂了他一顿，说他那个熊样儿，真不像他的儿子。晚饭后，朱小杨早早地上床了，想睡上一觉，就会把这件事忘掉。他拉上被子，蒙住自己的头，在黑漆漆的被窝里大睁着眼。

梦之狗一把掀开朱小杨的被子。

“你做得对，好好睡一觉，什么也别想，就有精神对付明天的事儿了。不过，不要蒙头睡觉，这样对身体健康有害，对锻炼胆量不利。”

梦之狗仰面睡在软乎乎的枕头上。

“都是你想的好主意，让我偷看，明天校长……”

朱小杨正嘀咕呢，忽然听见梦之狗打起呼噜来，他只好叹口气，转过身睡了。

梦之狗趁朱小杨熟睡之际，坐在他身边，对着他的耳朵念起咒语

来。念完，梦之狗很疲惫地往墙上一靠说：“看来，我得为朱小杨这家伙制造几个梦境，帮他练好胆量，不然，等到他的身体彻底消失，就来不及了。我的打算就是，让你在梦中变成一个勇士，金银岛变成胆小鬼。我的朋友，好好当你的梦中勇士吧！”

下边就是梦之狗为朱小杨制造的梦境：

早晨起来，朱小杨感到从来没这么精神过。是昨天觉睡得太好了吧，两腿觉得格外有力。

朱小杨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遇到了金银岛。

他们俩一路走，一路说着校长的假发套。真没想到，校长一头乌黑发亮的好头发，原来却是假的，他们竟一点儿也没看出来。别的人可能也没看出来，包括全校师生。朱小杨从来没说过这么多话，而且他说话一点儿也没打结。金银岛几次都斜眼看着他，怀疑身边的人到底是不是朱小杨。朱小杨正说得起劲，金银岛小心地扯了扯朱小杨的衣服说：“看，校长在校门口站着。”



真的，校长跟个值日生似的，直直地站在大门口，他的手里拿着一个奇形怪状的放大镜，每走过一个学生，他都要照一照，那放大镜还是语音的，它会说：“这位不是偷看者！放行！”

放大镜说完话，校长就放一个学生进去。校长嘴里还说着：“我一定要找到你们，怎么可以偷看别人隐私！”

金银岛拉住了往前走的朱小杨，问：“怎怎怎……怎么办？”不知怎么的，今天金银岛的胆子一下子变小了。

朱小杨一点儿也没觉得害怕，还出点子说：“别怕，戴假发的是



他，又不是我们。等他不注意，我们溜进去。”

朱小杨跟金银岛躲在墙拐角，探头探脑地等待机会。

一个个学生都顺利通过了，校长越发恼火，他壮硕的身子，一会儿跳到大门里，一会儿跳到大门外，还冲着奇形怪状的放大镜大叫：“你看清楚了，要是放过了偷看者，我就摔碎你！”

放大镜说：“错不了，那两个家伙还没来！”

金银岛靠着墙往地上一坐说：“完了完了，我逃不了，肯定要被放大镜照出来。万一我被校长开除了，全都怪你！”

“为什么怪我？”朱小杨想不明白，不是他拉着自己去观察校长办公室的吗？

“我是为了锻炼你的胆量才偷看的……噢，朱小杨，你今天怎么一点儿也不害怕，吃了壮胆药啦？”

“没有。可能是我昨天晚上睡得早，有精神了。”

朱小杨想，金银岛是为了自己好，他一定要救金银岛，不能让校长抓住金银岛。于是，他两眼紧盯着校长的一举一动。

金银岛坐在墙脚，哼唧着说他尿憋得受不了。朱小杨想，这应该是被吓的，原来他害怕的时候，也老想上厕所。金银岛还是第一次尝到这滋味吧？他四处看了看说：“你快到前边超市的厕所里去尿，我在这儿等你。”

金银岛朝超市跑去，跑了几步，他回头对朱小杨说：“你别扔下我，一个人跑进学校了。不然，我就举报你。”

“放心，我等你回来。”朱小杨一边安慰着他，一边心想：金银岛这家伙把我想成什么人了，我是不会背叛朋友的。

不一会儿，预备铃响了。校长还没有撤退的意思。

一个同学飞奔着过来，校长马上拦住他。他先上下打量一下这位学生，然后得意地举起奇形怪状的放大镜，嘴里狠狠地说：“你跑不掉，我敢肯定！你想一下子冲进去，蒙混过关，没门儿。照！”

奇形怪状的放大镜从那位同学的脸上，直扫到他的脚跟。过了一会儿，放大镜有气无力地说：“这位不是偷看者，放行。”

那位同学被校长莫名批评了一通，最后校长还警告他说：“以后不许打预备铃才赶来，听见了吗？”

那位同学涨红着脸，蔫头蔫脑地离去。

校长看看手里的放大镜说：“什么劣质电池，才用了一个小小时，就没电了。嗨，老马，把你手电筒里的电池借给我用用。”

校长说着向传达室走去。

机会来了，应该马上冲进校园。

可是，金银岛呢，他才从超市出来。朱小杨使劲儿向他招手。

金银岛跑过来。

朱小杨像在进行接力赛一般，一把抓住金银岛的胖手，用手遮住一边的脸说：“像我一样，盖上脸，别让校长发现，冲啊！”

两个人手拉手，肩并肩向校园冲去。

没想到在过门的时候，他们俩的身子被门给卡住了。今天校长开的是小门，往里冲的时候一点儿也不方便。校长可真狡猾，他一定早防着偷看者有这一招了。

“我先进，你往后退一点儿。”朱小杨说，他的一只脚已在门里，而金银岛的两只脚都在门外。





“不行，我先进！”金银岛用力往里挤。

朱小杨想进进不去，想退退不出。

铁门被他们挤得哗哗直响。

这时，校长已换好了电池，他高举着奇形怪状的放大镜，大喊：

“哪里逃！”

朱小杨和金银岛一紧张，身体像是缩小了一半，一下子都冲进了门里，撒开腿就朝教室里跑。

校长紧追不舍，边跑边喊：“我已等你们很久了，乖乖投降吧。举起手来！”

他们俩没人举手，相反，把手在脸上捂得更紧了。脚底下也像安了轮子一样，呼呼生风，跑得飞快。

眼看追不上了，校长大喝一声：“看我的照妖镜！”

他把手里的放大镜投了过来。

只见寒光一闪，正当放大镜要说话时，朱小杨的耳朵一阵火辣辣地痛起来。

妈妈在揪他的耳朵，问他：“你睡够了吧，还上不上学？”

梦之狗一惊，才从梦中醒来，原来昨晚念咒语制造梦境太累，早晨忘了叫醒朱小杨。

今天上学，朱小杨没有直接进学校，而是在学校不远的地方等着金银岛。

“我们在这儿干吗？”梦之狗不高兴地问。

“我想等金银岛一起进校门。”朱小杨说。

“为什么？是让他给你壮胆吧，我就不可以给你壮胆吗？”梦之狗

的口气一点儿也不快活。

“你会隐形，别人又看不见你，不用担心有什么危险。我就不同了呀！”朱小杨说。

梦之狗把朱小杨的书包带子当滑梯，滑来滑去。它不但可以从上往下滑，还可以从下往上滑，边滑还边唠叨：“昨天白念咒语了，梦境也白制造了。”

朱小杨听见“梦”字，马上神秘地对梦之狗说：“你不知道，我昨天夜晚做了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梦，我梦见我变成了一个英雄……”

梦之狗感兴趣地说：“好哇，那就照着梦里的你那样去做好了。”

朱小杨一听，顿时又变得蔫答答的。

现在朱小杨想的是，万一校长真的站在大门口，怎么对付呢？在梦里，自己要胆量有胆量，要办法有办法。可不知道为什么，一从梦中醒来，胆子又变小了，还六神无主。早晨，多亏妈妈揪耳朵，让他醒过来，不然，梦的后果不堪设想。

金银岛来了。

谁知金银岛一见到朱小杨，就一脸瞧不起人的样子。他拍拍朱小杨的背说：“瞧你，像吓掉了魂儿，没一点儿精神，你怎么像是比昨天矮了半截。是不是还想着昨天的事儿呀？”

朱小杨想：你昨天在梦里，就不是这个模样，是个熊包呢。

“昨天，真的好险啊！”朱小杨说。

“多刺激呀，多找一点儿刺激，你的胆子就变大了。唉，朱小杨呀朱小杨，你的胆子怎么就那么小呢？你说你的前生是不是老鼠呀？”

朱小杨最讨厌金银岛拿他跟老鼠相比，他好想反驳一句：你昨天夜





里还吓得直撒尿呢。可是话到嘴边就变了：

“我昨天梦里……”

刚说几个字，金银岛就打断他的话，替他补充说：“我知道，你昨天晚上做了一夜的梦，都在被校长追，是不是？你的小胆也被吓破了吧，我看看你的脸绿不绿，听人家说，胆破了，脸会变绿的。”

“算了吧。”朱小杨气呼呼地说，“说不定昨天校长真的看见我们了。他不是喊着，说看见我们了吗？”

“听他吓唬人呢。也许他早就是老花眼了，那么短的时间怎么可能看清楚是我们呢？”

金银岛喋喋不休地说着，朱小杨却在回想那个梦。要是梦变成了现实，校长这会儿就应该站在校门口，手举放大镜逐个照人了。越接近学校，朱小杨的心就跳得越厉害。校长的眼睛那么大，他可不相信校长会老花，要是校长一直盯着朱小杨看，朱小杨的脸肯定会越来越红，血都涌上来，然后会……

“啪！”

说着话的金银岛听不见朱小杨回应，一巴掌拍过来，把朱小杨的魂儿都拍飞了。

“你说我说得对不对？”金银岛问。

朱小杨也不知道他都说了些什么，只能一个劲儿地点头说：“对对，对的。”

接近校门口时，他不断地眨眼睛，观察着校门口的人流。啊，天哪，校长真的站在校门口！朱小杨吸了一口凉气，脚下像被磁铁吸住了，抬都抬不起来。

“走啊。”金银岛推推他。

“校……校长！”

“你再看看，哪里有校长，是值日生嘛。”

再定睛一看，刚才分明是校长的身影，这会儿却变成了值日生。还是个女生，今天的眼睛看人走样走得还真厉害。

终于躲过了这一劫，朱小杨听人家说梦跟现实是相反的，唔，幸好是相反的。

朱小杨坐在教室里，心里轻松得都想唱歌儿了。

第一节语文课，准备好书，又拿出笔。这是支新笔，他先在书上画上一个人头，看水流得畅不畅。

这时，身后的金银岛拉了拉朱小杨的衣服，脸色不好看地朝门外努了努嘴。朱小杨扭过头，才回来的魂儿又飞得不知去向。

从门外走来了校长！

他的假发怒气冲天——其实只有两三撮是高高竖起来的，眼睛亮得像探照灯。他手里，天哪，他手里竟然拿着一只放大镜！

虽然不是奇形怪状的放大镜，但却是真正的放大镜！

屋子里一下子静悄悄的，校长怎么会来教室呢？

朱小杨的喉咙紧绷绷、热辣辣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校长。他绝望地想：校长一定是用放大镜来寻找偷看者了。

校长用严肃的目光扫了教室一眼，看到朱小杨的时候，好像目光停得长了一点儿，幸亏只是一点儿，不然，朱小杨就要在校长的目光里晕倒了。

校长轻轻地用手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头——是假发，说话了：“今





天你们的语文老师有点儿急事，不能来上课了。我来给你们上一堂课。这一堂课上什么呢？”

同学们没弄明白，校长是想让他们猜呢，还是自己也没想起来。

没人敢出声，大家都惧怕威严的校长。

半天，有一个同学鼓足勇气，像耳语一样地说：

“是用放大镜观察东西。”

校长像只大洪钟一样地说：“错！”

错——错——猎——

洪钟发出回音，震耳欲聋。

“这一堂课是上自习，你们开始自己读书吧。”校长一巴掌拍在讲台上。

说着，校长那高大的身子坐在凳子上，把一本厚厚的书在讲台上摊好，打开，举起放大镜。

原来那厚书里的字太小，校长是用放大镜把小字放大，他只不过是要看书呢。

朱小杨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看看自己拿笔的手，满手的汗正顺着笔尖往下淌呢。他拿起语文书来，竖在桌子上，一个字也看不下去。他很想回头看看金银岛，但他的脖子像是根水泥柱子，动弹不得。

过了一会儿，朱小杨很小心地偷看校长一眼，他还在专心地用放大镜看书。

唉，一定是自己吓自己，校长大概把被人偷看假发的事，都忘个精光了吧。

假发？朱小杨一下子想起校长的假发来。

以前怎么一点儿也没注意到呢，堂堂的大校长戴着假发，这不是很好笑吗？而且还在办公室里对着镜子摆弄假发，这也太不像校长做的事儿了吧？

其实，大家早就应该想到校长的头发是假的，他都这么大岁数了，头发还那么密，那么黑。应该有白发才对……咦，校长的假发有没有白发呢？

看一看，要是有白发，那校长也太会造假了吧？

朱小杨轻轻地挪动他的语文书，把一只眼睛的目光朝校长投了过去，啊——

朱小杨差点儿尖叫一声，原来，校长也正移开放大镜盯着他！

这下朱小杨不光手出汗，全身都出起汗来。他的目光“咚”地从校长头上掉下来，接着他整个人都隐形了！

“嗯？”校长发现了异样，放下手中的放大镜问，“那位同学哪里去了？”

大家的目光朝朱小杨的空位子望去。

朱小杨高举着手，想让校长看见他，但校长一脸茫然。

梦之狗从桌斗里探出头说：“兄弟，别举你的手了，你都隐形了，谁能看得见你呀。快点儿现身吧，不然被校长发现就糟啦！”

可是，怎么现身呢？朱小杨急得在自己身上又抓又挠。

“快蹲到桌子底下，我只有试试看了。”

梦之狗硬把朱小杨摁到桌子底下，然后冷不丁朝着朱小杨的屁股踢了一脚。朱小杨痛得“哎哟”一声，立刻从桌子底下直起身来，他忘了自己是在桌子底下，头“匡”地撞到桌肚上。





朱小杨现身了。

“你在干什么？”校长厉声问。

朱小杨揉着头，不知道该如何把刚才发生的事儿说清楚。梦之狗附在他的耳朵边说：“说你的笔掉了。”

朱小杨结结巴巴地说：“笔掉、掉了，我捡笔。”

坐在后面的金银岛半张着嘴，刚才他分明看见朱小杨的位置上没有人嘛。

“是这样吗？”校长怀疑地问。

这时，旁边的常蛾举手说：“校长，我看见了，朱小杨是蹲下去拾他掉的笔。”

常蛾一脸认真，校长马上信任地点点头，让朱小杨坐下。

金银岛揉着自己的脑门：难道我刚才眼花看错了？

下课后，朱小杨想马上去一趟厕所，这一节课好长，比一百天都长，朱小杨的肚子胀得像皮球。

可是，校长好像用放大镜看书看入迷了，坐着一动也不动。校长不动，朱小杨也不敢动。

不行，再不去就要尿裤子了。

朱小杨几乎是弯着腰在往外走。

没想到他刚挪到门口，校长合上书，迅速地朝他追过来。

校长穿着圆口布鞋的脚，拦住了朱小杨的去路。

朱小杨不能呼吸了，头垂得像熟透的向日葵。

“你……”

朱小杨刚听见校长说一个字，他的胳膊被人用力一拉，脚就不由自

主地跑起来。

跑到厕所前，他才看见是金银岛。

“你站在校长身后干什么，是不是想去投案自首呀？”金银岛气呼呼地推了朱小杨一把。

“不，不是，是校长在跟我说话哪。”

“你说什么梦话，校长在跟语文老师说话呢。”

啊？！

朱小杨才想起来，怪不得刚才看校长的脚古里古怪的，原来看的是校长的后脚跟嘛。

朱小杨上完厕所刚出来，就见常蛾站在树下朝这边张望。一看见朱小杨，常蛾就招起手来。

朱小杨红着脸挪了过去。

常蛾把朱小杨从上往下看了一遍，说：“朱小杨，我发现你最近总是怪怪的。”

“哦，你、你发现什么啦？”朱小杨吓了一跳。他最担心自己隐形的事被常蛾发现，那样，常蛾一定会把自己当成个怪物看，再也不会理他了。

“上课的时候，你跑到哪里去啦？”常蛾问。

“我，我蹲下去捡掉的笔，你看到的呀。”朱小杨不敢抬头地说。

“不对，我向校长撒了谎，我没看见你。你的位置上根本没人。还有，上次你不知不觉从我自行车上消失了，最后又奇怪地回来了。难道——”

常蛾停下来不说了。





“什、什么呀？”朱小杨紧张得嘴都哆嗦起来，他拼命用牙咬着嘴唇颤声说。

“难道你是飞毛腿！你的动作可真快，原来我可一点儿也没发现。”常娥紧盯着朱小杨说。

朱小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脚尖在地上拧来拧去。

“哦，我知道了，你一定是不想让别人知道，这是你的秘密。好吧，你放心，我一定会保密的。”

朱小杨抬起头，感激地看了常娥一眼。

常娥一拍巴掌说：“朱小杨，你的眼睛又大又水灵，你为什么不天天抬起头来看人呢？哇，你的眼睛好酷，和小燕子赵薇的一样大！”

朱小杨一听，羞得头都要垂到地上了。常娥嘻嘻哈哈笑着跑开了。

朱小杨慢慢抬起头来，忽然想起什么，举起手想叫住常娥，又放下了手，只是对着常娥的背影，小声说：“谢谢你，常娥！”





破译祖传古书密码

为了减少朱小杨隐形的次数，梦之狗只有再次制造梦境，让他在梦中变得勇气十足，使得现实中胆小怕事的朱小杨，能从梦境中得到点儿启发。

夜晚，梦之狗又盘腿坐在朱小杨的身边，念起咒语。

念完咒语，梦之狗觉得自己的身体很虚弱：“我得给自己补充一些能量。”

它轻轻地打开朱小杨的零食罐，把一颗巧克力扔进嘴里，又从罐里抓起一大把水果糖，剥去糖纸，放进玻璃杯里，倒了一杯热水，用勺子稀里哗啦一阵搅动，然后咕咚咕咚一饮而尽。喝完后，梦之狗立刻倒在枕头上，嘴里自言自语：“我要一动不动睡到天亮，这样才能让我的能量恢复。”

梦之狗身边的朱小杨，已经进入了梦境。

朱小杨怎么都没想到，他刚一睡着，就掉进了可怕的梦境，而且是紧接着昨天的梦。



校长把奇形怪状的放大镜投掷过来，呼呼地带着响声。

放大镜在金银岛的头上蹦了一下，弹到地上，“哗啦”打碎了！

“噢，我的神仙牌放大镜！”

校长朝放大镜的碎片扑了过去，他的声音听上去是哭了。

“放——放——放——啊——我不会放过你们的，你们这两个偷看别人隐私的家伙，等着瞧！”

可能是太心疼放大镜了，校长手捧放大镜的碎片，一时忘了追赶朱小杨和金银岛。

跑着跑着，朱小杨和金银岛不知不觉从学校的后门跑了出来。真奇怪，看守后门的门卫竟然不在。

一直跑到紫荆花公园假山旁，他们才停下来。

他们像被扔到旱地上的两条鱼，张着嘴，没命地喘气。

金银岛喘着喘着，忽然两嘴角往下猛扯，像坠了两块石头蛋子，他要干什么？朱小杨正盯着他疑惑呢，只见金银岛的嘴不扯了，哇地哭出声来。

咦，真的好稀罕，朱小杨还从来没见过金银岛哭过。

按说该哭的应该是朱小杨，可这会儿他一点儿“尿”意也没有，每次朱小杨一哭，金银岛都会说他“又尿啦”。他不但不想哭，还想大笑几声，因为他们成功地甩掉了校长的穷追。

“我完蛋了，校长一定看见我了，看……看见我……”金银岛边哭边用黑手揉眼睛，揉得一脸脏污。

“没有看见。”朱小杨安慰他。

“看看……看见了。”

“没有！”

“看看看……”

“没有没有！你看你的手现在还捂在脸上呢。”

真的，金银岛这才发现，他一只手在揉眼睛，另一只手还死死地捂着脸。

“朱小杨，我们怎么办？”金银岛把一股泪水吸进鼻子里，可怜兮兮地望着朱小杨。

这可新鲜了，平常都是朱小杨向金银岛讨主意，今天可太反常了，不会是做梦吧？

朱小杨挺了挺腰杆说：“我看，我们得想个办法把校长的假发套偷走，让大家都知道他头上是假发，这样，他就不再找我们的麻烦了。”

“偷假发套？”金银岛的眼球都快蹦出来。

连朱小杨自己都不相信这是自己说的话，不知怎么搞的，现在他一下子变得英勇无比，足智多谋了。金银岛也像换了一个人，他就像原来的朱小杨。

“对，我们就是要在人不知、鬼不觉的时候，把校长的假发套偷走，让全校的师生都知道校长这个秘密。”

“我，我可不想当小偷。”金银岛嘀咕着说。此时，他躺在地上，好像连一根骨头也没有了，只剩下软沓沓的肉，别说去偷假发套，连站起来都困难。

“这个偷，不是那个偷。我们又不要校长的假发套，我们只是想把它挂出来，让大家看个明白。对，我们把假发套挂出来，写上一个牌





子，就写这几个字：这是校长的假发套。你看怎么样？”

“大家都知道校长的头发是假发，他就再也不会找我们麻烦了，也不会开除我们了。他要开除我们，就得把全校的师生都开除，那他当谁的校长啊。你说对不对呀，朱小杨？”金银岛总算弄清楚了朱小杨的用意。

朱小杨点点头。

“我们怎么才能偷到手呢？”金银岛苦着脸问。

“我家有一本古书，是祖传的。我爸爸把它锁在古老的匣子里，等我偷到开匣子的钥匙，再把那本古书偷出来，看书上有什么偷假发套的方法……”

“怎么全是偷哇，我可不想进监狱。”金银岛又打起了退堂鼓。

朱小杨解释说，偷自己家里的东西不叫偷，叫借，借用一下再还回去好了。

“好吧，不过，钥匙和古书都由你去偷，不对，去借，我对你家又不熟悉。”金银岛终于找到了借口。

朱小杨想了想，同意了。

晚上，朱小杨跟梦之狗商量偷祖传古书的事儿。

“别找我，我不干。”梦之狗一口回绝了。

“哼，不帮拉倒，我自己干。”朱小杨转身走了。

梦之狗在朱小杨的身后，露出它的白虎牙，狡黠地一笑。

“在梦里朱小杨真像个孤胆英雄啊！”

梦之狗朝朱小杨的背后竖起大拇指。

晚饭的餐桌上，朱小杨在跟爸爸猜大压小，爸爸总是输，每输一次，他都得喝一杯酒，而朱小杨输了呢，就喝一杯果汁。朱小杨知道爸爸出大

压小有一个弱点，就是他不会出无名指，所以他总是能想法赢爸爸。

连喝几杯，不太能喝酒的爸爸，被朱小杨灌醉了。朱小杨小心地从爸爸的脖子上取下了钥匙。他仍不放心，对梦之狗说：“拜托，帮我看好爸爸，他一站起来，你就告诉我。”

梦之狗却假装也喝醉了，和爸爸头对头地打起呼噜来。

朱小杨只好自己行动。

那把不常用的钥匙虽然有点儿涩，朱小杨来回折腾了几下，还是把匣子打开了。他成功地取出了祖传古书。然后用布包好，去找金银岛。

梦之狗跳到朱小杨的肩头，说：“你还没谢我呢。”

“我为什么要谢你，我冒险的时候，你可是在睡大觉。”朱小杨不快地说。

“什么？你怎么知道我在睡觉，你能看见我墨镜后面的眼睛是睁着还是闭着的吗？”梦之狗也不高兴了。

朱小杨笑了，拍拍肩头上的梦之狗说：“好好，谢谢你！”

还是在紫荆花公园的假山下，朱小杨和金银岛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祖传古书。

书上全是图，只有很少的文字，但是很古老的字。书上画着一个古代人披着长发在飞。

“呀，是一本教人飞的书哇！怪不得这么宝贝。”朱小杨兴奋地叹口气说，只恨看到这本古书太晚。

“学会飞，对我们偷假发套有什么用吗？”金银岛提出疑问。

朱小杨一时也没想明白，就说：“管他呢，先学会飞再说。肯定有用，比如，我们偷到假发套，被校长发现了，要追我们，我们就不用跑





了，只要飞到空中，他就干瞪眼了。”

“真是好主意！”金银岛对朱小杨露出崇拜的目光。

他们急切地翻到书的第一页，对着古老的文字翻过来掉过去地看，可看了半天，一个字也不认得。金银岛又泄气地倒在假山上。

朱小杨忽然拍腿一叫：“嗨，我认出来了，这两行字是……”

金银岛马上探过头来，看着朱小杨手指头点的字。

“我张开一双臂膀，飞到我想去的地方……这是飞行的咒语。”朱小杨肯定地说。

朱小杨的话刚落音，金银岛忽然“扑通”跪在他面前，无限尊敬地磕了一个头说：“师傅，徒弟拜你为师，请教我飞行大法吧！”

朱小杨本来是坐着的，看金银岛跪下来，马上站起身，立在金银岛的正前方，觉得这样收徒才像话。他咳了一声，很有耐心地说：“徒弟，一招一式，跟我来！”

金银岛感恩地磕了一个响头，结果磕得太响，磕出一个大包，眼前一片金星，脚下打飘。看看，都还没跟师傅学，差点儿就能“飞”了。

朱小杨张开了双臂，心里却在打鼓：我自己都还不会飞，就急着收徒弟，太早了点儿吧？要是飞不起来，多难为情呀，又要被金银岛小瞧了。

他嘴里大声念着胡乱翻译的咒语，心里却在一百遍一千遍地喊：祖宗先人，多多保佑，求求你们让我飞起来吧！

“我张开一双臂膀，飞到我想去的地方……”

朱小杨念起咒语，伸开双臂，两脚往上轻轻一跳，他记得鸟儿就是这么起飞的，没想到啊没想到，他的脚真的离开了地面，整个人升到了空中。

朱小杨升到一人多高，高兴得差点儿从空中掉下来。他低头看看金银岛，他飞了才有一尺多高，却在那儿飞不动了，激动得抖抖索索的。

梦之狗浮在空中，盘腿坐下，透过墨镜观看着。

“啊，好样的，朱小杨，飞呀飞呀，再飞高点儿！”

朱小杨没有继续高飞，而是冲着在空中乱扑腾的金银岛飞过去。

“金银岛，看我，稳住，往上飞。”

朱小杨转过身来，后退着飞，这样方便指挥金银岛。

“飞得好！再高点儿！”朱小杨朝金银岛翘起大拇指。

梦之狗看得直点头：“嗯，不错，朱小杨不但自己胆子大了，而且还会鼓励别人了。看来我制造的梦境很棒，我把梦中的金银岛变成一个胆小无能的家伙，看来是正确的。哎呀，本人……哦，不对，本狗的智商就是高嘛！嘿嘿嘿！”

梦之狗得意得往空中一躺，像看电影一样，托着下巴看起两人的飞行来。

虽然朱小杨不断地给金银岛加油，但金银岛还是飞得不成样子，他老是抖，老是激动。

忽然，金银岛激动得更厉害了，他叫了起来：“师傅，小心！”

朱小杨回头一看，身后是矮墙，矮墙上放着一排仙人掌，他收不住臂膀，朝仙人掌冲了过去。

“啊……”朱小杨大叫着栽下去。

枕边的梦之狗露出白虎牙一笑：“你该醒醒去上学了，朱小杨，下一个梦境，我会帮你续上的。”





女生常娥的邀请

古书上的人能飞得很高，有的跟鸟比翼，有的在云朵上飞。

朱小杨和金银岛怎么练都飞不到那么高。朱小杨可以飞到树杈上，而金银岛才可以飞到一人高，还只是一个矮人。师傅就是不一样。

金银岛已经很满足了，他说，自己有恐高症，不能飞得太高。朱小杨不知道金银岛什么时候得的这种病，他想飞得高些再高些，但书上的咒语他破译不了，最多也只能到树杈上。他猜想，古人能飞那么高，可能是有长发的原因。

他们决定这两天就动手偷校长的假发套。听说校长又在准备邮购神仙牌放大镜，只是这种牌子的放大镜生产数量有限，不知他能不能买得到。不管如何，他们得快点儿行动，趁校长行动之前下手。可是他们练得太累，得休息，等到夜晚恢复体力。

因为连续做这样的梦，朱小杨有点儿现实和梦境分不清了。不过，每当梦一醒来，他都一副精神十足，勇气百倍的样子。他会拉住梦之狗

讲个不停，梦之狗发现朱小杨原来不敢看人的眼睛现在总是盯着它看，还闪闪发光。梦之狗装出一副好奇的样子，问道：“是真的吗？在你梦里，我出现了吗？”

朱小杨想了想说：“出现了，只是，只是你一点儿都不帮我，变得很小气。”

“朱小杨，”梦之狗凑近朱小杨的脸，“你的眼睛敢看我的眼睛了，你的眼睛可真漂亮，好迷人哪！”

朱小杨一下把身子闪到一边，伸出一只手挡在眼前说：“干什么，梦之狗！我为什么要怕你的眼睛啊，再说，你的眼睛上不是戴着墨镜嘛。”

“哦，是哈，我倒是把这个给忘了。”梦之狗托住下巴，陷入沉思状。

这样的美梦，光跟别人都看不见的梦之狗说，太不够劲儿了。朱小杨要说给金银岛听。没想到，金银岛听完朱小杨的梦，撇撇嘴不屑地说要不是他的脑子进水了，要不就是吓得精神失常了，他还要领朱小杨去精神病院看看。

朱小杨鼓起来的精神一下子又消退下去。唉，梦中的金银岛为什么跟现实中的金银岛，差别那么大呢。他想讽刺挖苦金银岛一顿，但憋得脖子脸通红，却一个字也说不出。

“你有恐高症吗？”朱小杨终于小声细气地问。

“恐高症？你开什么玩笑，我的理想就是长大当个宇航员。只有你这样没胆子的人才恐高。哼！”金银岛的口气是那样不屑。说完，他的巴掌往朱小杨的肩头一拍，吹着口哨，扬长而去。

朱小杨站在原地，半天都不会动。可是，昨天的金银岛说话的口气是另一个样啊。





为什么会是一个梦啊？为什么？！朱小杨气得往自己的腿上拍了一下。没想到梦之狗正在他的腿上散步，被一巴掌拍了个正着，梦之狗扁着身子，掉在朱小杨的脚背上。

朱小杨吓坏了，急忙捧起梦之狗，摇晃着叫道：“梦之狗，你怎么啦？你死了吗？啊？”

朱小杨的两个手指正捏在梦之狗的胳肢窝那儿，梦之狗“咯咯咯”地笑起来。

“什么嘛，嘿嘿嘿，快拿开你的手指头，就算死了，也会被你胳肢得活过来的。”

朱小杨马上拿开自己的手指，见梦之狗没事儿，他轻松地笑了。

梦之狗在朱小杨的手心里坐好，一本正经地说：“知道什么叫梦想成真吗？你为什么不把梦中的事儿变成真的呢？”

“变，变成真的，怎么变呢？”朱小杨不解地问。

“怎么变，你自己好好想想吧。看，缩水脸来了，我得去当我的挂饰啦！”说完，梦之狗“咚”地跳到书包带子下面，悬浮在那儿，一动不动，真的像一个挂饰。

朱小杨抬头一看，常娥正骑着天蓝色的自行车，笑眯眯地向他而来。他生气地向梦之狗挥了一下拳头：“你竟敢说她是缩水脸，我……”

“朱小杨，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站着呢？”常娥从自行车上跳下来，摇响一串雨滴一样的铃声。

“我……”朱小杨脸一红，垂下头。

“今天上午我爸爸妈妈不在家，他们给了我钱，让我在外面吃，我请你吃鸡丝米线好不好？”常娥拧了拧她的车把，很自然地问。

朱小杨听后却战抖不已，一个字也说不出。

“怎么，你又想跑吗？我知道你跑得快，以后请不要不说一声就跑掉好不好？”

朱小杨战抖般地地点头。

“好啦，说定了。放学后我在这儿等你，我有小礼物要送给你。”常娥说完，骑自行车走了。

朱小杨松开紧捏的手，手心里全是汗。他庆幸自己没有面对面地在常娥面前隐形，不然，准会露馅儿。他忍不住又往常娥的后背看了一眼，没想到常娥也正在自行车上回头看他，“啊——”朱小杨再也无法控制自己，隐形了。

一直在关注着朱小杨，暗暗给朱小杨鼓劲的梦之狗，遗憾地一头栽进开着口的书包里。

常娥为什么要请他吃饭呢？还有礼物送，什么礼物，今天可不是他朱小杨的生日啊。

朱小杨一路心跳着来到教室，他趴在桌子上，反复想着常娥跟他说的那几句话，嘴角还偷偷地露出笑容来。

金银岛经过朱小杨的身边，冷不丁地在他的桌子上捅了一拳，吓得朱小杨一下子挺直了身子。

“哈哈！”金银岛仰脸大笑，“你还在想你的梦吧，朱小杨？哦，你现在在做白日梦，是不是梦见自己的胆子哧——哧——”

金银岛用两手比画成球状，不断膨胀，越来越大。

“嘭！”金银岛夸张地抖着嘴唇，发出一声巨响，“哈哈，你的胆破了，又成了个无胆的人。哦哟哟，可怜的胆小鬼！”





金银岛做出一副同情状，假装难过地擦着眼泪，惹得周围的同学一阵大笑。

朱小杨羞愧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不敢站起来反驳金银岛，手不由自主地向梦之狗待的地方摸过去。没想梦之狗却在他的耳边说话了：“喂，是在找我吗？”

朱小杨气恼地说：“你为什么不帮我？我……”

梦之狗说：“怎么帮你，难道金银岛说得不对吗？要是他说得不对，你为什么不站起来跟他打一架，给他点儿颜色看看。”

“什么，你让我打架？我可从来没打过架。”朱小杨直摇头。

“那你要我怎么帮你？”

朱小杨盯着梦之狗的两颗虎牙，露出一个不怀好意的笑容。

梦之狗“嗖”地离开了朱小杨：“你别打我虎牙的主意，我这两颗虎牙可是文明的象征，代表我很帅，我不会用它去咬金银岛。咬人，吓吓，想一想我都恶心！告诉你，想证明自己勇敢，只有靠自己，我可帮不了你。”

梦之狗像是怕再被朱小杨利用似的，“呼”地升到电扇页片上，没想到那儿尽是积攒的灰尘，呛得它一个劲儿地咳嗽。

“想证明自己勇敢，只有靠自己。”朱小杨想着梦之狗的话，不禁暗暗捏紧拳头，好，我要努力证明。我要让金银岛知道我朱小杨胆子也很大，还有许多奇思妙想。

这种大胆的念头还是第一次在朱小杨的头脑里产生。

对，那本练习飞翔的祖传古书，现实中会不会有呢？朱小杨看过武侠片，那里面什么神奇的事情都会发生。也许，那本古书真的就藏在自

己家里。如果能找到那本练习飞翔的祖传古书，就一定可以让金银岛对自己刮目相看了吧！

一节课，朱小杨都在想着那本古书，因为他不记得他把祖传古书放在哪儿了，那可是爸爸祖传的宝贝呀。他满脑子都在想着古书，是放在枕头下了呢？还是塞在被子底下了，怪了，一点儿印象都没有。

正想着呢，老师喊他起来回答问题，朱小杨迷迷糊糊地回答道：“还没想起来。”

同学们都笑了，老师说：“我问你在想什么，刚刚想的事儿你自己都记不住吗？看来你得多吃点儿补补脑子增强记忆了。”

同学们笑得更凶，金银岛笑得更是超级厉害，这个家伙，别人倒霉他就高兴，什么人嘛！

放学的路上，朱小杨的脚步比平常都快，他的脑子里塞得满满的，想快点儿回家找祖传古书。金银岛轻轻地跑步从后面追上朱小杨，一巴掌拍在他的肩头，朱小杨被拍了个趔趄。

金银岛哈哈一笑，好心地提醒说：“下午要全校集合，早点儿到校，你别忘了。”

“全校集合，干什么？”朱小杨一点儿也不知道。

“怎么，广播通知你没听见？可能是校长有事儿要跟大家说。”

“校长……有事儿？”

不会是偷看的事儿吧？朱小杨全身的血都冷下来。

他想问问金银岛，可金银岛早踢着石子远去了。

正发愣呢，常娥的自行车铃声在耳边响起。

朱小杨跟着常娥，向校外走去。





砂锅米线和气球

两锅冒着热气的砂锅米线端上来，在小盘子碧绿的菜叶中间，躺着两颗白生生的鹌鹑蛋。

常娥跟朱小杨相对而坐，常娥吹了一口热气说：“我一看见砂锅米线就想流口水，一看样子就好吃！”

说着，她从盒子里取出两双方便筷，一双递给朱小杨，一双自己分开来敲打两下，从砂锅里夹起长长的米线，猛地吸了一口。

“嗯，真美味呀！”常娥冲朱小杨笑了，“我长大的愿望就是在我们学校的门口开一个砂锅米线店，到时候你上学别忘了来吃呀。”

朱小杨一边把鹌鹑蛋夹进嘴里嚼着，一边忙不迭地点头说：“一定来。”

常娥一听，“噗”地笑了，“我跟你开个玩笑，我长大了，你不也长大了吗，难道你还在这里上小学哇！”

“哦！”朱小杨的脸又红了。

“对不起，我不该开玩笑，我知道，你一害羞，或者一害怕，就飞

快地跑掉是不是。对不起，快吃米线吧。”常蛾说着，自己又吃了一大口米线。

朱小杨说：“不用，不用说对不起。”

其实他心里在说：我可不是跑掉了，是隐形了。你要是知道真相，一定会昏过去的。我一定不能隐形。跟一个女生在一起吃米线有什么了不起的，没什么了不起嘛。要是金银岛坐在这里，一定会说很多话，我该说什么呢？说什么好呢？

“你就说砂锅米线好烫嘴哟，不就行啦！”忽然，朱小杨的耳边响起了梦之狗滑稽的声音。

“哦，你……”朱小杨想制止梦之狗说话，又怕被常蛾发现，只好拿眼睛向梦之狗使眼色。

梦之狗装作没看见，盯着米线一个劲儿直吸鼻子：“真香啊，我的那份在哪儿？”

“回家我给你做。”朱小杨低声说。

“什么？”正吃米线的常蛾抬起头，“你跟我说话啦？”

“没、没有啊。”朱小杨慌忙埋下头吃米线。

梦之狗露出虎牙一笑，浮在书包带下，若无其事地荡来荡去。

常蛾也看见了梦之狗，她笑笑说：“你喜欢小狗挂饰呀，我以为只有女孩子才喜欢的呢。”

“这个……这个狗是男孩狗嘛。”朱小杨急得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嘻嘻！原来我没太注意，其实你是个有趣的人，还很神秘。”

“什么，这只狗很神秘，你怎么知道的？”朱小杨心一慌，听错了





话。

“我不是说你的小狗挂饰神秘，是说你，你好像有好多秘密。”

“哦，你是说我呀。哦——我有什么秘密呀？”朱小杨心一乱，筷子掉在地上。

常娥把一双干净筷子递过来，说：“你呀，就是胆子太小了。所以，今天我要送你一样礼物，一定得收下。”

“礼物？今天不是我生日，我怎么能收这么贵重的礼物呢！”

“哈哈哈，不是什么贵重礼物，你看看。”

常娥递过来一个四四方方的纸盒。朱小杨打开一看，是满满一盒五颜六色的气球皮。

朱小杨盯着气球，哭笑不得。

“你，你是在笑话我吗？把我当成三岁的小孩子啦！”朱小杨伤心地说。

“当然不是，给我一个。”常娥一脸认真地伸出手。

朱小杨迷惑不解地拿出一只红气球皮递过去。

常娥拿过来，毫不犹豫地放在嘴上吹起来。越吹越大，可她还在吹。

朱小杨难为情地低下头，当着店里这么多人吹气球，可不是他们这么大的人干的事。

常娥趁朱小杨不注意，从头上扯下发卡，用发卡头猛地往鼓胀的气球上一触，“嘭”气球发出一声巨响，爆了。

朱小杨一惊，像弹簧一样从凳子上弹起来，拔腿就要往外跑。谁知常娥早有防备，堵在他前面，举起破碎的气球皮给朱小杨看，然后又把

他摀回在座位上。

满屋吃饭的人也都朝这儿张望，常蛾挥挥气球皮说：“没什么，是这个气球炸啦。”

“噢！”大家又都埋下头吃自己的东西了。

常蛾望着朱小杨，他还是一副惊魂不定的样子，“知道我的意思了吗？这气球啊，是我用来锻炼你的胆量的。回去吹，吹得越大越好，然后猛地把它拍破，嘭的一声响，开始你会吓一跳，慢慢地就不害怕了，胆子大起来，谁也不会再说你是胆小鬼了。”

原来是这样啊！朱小杨心里充满了感激，女孩子的心就是细嘛。

常蛾说：“我们快点儿吃完米线回家，下午还要早点儿来集合开会呢。”

“噢，是……”朱小杨本来想问问她是开什么会，看见常蛾专心吃米线的样子，他也咬了一大口米线，把想说的后半句话跟米线一同咽了下去。

回到家，朱小杨把一盒气球放到床头，就在屋里翻找起来。可是屋里都翻了个遍，也没找到祖传古书的影子。

正当他抓耳挠腮苦恼不已的时候，梦之狗却吹大了一只气球，然后又猛地拍爆了。

“嘭！”

接着“噔”的一声，朱小杨吓得摔了个跟头。

“嘿嘿嘿！”梦之狗笑了。

“你，你干什么？”朱小杨没好气地喊道。

“帮你锻炼胆量呗。”





“哼！”朱小杨不领情地夺过气球盒，自己从里面拿出一只放在嘴上吹着。

“老兄，我的肚子还饿着呢。”梦之狗不满地说。

朱小杨把零食罐子递扔给梦之狗。

“又让我吃零食，我的命好——”他往嘴里扔了一个东西，“好甜哪，是棉花糖！”

朱小杨努力吹鼓一只气球，歪着头，斜着身子，闭着眼，用手一拍。气球好好儿的没破，再拍，还不破，再用力，“嘭”一声响，把朱小杨炸起老高。

“啊哈哈！”梦之狗笑得嘴里的糖都吐了出来。

朱小杨苦恼地把气球盒扔到一边去。

说到苦恼，现在让他最苦恼的不是祖传古书，也不是爆炸的气球，而是下午的集体大会，校长到底有什么事儿要说呢？

想着校长假发套的事儿，朱小杨无法安宁。

糟糕的是，下午站队，偏偏朱小杨站在队伍的最前面，因为他的个子矮。这样一来，他的目标很明显，校长一眼就能看到他。金银岛却站在队伍的后面，校长想看到他，得用望远镜才行。

校长走上主席台，他的假发高高地顶在头上，风还能把他的一缕假发吹起来，一飘一飘的，真能以假乱真。朱小杨肯定，除了他和金银岛，没有一个人能看出来那是假发。

风要是再大一点儿就好了，最好是刮一百级的大风，“刷”地把校长的假发套掀下来，飘到半空中，这下全校长师生都会看个清楚，还会发出“哇”的一声惊叫。这样一来，他和金银岛就不用费心思琢磨偷假

发套的事儿了。

奇怪的是，校长没提偷看者的事儿，他在说一些跟偷看假发完全不沾边的事儿，什么有的同学不上课，去网吧上网等等。

对哟对哟，校长才不会那么傻，在大会上说假发的事儿呢，这不等于他自己把这件事儿告诉了全校师生吗？朱小杨正得意地想呢，忽然听到校长的声音高起来。

“有个别同学，别以为偷偷摸摸干的事儿我不知道，其实我心里是有数的。我在等你们自己来向我坦白……”

朱小杨的一堆猜想，全被校长的一句话粉碎。

啊，原来校长一直在记着偷看者的事儿呀！朱小杨的手又出汗了，还在抖。他垂着头，低低地埋下自己的脸，怕被校长看见。

“啪！”

一只手拍在朱小杨的肩头。

朱小杨全身一颤，一阵头晕目眩，他感到自己不但要隐形，还要喷鼻血了。

校长的手……好重！

“朱小杨，会开完了，你还傻站着干什么？”

是金银岛。

真是吓昏了头，这明明是金银岛的手。他的肩头不知被他拍过多少次，这么熟悉的巴掌，竟吓忘了。

“要回、回教室吗？”朱小杨结结巴巴地问。

“回什么教室，全校打扫卫生。”金银岛手里拿着一块黑乎乎的抹布甩来甩去。





朱小杨正要跟着金银岛一块儿走，忽然，一个人无声无息地走到他们身边。

是校长！

朱小杨的脸一片惨白。

校长的两眼一闪一闪，假发……哦，他的假发好像打了蜡，也在放光。他的目光从朱小杨脸上，缓缓地挪到金银岛脸上，用又低又沙的声音说：“你们来我办公室一趟。”

校长在前边走，他的皮鞋很新，他的裤子后面有两条硬邦邦的线，那裤子挺括得都能自己在地上走。校长每走一步，他屁股下面的裤子就会产生一道凹，左一咧右一咧，像是在嘲笑朱小杨他们：完啦完啦完啦！

朱小杨像个失血过多的病人，终于无法控制地隐形了。

金银岛走着走着，听不见朱小杨的脚步声，回头一看，朱小杨不知道什么时候没了。

“这家伙，逃兵，扔下我一个人溜了。哼，别让我找到你，要不看我怎么收拾你！”金银岛的目光左边扫扫，右边扫扫。

在金银岛身后隐形的朱小杨，急得不知怎么办是好。梦之狗提醒他：“这会儿隐形，可不是好时候，校长不会放过你的。快现身呀！”

“你以为我不想吗？可我有办法。”朱小杨焦急地在自己身上又拧又捏。

“沉住气，深呼吸。呼——吸！呼——吸！”

朱小杨只好乖乖地照着梦之狗的话去做，别说，还真有效，刚做了几个，他的身体就显形了。他马上快走两步，和金银岛并肩往前走。金银岛惊愕地望着朱小杨：“刚才你到哪里了？”

“我，去了一趟厕所。”朱小杨瞎编说。

“你又害怕了吧，哼，瞧你抖的。”金银岛冷笑道。

朱小杨是在抖，他为了给自己壮胆，抓住了金银岛的胳膊。为了不让朱小杨晕过去，金银岛用又凉又脏的抹布，在朱小杨的额上擦拭了好几次。

进了校长室，校长转过身来，对着他们笑了。

“知道我请你们来干什么吗？”校长用了一个请字。

朱小杨已经吓得失了声，没法回答。

金银岛摇头。

“我想请你们来帮我擦擦桌子。”校长语气平和地说。

朱小杨想：校长在骗人，他不是为了这个。这是个阴谋。

“你们看，我的手指受伤了，不能碰水。”

校长高高地竖起他的食指，那上面贴了一块创可贴。

哦，是这样。

朱小杨松了一口气。

校长紧接着又说：“你们知道我的手是怎么受伤的吗？”

没有人知道。朱小杨和金银岛相互看看，各摇各的头。

校长走到后窗口，指着外面说：“前天，我在芭蕉树下发现两个……两个可疑的人，我一喊，他们就跑了。我打开窗户，要跳出去，手指被窗户上的钉子挂破了。我已经好久没跳过窗户了。你们过来看这颗钉子。”

朱小杨和金银岛都屏住呼吸，迟迟疑疑地走过去。

“来，你们用锤子把它敲进去。我的左手使不上劲儿。”





校长递过来一把锤子。

金银岛挥动锤子用力敲着钉子，钉子缩进木头里。

校长望着窗外说：“我的手指虽然挂破了，但我却捡到了可疑人丢下的东西。”

“是什么东西？”

金银岛问，他真有胆。

“是一本小书。”

校长“刷”地从背后拿出一本发黄的小书。

啊，那不是祖传古书吗？怎么会掉到校长的窗后？他们偷看的时候，没带着祖传古书啊。

朱小杨只扫了祖传古书一眼，眼皮就再也不敢抬了。

朱小杨不知道自己都在校长办公室里干了些什么，又是怎么从那出来的。

金银岛把抹布扔给朱小杨说：“拿着，校长办公室可全是我擦的，你光知道傻站着。抹布你来洗干净。”

抹布黑得像一块泥巴。

“祖传古书在校长手里，怪不得……”朱小杨说。

“什么祖传古书？校长手里拿的是《蜡笔小新》的口袋书，你是不是昏头了？去洗抹布！”

金银岛跑回教室了。

朱小杨不相信那是《蜡笔小新》，分明是祖传古书嘛。可是他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祖传古书怎么自己跑到校长窗后了？是不是金银岛干的？只有他知道祖传古书。刚才他还满口说那不是祖传古书。难道他想

出卖朋友？到底祖传古书是在梦境里出现的，还是在现实中出现的呢？朱小杨现在只感到极度恐慌和矛盾，完全弄不明白了。

朱小杨决定找金银岛问个明白。

朱小杨不知道，让现实与梦境混淆，正是梦之狗的用意所在。

“咕咚咕咚！”一看见梦之狗在狂灌糖水，就知道它刚才又在为朱小杨制造梦境了。等有了精神，梦之狗也要潜入朱小杨的梦境，陪伴在他的身边。

床上的朱小杨正在熟睡中，他对梦之狗所做的一切，一无所知。

梦之狗透过墨镜，能清楚地看见朱小杨的梦境，这时候的朱小杨正走在找金银岛的路上。

只是，还没等朱小杨找到金银岛，金银岛就来找朱小杨了。

他一口一个“师傅”地叫着，说话时一副点头哈腰，毕恭毕敬的样子。朱小杨把对金银岛的一大堆不高兴都忘光了。

“我们得尽快偷到假发套。校长已经对我们暗示了，我们看见了他最大的隐私，他不会放过我们的，先下手为强。”朱小杨下决心说。

“啊，啊，”金银岛说话不像以前那么爽快，“我们什么时候行动呢？要不你再教我飞得高一点儿吧，我也想能落到树杈上。”

朱小杨一摆手，干脆地说：“有什么困难，跟我来。”

“我张开一双臂膀，飞到我想去的地方……”

朱小杨唱完，前边飞了起来。

金银岛跟唱了一遍，有点儿走调，但歌词唱对了，不妨碍他飞起来。学了半天，金银岛还是不能和朱小杨飞得一样高，比朱小杨低了许





多。这让金银岛十分沮丧。

朱小杨猜想，金银岛飞不高，是因为他太胖了。

这时，金银岛满脸是汗地落在地上说：“我有一个主意。”

“什么主意，快说。”朱小杨在金银岛身边坐下。

“我们先给校长写恐吓信，让他主动交出假发，不然，让他好看。”金银岛对自己的飞行没把握，不想跟校长发生正面冲突。

“他要是不交呢？”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下手偷。”

朱小杨同意。

恐吓信由朱小杨来写。朱小杨的字写得好，金银岛的字像鬼画桃符，写出来怕校长不认识。

他们商量用红色的荧光笔写，这样更有恐怖气氛。

朱小杨重重地写好了三个字：孔下信

金银岛左看看，右看看，吸着嘴犹豫地说：“这字好像有点儿不太对呀。”

朱小杨说：“不是不太对，是太不对了。知道吗，我这样写，是为了迷惑敌人。”

“敌人，就是校长吧？”金银岛问。

朱小杨点点头。

“我把字写错，让他搞不明白我们到底是几年级的学生。”

金银岛佩服地说：“高明啊，朱小杨，啊，师傅！”

然后，朱小杨又花样出新地在“孔下信”三个字下面，画了三滴鲜红的血，还发着光。

“够恐怖吗？”朱小杨问。

“看了都想发抖。”金银岛夸张地说。

然后，朱小杨接着往下写。

因为每个字都写得很用力，结果，纸都给写破了。金银岛说：“孔下信也不能这么破吧，校长会以为是张破纸呢。”

“好吧，换一张。”

朱小杨又开始在一张新纸上写，结果一不小心把恐字写对了，只好再换一张。

第三张没破，金银岛却说第二滴血画得不像，都画成方的了，哪有方的血滴呀。

出了好几次差错。

结果换来换去，地上扔了一大堆纸。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成功了。

纸一条口子也没破，血也不方，他们都很满意。

信的全文是这样的：

孔（恐）下（吓）信

校长：

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字故意给漏掉了）了你的加法桃（假发套，取谐音），还是主动己自（写颠倒了，应该是自己，朱小杨最爱把这两个字写反）拿出来让全校师生看看。不然，前（后，为了搞笑，有意这么错）果己（自，前面错了，后面也不能让它对）服（负，会也不写对）！！！！

飞天大侠（二人）





谁把这封充满血腥的恐吓信送进校长办公室呢？他们进行了一番争论。朱小杨写这么长的恐吓信已经很累了，他自然认为金银岛送信合适。但金银岛不愿做孤胆英雄。

“我们应该一块儿去。”朱小杨提议。

“那好吧。”金银岛回答得很勉强。

“我们飞着去。”朱小杨说。

这个主意不错，既然他们把自己都写成“飞天大侠”了，当然要飞着去。

两人一高一低地飞着，风在耳边呼呼地吹过，他们像两只飞在夜空里的乌鸦。

“好冷啊！”金银岛打了个哆嗦，接着又是一个喷嚏。

朱小杨没觉得冷，空气热烘烘的，哪来的冷。

“我想去厕所小便。”金银岛说。

朱小杨知道金银岛害怕了，说：“这是夜晚，校长不会在办公室，我们只要把恐吓信塞进门缝里就行了。”

“对对对，我忘了。”金银岛立刻不想去厕所了。

他们顺利地把信塞到了校长办公室的门缝里。

第二天，朱小杨跟金银岛破天荒来了个大早，为的是观察校长看到信时的表现。

他们选择了一个有利地形，以便能直接看到校长进门时的表现，因为信就在门缝下。

好奇怪，校长今天来得好晚好晚，老师都到齐了，他还没来。学生们都到齐了，他还没来。

预备铃也已敲响。

“校长也迟到，哼！”朱小杨觉得这一点也不应当。

“校长迟到谁罚他站呢？”金银岛问了一句。

“嘘——校长来了。”朱小杨往后缩了缩身子。

朱小杨感到贴在身后的金银岛，在用拳头敲他的背。他回头看看，根本不是拳头，是金银岛的心在怦怦地跳。这太不像金银岛了。想一想，难道是像自己吗？也不像。平时，他一看见校长，都不记得是要迈腿，还是要摆动手。此刻的他却十分，不，是十二分的冷静。

校长慢悠悠地走过来，边走边掏钥匙，还用手理了理他的假发。他头上有两三撮毛还在高翘着。他迟到了，但看起来一点儿也不着急。要知道有一次朱小杨迟到了，跑得心都要震成碎片。

“都迟到了还不跑步的校长，不是真校长。”朱小杨用怀疑的口气





说。

“就是，是妖怪校长。”金银岛说完，打了个冷战。

校长好像花了一百个钟头，才走到办公室门前。他把钥匙插进锁孔，没插好，掉在地上。

“真不像校长！”朱小杨急得用拳头捅自己的膝盖。

金银岛蹲在地上，透过朱小杨两腿的缝隙，看着校长的一举一动。钥匙又捡起来了，重新开。

门开了！

校长看见了地上的恐吓信，捡起来，看了一遍。忽然，校长变得紧张起来。只见他举着信，捂着肚子，急速奔跑起来。

他向厕所跑去。

啊，真是太有趣了，原来校长害怕的时候，也是要上厕所的。朱小杨看看金银岛，金银岛挠挠头说：“校长跟我一样。”

好一会儿，校长都没出来。

“怎么回事儿？我们去看看，校长不会昏倒在厕所里吧！”朱小杨猫着腰跑向厕所。

金银岛也猫着腰跑，只是和朱小杨拉开了很大的距离，他的脚像一碰地就生根一样，每跑一步，都费劲地往外拔，慢极了。

朱小杨向厕所里张望，厕所里没人。他向金银岛招招手，说：“怪呀，校长不在厕所里！”

金银岛的脚步变得轻快了，三步两步跑过来。

“会不会掉了下去？眼一黑，掉下去了。”金银岛猜测。

啊，要是这样，就糟糕了。他们可不想把事情弄成这样，他们仅仅

是想揭开校长假发套的秘密，半点儿也不想伤害校长。

朱小杨进到里面，一个蹲池一个蹲池地寻找。忽然，他看见了一个熟悉的东西，蹲池里扔着那封“孔下信”。

校长竟然把他们辛辛苦苦写好的恐吓信，当垃圾扔进了厕所！

“过分！太过分了！”

朱小杨的肚子要气破了。

金银岛也心痛地看着“孔下信”。

没想到，这时候耳边忽然响起校长的狞笑声：“哈哈！你们上当啦！”

校长伸着粗壮的胳膊，挡住了厕所的出口。

金银岛正要回头，朱小杨及时提醒他说：“快，捂住脸，不要让校长看见我们的真面目！”

关键时候，朱小杨变得多么智慧啊！

他们同时用双手蒙住脸，只从手指缝里看着校长。

“我知道你们会来，今天我一定要看清你们的真面目。哼哼，我猜想你们是来看那封信的吧。写给我的信，我可看不懂那上面写的是什么，我敢说，那上面没几个字是对的。快念给我听听！”校长的身体摆成个大字，堵在厕所门口。

朱小杨小声交代金银岛：“千万不能念，别上当，那样会暴露我们的声音！”

金银岛用更小的声音回答：“明白！”

“哼哼！”校长用鼻子笑了两声，把张开的手放下来，“好吧，赶紧跟我到校长办公室去交代，我要一手一个抓牢你们，你们就是插翅也





难飞了。”

校长张开两手，一步一步逼过来。

后面是墙，怎么逃呢？要是被校长捉住，肯定会被开除的。

校长的脸上露出胜利的微笑。

紧急关头，朱小杨唱起了咒语：“我张开一双臂膀，飞到我想去的地方……”

金银岛也有心灵感应，马上急急地跟着唱起咒语。

两个人先后升上了空中，越过墙头。

恰在这时，上课铃声响起。

朱小杨和金银岛飞向教室。

校长仰着头，张着嘴，惊讶得假发几乎都要从头上掉下来了。





练胆有术——拍气球

虽然梦中朱小杨沉着冷静，聪明智慧，胆大心细，到了第二天早晨，他仔细回味梦中的经历，还是不禁直冒冷汗。他对梦境中的自己，又敬佩又担忧。

吃完早饭后，他还在想着自己飞起来时的动作，不由自主地双臂一伸，却忘了手里的筷子，哗啦掉在地上。

“咦，这孩子，这么大人了还掉筷子，是不是八十岁了你还要掉啊？”妈妈嘀咕着拿一双干净筷子来。

“是哟，妈妈，八十岁我会再掉筷子的，太老了。那时候，你在筷子头上拴根线系在我的手腕子上就好了。”朱小杨说。

“说什么呢，你这孩子，你八十岁了，我多大了？”忽然妈妈一愣，“咦，朱小杨，你会跟妈妈开玩笑，这还是第一次呢！”

妈妈稀罕地接二连三地看了朱小杨好几眼，朱小杨也不明白，自己胆子好大，敢跟妈妈开玩笑。

梦之狗对朱小杨的行为却很欣赏，在他的耳边夸赞了好几句。



“朱小杨，你在进步呀，我梦之狗的心思没白费。”

朱小杨说：“你出的主意，我都不知道对不对，我是不是在变坏呀？”

“怎么会，你只会越变越好。”

“对了，梦之狗，我昨天做梦了，没有梦见你。”

“是吗？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哼，是你心里没有我吧？”梦之狗装出生气的样子。

朱小杨急忙分辩说：“不是呀，不知怎么搞的，白天我一刻都不想离开你，到了梦里，我一下子变得像巨人一样有力量。你说，这梦真的能变成现实吗？”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美梦成真的事儿多着呢。”梦之狗装成对朱小杨的梦一点儿也不关心的样子，附在了书包带子下。

来到学校，朱小杨本来是应该进教室的，但他的脚却不由自主地来到男厕所。

昨天晚上的梦还清清楚楚地印在他的脑子里，恐吓信，对，不是被校长扔进厕所里了吗，看看还在不在。他一个蹲池一个蹲池地寻找起来。梦之狗被熏得受不了，捏着鼻子抗议起来。

“朱小杨，你在找什么，什么东西丢了，你想臭死我啊？”

“嘘，小声点儿。你要是嫌臭，就在厕所门口看着，要是校长来了，你就咳嗽一声。”朱小杨不想跟梦之狗解释。

梦之狗跑到厕所门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哈，他果然已经梦跟现实分不清了。不行，不能让他失望。我得想个办法骗他出来。”

想到这儿，梦之狗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咳咳咳咳！”

朱小杨一听，转身就往外跑。一口气跑到篮球架下，他才停下来喘口气。梦之狗落在篮球筐上，也吐着舌头喘气。

“是、是校长吗？”朱小杨问。

“嗯哼哼哼。”梦之狗胡乱地答应着，忽然见常娥正悄悄地朝这边走过来。她蹑手蹑脚的样子，一定是要过来吓朱小杨一跳的。梦之狗马上飘到朱小杨的书包带子下。

常娥过来，在朱小杨的身后，正想大叫一声“啊”，忽然想起朱小杨胆小，就改成了正常的步子，轻声说：“朱小杨，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没想到声音越轻，反而把朱小杨吓得更厉害，他脸色苍白地闭眼叫了一声“啊”，多亏一把抓住篮球架，才没跌倒。

常娥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想吓你的。”

“没没没……”朱小杨难为情地咧咧嘴。

“我送你的气球，你拍了吗？”

“我……”

“是不是不敢拍呀？没关系，星期六我去你家，和你一起拍。”常娥热情地说。

“去我家？”朱小杨激动得直想哭。还从来没有女生去过他家呢。

“怎么，难道你不欢迎吗？”常娥眨动着好看的眼睛，歪头看着朱小杨。

朱小杨生怕常娥反悔，急急地说：“欢迎！欢迎！”

常娥抿嘴一笑，盯着朱小杨的书包说：“你那个戴墨镜的男孩狗挂饰呢？”





朱小杨忽然想到梦之狗还在篮球筐上，仰起脸往上看，篮球筐上却什么也没有。梦之狗去哪里啦？

“啊，我看到了，在这边呢。”常娥发现了附在书包带另一边的梦之狗，她伸手拿起梦之狗，喜欢地说，“它的毛可真光滑。瞧啊，它的墨镜还是活动的呢，是不是可以摘下来，我特别想看看它的眼睛是什么样的。”

“啊？”朱小杨没法不答应，只好说，“你看吧。”

“我去了几个精品店，都没找到这样的小狗，真是太酷啦。好，我要摘下来看啦。”

常娥白白细细的手指朝梦之狗的墨镜伸去。

朱小杨暗暗在心里说：“梦之狗，你可千万要憋住气儿，别呼吸，不然你会被发现的！”

就在常娥的手指在触到墨镜的一刹那，一只球飞过来，正射中朱小杨的肚子。朱小杨“噔噔”连连后退几步，捂住肚子蹲在地上。

常娥伸出去的手呆在那里，惊异地回过头来。

“嗨，你们好！”

肥嘟嘟的金银岛迈着胖腿，正若无其事地走过来。

“金银岛，你为什么把球往人身上扔！”常娥厉声责备道。

“失手嘛，我本来是想投篮的。”金银岛捡起地上的球，一跳，球不偏不倚，正好投进球筐里。

常娥扶起朱小杨问：“你没事儿吧？”

朱小杨摇摇头，又揉揉肚子。

“我们走吧。”常娥拉着朱小杨要走。

“朱小杨，你等一下，我有话要跟你说。”金银岛喊住朱小杨。

常蛾说：“你快去吧，我在这儿等你。”

看见常蛾走远了，金银岛把篮球踩在脚下，斜视着朱小杨说：“我不是说让你离常蛾远点儿吗？你是没听见，还是想让我捶你一顿呀？”

朱小杨沉默着。

“我问你，你怎么不回答？”金银岛的牙齿在嘴唇上咬来咬去，好像也要咬朱小杨的样子。

“为，为什么？”朱小杨鼓足勇气问了一句。

“为什么？”金银岛很吃惊的样子，“你应该回答说好好好，不该问为什么。快回答好好好！”

朱小杨嘴闭得紧紧的。

金银岛踢着球逼过来，他把鼻子凑近朱小杨的鼻子说：“好吧，你的眼睛要敢盯着我看一分钟，我就不再让你回答。”

金银岛抬起手腕看看他的高级手表，说：“现在计时开始。”

朱小杨开始不敢和金银岛对视，他从不敢离这么近看金银岛，金银岛的眼睛虽然小，却很可怕，像燃烧的两朵火苗，要烧人的样子。可是，常蛾就站在不远处，静静地看着他。朱小杨的目光先是躲闪，终于，他下定决心和金银岛对上了。

滴答滴答……

静得只能听见金银岛手表走动的声音。

朱小杨多想时间过得快一点儿，他的汗从鼻尖渗出来，从额头渗出来，往脸上淌去。他真希望这会儿自己能隐形，逃掉，不再面对金银岛的小眼睛。





看见朱小杨紧张的模样，金银岛的脸上露出冷笑。

突然，“呼”地从两人脸中间伸出一只手，是常娥的。

“一分钟时间到了。”常娥宣布。

说完，常娥拉起朱小杨就走。

朱小杨的腿软绵绵，手冰凉凉、水汪汪。

“老兄，好样的！太棒啦！勇士朱小杨万岁！”

梦之狗放肆地在朱小杨的肩头狂呼乱叫。

朱小杨像木头人一样，脑袋里乱糟糟的一片。他在想：我这样盯着金银岛看，他会不会去向校长告密，把偷看的事儿说出来呢？怎么办？

金银岛盯着自己腕上的手表，挠着硬扎扎的头发自言自语：“这不是做梦吧，朱小杨他竟然敢看我的眼睛一分钟，整整一分钟啊。这是梦，肯定是梦！”

梦之狗很为朱小杨高兴，他恨不得趁热打铁，再次为朱小杨制造梦境，可是，只有夜晚他才能这么做，而且并不是每次做梦都能成功。这两天晚上，朱小杨一个劲儿地做有常娥出现的梦，梦之狗打都打不断，这样，它制造的梦境就无法进入朱小杨的梦乡。唉，夜晚要是再多一点儿就好了！

直到星期六上午常娥的敲门声响起，朱小杨都还是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

门一响，朱小杨就从椅子上跳起来，他向梦之狗求救说：“我该怎么办？我一点儿都不敢见常娥，更不敢拍气球。”

梦之狗把头一扭说：“哼，没说真话吧，你是不是昨天夜晚一夜都在梦着常娥呢，还说什么不敢见。”

朱小杨一愣：“你怎么知道？”

梦之狗发现自己说漏了嘴，马上改口说：“我是开玩笑的啦，快去开门吧，让女生在门外久等是不礼貌的。有常蛾在，今天我就可以睡大觉喽。”

朱小杨才慌慌张张地去开门。

常蛾一进门，就举起一个东西说：“看，我带来了什么，猜猜看。”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呀？”朱小杨不明白地问。

“把那盒气球拿出来，我就告诉你。”

朱小杨把气球盒端出来，常蛾拿起一只按在她手里的东西上，三下两下，气球鼓了起来。

啊，是个小小的打气筒！

常蛾打饱一只大大的蓝气球说：“来，拍破它。”

朱小杨拿着气球，半天都没动静。只要他一想起气球的爆炸声，他就心惊肉跳。

常蛾想了想说：“我们先来把这些气球全都吹胀，然后再一个个拍爆它们好不好？”

“全都拍爆？”朱小杨的头都要炸了。

两个人轮番打起气球来，梦之狗本来是想睡大觉的，看着地上摆得越来越多的大气球，也不禁好奇地托着下巴看起来。

最后一只气球终于也打饱了，地板上全是飘动的各色气球。

常蛾一拍手说：“好啦，开始吧。”

朱小杨愁眉苦脸地看着一地的气球，怎么都不肯下手。常蛾说：

“好吧，我来拍，你只听，不许捂耳朵呀。”





朱小杨只好答应了。

“嘭！”

第一只气球拍爆了，朱小杨被炸得嘴歪眼斜。随着气球的爆炸声一个接一个地响起，朱小杨的表情千奇百怪，动作也奇形怪状，别提多搞笑了。

气球爆完了，朱小杨像战场上的伤兵，被炸得瘫倒在地，身上落满了气球皮的碎片。梦之狗在床上笑得直打滚，当然这半天它是隐形的，只有朱小杨才能看见它，常娥是看不见的。

常娥咯咯笑着拉起朱小杨说：“看，这么多气球都爆炸了，你也听完了，一根汗毛都没少对不对？”

汗毛是没少，但朱小杨觉得心也跟着气球碎掉了。

“所以，没有什么可怕的。金银岛有什么可怕的？只要不干坏事儿，就算是校长也用不着怕。这两天你注意校长没有，他的手指头受伤了，包着白绷带，又粗又大，样子挺滑稽的。”常娥想着校长手指的样子，不由得笑了。

一听“校长”两个字，朱小杨浑身上下打了个哆嗦。难道校长手指上的伤又严重了吗？创可贴都变成了白纱布！

“怎么啦？你冷吗？”常娥问。

“不，不冷。我，我还出汗呢。”

朱小杨让常娥看他头上的汗，其实，那是惊出来的冷汗。

常娥微微地摇摇头，小声说：“朱小杨，你心里一定有什么事儿，不然，你害怕什么呢？”

朱小杨瞪大眼睛盯着常娥：天哪，难道她看出来了吗？她是不是已经知道了我偷看校长窗户的事儿了呢？



飞天大侠的臭脚熏吐了校长

梦之狗已经等不及了，它知道偷看的事儿一直萦绕在朱小杨的脑子里，挥也挥不去，刚鼓起来的勇气不能又让它消失了。今天晚上，它打算给朱小杨制造一个长长的梦境，为此，它为自己准备了两杯糖水。

经过恐吓信的失败，朱小杨和金银岛都知道校长早准备收拾他们。

朱小杨思忖着，得想办法，尽快把校长的假发套弄到手。

上学的路上，朱小杨和金银岛约好一路走，他们的话题只有一个：假发套。

正说得热闹，一个人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是一个老婆婆，手里挎着一篮子小小个苹果，戴着一副破眼镜，左眼镜片上粘着横一条竖一条的白胶布。

她用右眼在朱小杨和金银岛的脸上扫来扫去。

“卖苹果！买苹果吧？胖小孩吃了瘦，瘦小孩吃了胖。”老婆婆堵住路说。



金银岛胖，朱小杨瘦。

他们都看着篮子里的神奇苹果。

朱小杨看见一条虫子从苹果把儿那里钻出来，探头探脑。

金银岛挑了一只最红的小个儿苹果在手里转动。

老婆婆卖着苹果，却有点儿心不在焉，她的眼睛总往学校那儿斜。

“咳咳咳，小胖孩，小瘦孩，我想问问你们，你们的校长是不是长得很像明星，身材健壮得如西班牙斗牛？”

老婆婆把带虫子的苹果拿在手里，那条虫子爬到老婆婆的食指上，在指尖上摇头晃脑。

“噢！”金银岛笑了，“像明星，还像西班牙斗牛？对，他是像牛一样……”

“你怎么知道的？”朱小杨打断金银岛的话，问老婆婆。

老婆婆扁扁嘴说：“哦，他是我老师，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他教过我。”

“啊？”金银岛张大嘴。

朱小杨看看老婆婆说：“你这么大年纪，你当我们校长的老师还差不多。”

老婆婆“嘿嘿嘿”地笑了一阵子，说：“我真的是他的学生，我看着我老，其实我很年轻，都是天天卖苹果，风吹日晒，显得老了。”

“噢！”朱小杨和金银岛一同点头，这就难怪了。

他俩手里都在拿着苹果玩，扔起来，接住。

“咳咳咳，我上学的时候，还发现了校长一个秘密。”老婆婆神秘地说。

“什么秘密？”金银岛手里的苹果不扔了。

“怎么，你们两个学生没发现？”

老婆婆的细细的嗓音忽然一变，变得又粗又沙哑。朱小杨听出来这声音很熟悉像一个人。

“咳咳咳，我是说，这个这个，两位小同学，这是个大秘密，难道你们真的没发现？”

她的右眼又在朱小杨和金银岛脸上扫来扫去。

“哦，我们倒是知道……”

金银岛正要往下说，朱小杨忽然想起来老婆婆的声音像谁了，像校长！是啊，那老婆婆的手指可真够粗的，他早应该发现。

他忙大声说：“对对，我们倒是知道一个大秘密。”

“是吗？”老婆婆盯着朱小杨，小眼睛越睁越大。





完全是校长的眼睛。金银岛吃了一惊，不由躲到朱小杨的背后。

朱小杨不说话，也盯着老婆婆。

老婆婆被朱小杨盯得浑身不自在，盯得头皮发麻，盯得头皮发痒，她不由得举起手来搔头。

哦，老婆婆的头被手指挠得直晃动！

不对，是他的假发套被手指挠得直晃动！

“是什么大秘密呀？”老婆婆追问。

朱小杨伸手抓住身后金银岛的手，耸着鼻子回答道：“那个大秘密就是，你不是我们校长的学生！”

说完，朱小杨拉着金银岛的手就走。

“唉，别走，胖小孩，瘦小孩，咳咳咳……吃个苹果吧，胖小孩变瘦，瘦小孩变胖。”老婆婆还在捏着嗓子喊。

朱小杨和金银岛却走得飞快。

走出一段，回头再看看，老婆婆正在向另外两个男生兜售她的苹果呢。

朱小杨和金银岛互相看看，异口同声地说：“是校长扮的。”

朱小杨吐了一口气说：“我们差点儿上当。”

“我们是不是被校长认出来啦？”金银岛回头又看看校门外说。

“没有。要是他认出了我们，就会直接找我们，不会再扮成老婆婆了。看，他正在向别的同学打探呢。”

“校长真够狡猾的。”说着，金银岛就要去咬手里的苹果，被朱小杨一把拦住。

朱小杨说：“我敢打赌，这苹果里一定有什么古怪，吃了苹果，我

们会说真话的。”

“啊，好险啊！”金银岛叫着把苹果扔出老远，“朱小杨，多亏你提醒我。我，不该老是欺负你，不该老是要扁你。”

“没什么。”听金银岛这么一说，朱小杨马上原谅了他。朱小杨过去捡起苹果，把它扔进垃圾箱里，说：“好啦，让老鼠吃吧。”

“校长还会扮成什么呢？对啦，校长一定看过白雪公主，他的招数是从书里学来的吧。”金银岛望着垃圾箱说。

朱小杨点头说：“有可能。看来我们要提前行动了，今天下午就动手。”

他们俩凑在一起，头碰头地商量起来，时间商定好，他们认为放学后合适，校长总是最后一个走。到时候，他们就这样这样那样，那样那样……

趁着还没上课，他们按照计划做纸面具，行动的时候要用。

“哎，我们这次行动，就叫面具行动吧。”朱小杨说。

“啊？哎哟！”

金银岛的剪刀剪痛了手。

“面具行动，这个名字好，我怎么没想到呢。”金银岛吮着剪痛的手指头，不高兴地说。

是啊，朱小杨也不知道，他总是有一脑子的好点子，胆子也被放大了好多倍，像个真正的英雄一样。这叫什么？叫有胆有谋。

因为面具行动，朱小杨和金银岛上课都有些走神儿。

金银岛的神儿走得更是出奇，他除了走神儿，最多的还是怕，越接近放学，他的胆子就越小。好几次，他都想对朱小杨说：我肚子痛，胆





痛，头痛，浑身痛，不能跟你一起完成任务了。终因怕被朱小杨笑话，哼哼唧唧没说出口。

放学了。

学生陆续离开学校。

老师们也匆匆回家。

校长办公室的门还敞开着。

唰啦！

唰啦！

两张纸面具戴在两张脸上。是两张鬼怪的脸，面目狰狞。

他们脚步轻快地来到校长办公室门口。

校长正在穿外套。

“校长快要出来了，听我的口令。”是朱小杨的声音。

“等等，我又忘了由谁来抓下校长的假发套了。”金银岛的声音慌张极了。

“你怎么又忘了，是你。我来吸引校长的注意力。”

“不行，还是我来吸引……不行，我不能……”

“别犹豫了，快，校长要出来啦。升到空中去！”

校长锁上办公室的大门，把假发套往头上按了按。正要走，忽然他的鼻子被一只脚碰了一下。

是金银岛脚，因为他飞不高，加上紧张，身子老是往下坠。

校长仰起脸，大叫起来：“啊，天上掉小鬼儿啦！”

朱小杨喊：“面具行动，开始！”

当然，朱小杨用的是假嗓子，除了金银岛，谁也听不出来。

可是，金银岛在校长的头顶差劲儿地飞着，飞不高，也飞不走，更忘了自己要干什么。

“朱小杨，我，我要掉下去啦！”

因为过度紧张，金银岛居然把朱小杨的名字都叫出来了，还好，他的嗓子吓得变了腔。

“好哇，我知道你们是谁了！”校长一下子恍然大悟。他马上卧倒在地，匍匐前进，一手爬，一手紧捂住头。

“你过来，过来呀！”朱小杨在吸引校长的目光。

校长仰着脖子叫：“好，我知道了，你的名字……叫不像样，真是不像样！我会记住的，记到我不再当校长。快下来，我假装这事儿没发生过，也不会让你写检讨的！”

朱小杨可不信校长那一套，他指挥金银岛快点儿行动：抓校长的假发套！

金银岛没办法抓到校长的假发套，他在上空手扒脚蹬，鸣哇鸣哇乱叫。

校长看明白了，他一下子站起来，冲金银岛跑过去。

“我要把你拉下来！”

金银岛吓得怪声怪气地叫着：“不像样，救我！不像样，救我！”

朱小杨降低飞行高度，去救金银岛。校长的手已伸向金银岛脚。朱小杨马上张开自己的手，迅速朝校长的头顶伸去，校长见势不妙，马上抱头蹲下。

朱小杨抓住金银岛的手，可是拉不动。他只好朝低空飞行，手举金银岛的屁股往上托。





这样，朱小杨的脚快碰到了地。

校长猛地扑过来，一把抓住了朱小杨的脚。

朱小杨用力把金银岛往上一举，金银岛终于升高了。

可朱小杨的脚却被校长死死地抓住了。

“这一次，你别想再跑！你这偷看者，我要开除你们！开除，开除，通通开除！”

校长拧着朱小杨的脚。

金银岛没法营救朱小杨，他的面具破了，半拉脸露在外面。怕被校长看见，他高仰着脸，在空中战抖！

朱小杨的鞋被校长拉松了，脱离了后脚跟，只有脚趾头在挂着，一股臭气窜出来。

朱小杨不好意思地叫道：“校长，快放手，我昨天晚上没洗脚，前天也没洗，大前天也没洗，脚太臭！”

校长也闻到了那股臭味，直冲鼻子，哇，臭不可闻！他一松手，朱小杨飞高了。

“面具行动失败，快逃！”

朱小杨拉着金银岛的手就飞。

校长还在捂着胸口，呸呸呸地往地上啐着。

本来这梦还可以更长一点儿的，但是昨晚临睡前朱小杨喝水太多，被尿憋醒来，起床撒尿，结果梦断了。



作文本的秘密

早晨起来，朱小杨觉得全身都没劲儿，被校长拉扯的右脚现在还好痛好痛。

朱小杨揉着脚说：“我昨天做梦好累哟。奇怪的是跟前些天的梦又连在了一起。”

梦之狗偷偷一笑，转过脸来说：“是啊，怪人做怪梦，一点儿也不奇怪。一定又是被金银岛追得东躲西藏吧？”

“才不是呢，你要看见了梦中的我，一定会认不出我来，我呀……”朱小杨不往下说了。

梦之狗偷笑得更厉害。

朱小杨从床上下来时，脚碰到了地，好痛。

他是一瘸一拐来到学校的，刚进校门就碰见了金银岛。

“你受伤啦？你这个胆小鬼也会受伤吗？为什么不缩在你的乌龟壳里躲好？”金银岛幸灾气祸地说。

朱小杨想也没想，脱口而出：“明知故问，都是校长拉的，为了救



你呗。你还笑话我。”

“你又说啥梦话？救我？你对我敢用‘救’字，好一个无胆勇士。说说你是怎么救我的。”金银岛推了朱小杨一把。

朱小杨奇怪地看着金银岛，他脸上的熊包相没有了，又像老虎一样有生机。金银岛这人怎么这样啊？他老是装糊涂，总是把自己做过的熊包事儿忘到九霄云外。可是自己呢，明明做了英雄事儿，却不吭声，还被金银岛推来推去，一句话都说不出口。他更讨厌金银岛叫他“无胆勇士”。

“嗨，我说你梦做醒了没有？”看着朱小杨直瞪着眼，半天不说话，金银岛重重的巴掌又拍在朱小杨的肩头。

梦？真的是梦，多让人丧气啊！

这时，校长从他们身边经过，只扫了他们一眼，就匆匆走开了。像是忘了发生的事儿，把抓朱小杨臭脚的事儿当作没发生过一样。

当然没发生，那仅仅是梦而已。是朱小杨太爱他的梦了。

朱小杨想：算了，不管它，先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办。校长不会善罢甘休的，得提前想好对策。下一步怎么办呢？他脑子里乱糟糟的，一点儿主意也没有。

今天写作文，题目是《我难忘的一件事》。

写什么呢？朱小杨用笔帽在额头上拧来拧去。

忽然，金银岛在后面踢踢他的凳子说：“哎，写那事儿怎么样？你敢吗？”

“哪件事儿啊？”朱小杨问。

“别装了，有胆你就写校长的假发套，我敢写。这件事儿太难忘

了。”

“啊，这、这……”

“不敢写的是胆小鬼。”金银岛刺激朱小杨。

这句话正是昨天朱小杨想对金银岛说的。

“这、这有什么不敢写的，我就写。”朱小杨勇气十足，埋头就写。

刷刷刷！有现成的事儿，写起来就是快。

朱小杨从来没有把作文写那么长过，回头看看金银岛，他也在写个不停。这次作文，朱小杨一定要比过金银岛，一定要比他写得细，比他写得长。

放学的时候，朱小杨问金银岛作文写几页。

金银岛说忘了。

朱小杨说：“我写了三页，全写的是校长假发套的事儿。”

“什么？你真的写了？”金银岛一副没想到的样子。

“对呀，你没写吗？”

“我，那有什么好写的呀，我胡乱写了别的事情。我是在锻炼你的胆量，没想到你真敢写校长的假发套，你真够有胆！”金银岛第一次向朱小杨伸出大拇指，但脸上仍是嘲笑。

“是吗？”朱小杨不好意思地问，“你也很够胆，这主意还是你出的呢。我在作文里，都写得清清楚楚，我说……”

“什么？笨蛋，谁让你这么写的，我们会被校长开除的！”

“啊？！我，我没想到……”

为这事儿，金银岛想痛扁朱小杨一顿。他骂朱小杨没脑子，脑积





水，脑缺氧，总而言之，朱小杨是个大白痴。朱小杨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听着臭骂，缩着脖子，半张着嘴，一股清水流到衣服上。正在书包带上睡觉的梦之狗被吵醒了，看见朱小杨的样子，难过得捂住了眼睛。不过这可不是一个制造梦境的好时机，今天晚上就以作文本来制造个梦境，让朱小杨遇到事儿的时候，有胆量，有主意，不慌张。主意已定，梦之狗盼着黑夜来临，都有点儿迫不及待了。

夜晚，朱小杨躺在床上还在唉声叹气，悔恨自己太傻，不该把偷看的事儿写在作文本上。

梦之狗一声不吭，它在角落里用心制造梦境，等朱小杨一入睡，它就开始行动。

就在朱小杨和金银岛担惊受怕的时候，校长来到四（8）班，他手里拿着作文本，那正是朱小杨的。

按说朱小杨会很害怕，但这会儿他却出奇地镇静，还有心情把铅笔放在指头上旋转，悠然自得的样子。不过，这一招是什么时候学会的呢？他自己可一点儿也不知道。

“咳！”校长清了一下嗓子，走上讲台。

同学们不知道作文讲评课，会是校长来讲，都坐得很端正。

校长想露出一个笑容，没有成功，变成了咧嘴。他举起手里的本子，用力晃动，声音嘶哑地说：“今天，我偶然翻到了你们的作文本，有一个同学在作文里撒了个大谎！”

校长的手臂使劲往两边一张，比画着，那个谎可真够大的。同学们都想听听是什么谎。

“这个同学和另外一个同学，偷看！我一直在寻找，今天，我终于知道这两个人在你们班。”校长一副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模样，脸上现出得意的笑容。

金银岛趴在桌子上，朱小杨看见他在发抖，抖得连课桌都在晃动，他马上坐直身子，把金银岛遮住。

“这个同学是胆小鬼，不敢在作文上写真名字，用的是一个新本子。他在本子上写的是假名字，叫飞天大侠。哼哼，我猜想，他的名字不叫飞天大侠，应该叫，叫不像样……”校长快把手里的作文本摇烂了。

“不像样是谁？”

同学们都不知道。

“哦，可能不叫不像样，也许是三个谐音字。希望这个同学，和另外一个同学站起来，站起来！”校长大叫。

没人站起来。

校长开始吓唬人，又发脾气大喊大叫，但“不像样”和另外一个同学还是没站起来。

临走时，校长一拳头敲在讲台上，说：“我一定把这两个偷看者揪出来，开除他们！我校长说话一定算话！”

到最后，校长的嗓子喊得痛了，只得拿着本子气冲冲地回办公室喝水去了。

下课后，金银岛拉着朱小杨去厕所，一边走，一边问：“你没在本子上写你的名字呀？”

“对，我没写。我就怕校长有这一招，校长比我们小孩子狡猾多





了。”朱小杨像个智多星。

“那校长会查出来的，我们班四十九个人，四十八个人有作文本，那个没写名字的，就是你呀。”

“我把我的旧作文也交上去了，他发现不了。”

“哇！师傅，你真高明！”

金银岛崇拜得想跪下给朱小杨磕头，但他肚子胀得急，得先去厕所解决问题。

“我们的第二次行动要开始了。”

在厕所里，朱小杨对金银岛耳语。

“啊，这么快！”金银岛满脸不高兴，但他又不想被校长查出来开除，“什么时候开始？”

“明天下午放学以后。”朱小杨敲定了时间。

梦到了这里，朱小杨一下醒来了。他躺在床上，听着周围静悄悄的。梦之狗就睡在他旁边的枕头上，因为它戴着墨镜，不知是否还在睡觉。他轻轻地伸出手，想要摘下梦之狗的墨镜看看，没想梦之狗翻了个身面朝里，咕哝着说：“想偷看呀，是不是看我长得太帅啦！”

偷看？又是偷看！真让人受不了。

梦之狗发现不对头，猛然坐起说：“你的梦没做完，怎么就醒来啦？”

“我的梦，你知道我的梦没做完？”朱小杨奇怪地问。

“哦，我哪里会知道。只是，现在深更半夜的，不是正是做梦的时间吗？你怎么醒来啦？”梦之狗差点儿说漏了。

“这梦可真够怪的，总也断不了，每天晚上都能接上。”朱小杨嘀咕着。

梦之狗在旁边敲着自己的脑门想：朱小杨怎么会醒来呢？是我把梦境没接好，还是他太紧张了？不管怎样，我还会把梦续上的。

朱小杨从床上坐起来，他打定主意明天要找常娥说说他的梦，说说他最担心的事情。也许，常娥能帮助自己。

朱小杨来了个大早，在校门口等常娥。常娥没等来，却远远看见金银岛一摇一晃地走过来，他急忙躲到大树后。直到常娥的天蓝色自行车过来，他才从树后出来。

“你是有意在这儿等我的吗？”常娥高兴地从自行车上跳下来。

朱小杨点点头说：“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说说。”

“说吧。”常娥笑了，她的笑脸像阳光里的向日葵一样灿烂。

朱小杨看着常娥的笑脸，勇气一下子不知道跑到了哪里。他重新又变得吞吞吐吐的。

“你，你做过这样的梦吗？就是一个梦怎么做也做不完，今天晚上做了，明天晚上还接着做……”

“一个能接着做的梦，我没做过。你正在做这样的梦吗？快说说看是什么样的梦。”常娥好奇心十足地探过脑袋问。

可是，偷看校长窗户这样的事儿，朱小杨又怎么能说得出口呢？





三角裤飞天大侠被警察抓住

晚上，朱小杨做完作业，要上床睡觉的时候，梦之狗忽然说：“知道吗，好些天了，你都一直没有隐形呢！”

“啊，真的呀！我没隐形，哈哈，我没隐形，太好啦！”朱小杨猛然觉醒，兴奋得把钢笔往天花板上一扔，伸手去接，却没接住，钢笔摔成了两段。

“嘿嘿嘿，这叫乐极生悲。”梦之狗露出白生生的两颗虎牙，笑得好开心。

“哼，就爱看我倒霉。”朱小杨一下倒在床上。

梦之狗说：“谁笑你啦，人家长这么帅的牙齿，不笑不是很可惜吗。快睡吧，是不是又要做你的连续梦啊？”

“你怎么知道我做的梦是连续的呀？”朱小杨怀疑地瞧着梦之狗。

“是你自己说的呀，你都说过多少遍啦，还有你跟常娥说，我也听见了。要知道我是你的书包挂饰，跟你形影不离，你说什么，干什么，我都知道。”

“我可什么也没说。要是常娥知道这件事儿，准不会再搭理我了。”朱小杨说完，关灯要睡觉了。

过了一会儿，梦之狗轻轻地起了床，又开始准备糖水了，它的糖水杯子越来越大了。

晚风习习。

朱小杨和金银岛在为他们的头套忙碌。

这次，他们用的不是纸面。上次的教训很惨痛，纸面具蹭破了，险些让金银岛露出了真面孔。这次他们用的是两个红白相间，竖条纹的塑料袋。

很简单，他们在塑料袋上剪了三个洞——两只眼睛，一个鼻子。

朱小杨帮金银岛系好，金银岛帮朱小杨系好，都系得松紧适度，太紧勒得喘不过来气可不行。哈哈，塑料袋就不容易破了。这一次，他们配合得又快又好。

一声“起飞”，他们俩的脚一同离地，像两只大鸟一样飞到校长办公室门前。忽然，树上一只真正的鸟被他们惊飞了，扑棱棱拍动翅膀。

金银岛心里一惊，回过头去看鸟，没想到，一扭头，塑料袋错位了，三个洞眼跑到了脑勺后，他呼吸困难起来。

“呜呜呜！”

金银岛憋得三把两把将塑料袋扯下来。

“扑通！”

他摔倒在校长办公室门前。

“谁？”校长被惊动了，应声冲了出来。





千钧一发之际，朱小杨一个俯冲，拎起金银岛飞到空中。

校长转身进屋举着一根竹竿跑出来，可他的动作太慢了，只看到了两个黏在一起的黑影。

纸面具不行，塑料袋面具更危险。

用什么当面具呢？

朱小杨和金银岛这两天都在动脑子。

他们在电视上找，在书上翻，还在纸上画了几百张图案，没有一个能让他们觉得完美无缺的。

星期天，朱小杨和金银岛躲在卧室里，地上扔满了纸。金银岛的脸上全是横一道竖一道的黑笔水。

“我的头都想痛了，我不想了。”

金银岛扔下笔躺在一堆废纸上。

朱小杨嘴里咬着笔头，从左嘴角换到右嘴角，又从右嘴角换到左嘴角，这个酷酷的动作好像是从哪个电影里学来的。

后来，他不咬笔头了，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走过来，走过去，看得金银岛头直晕，他干脆闭着眼睛睡着了。

金银岛正在做着梦，被猛地摇醒了。他睁眼一看，眼前站着一个怪物超人。

“啊！”金银岛吓得大叫着坐起来，张开一只手挡在眼前。

“哈哈哈，是我！”

怪物超人说话了，是朱小杨。

“看看我的新面具怎么样？”

朱小杨探过头来，慢慢转动着。

金银岛仔细观察着朱小杨的新打扮，待他看清后，大笑不止，笑倒在废纸堆里。

“很有型吧？”

朱小杨边问边走向镜子。

镜子里的朱小杨头戴自己的红色三角裤，眼睛上系着天蓝色的围巾，正中间剪成两个椭圆形的洞，露出两只又黑又亮的眼睛。

果然非同凡响。

有型得让金银岛倾倒。

“你是怎么想出这个点子来的，真够酷的！”金银岛很欣赏朱小杨的新面具。

“你想要吗？”朱小杨问。

“想。”这句话正问到金银岛的心里去。

“可是我妈妈就这么一条天蓝色的围巾，还有一条是黑色的，你喜欢吗？”

“喜欢，我喜欢黑色。”

朱小杨拿出黑色围巾，剪好两个洞，戴在金银岛的眼睛上。

“怎么样？”朱小杨问。

金银岛跑到镜子前，上看下看，欢天喜地。

“够味儿，黑色的眼睛罩更酷。咦，我跟你怎么不太一样？对啦，我的嘴和鼻子还露在外面呢。”

朱小杨从他的抽屉里拿出一条自己的旧红色三角裤说：“你还差这个。”





“这、这是你的三角裤？”金银岛咧咧嘴。

“对，是我小时候的。”朱小杨说，“太小，穿不上了，正好当面具。”

“那你头上的呢？”

“我头上的当然是新的，我妈刚给我买的。”

说着，朱小杨取下金银岛的眼罩，一下把三角裤罩在金银岛的头上。

“呸呸呸！是不是你小时候尿床没洗干净啊，我感觉有一股怪味儿！”金银岛的嘴在三角裤里吹着气。

“嘻嘻，那是你的心理作用。什么味儿都没有。你呼一口气，再吸一口气，看看憋得慌不。”

金银岛一呼一吸，再一呼一吸，说：“不错，憋不死，就是我快被尿味熏死了。”

他们并排站在镜子前，两只手响亮地击在一起：啪！

“三角裤行动，出发！”

朱小杨发出命令。

这一次，他们要先到学校演习一遍，保证行动万无一失。

两个人步调一致地来到外面，对，他们的左右腿迈得一样，胳膊摆动得一样。不愧是三角裤超人兄弟，配合得很默契。

“我们从树上飞出去吧。”朱小杨有了新想法。

金银岛也觉得这个主意妙：“那好，选棵矮点儿的树吧。”

新鲜的事情总是令人激动。

他们去寻找矮树。

马路两边全是高大粗壮的法国梧桐树，在这么高的树上起飞，他俩

都没把握。

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棵细一些矮一些的树，他俩一阵欢呼。

“目标，这棵树杈，上！”

朱小杨刷地伸出食指，金银岛应声走到树前，却望着树干瞪眼。

“上啊。”朱小杨说。

“我，我不会爬树。”金银岛惭愧地说。

“什么？你不会……”

朱小杨一下想起来，他自己也不会爬树。

“只有搭人梯了。”朱小杨说。

“怎么搭呀？”金银岛问。

朱小杨把金银岛往下一摁说：“蹲下，我踩着你的肩膀上。”

谁知朱小杨的脚刚在金银岛的肩膀上一使劲儿，金银岛就哇哇地叫起来：“痛啊，骨折啦！”

朱小杨马上拿下自己的脚，金银岛揉着自己的肩膀，躲开树说：

“你的脚也太厉害了，比一匹马踏上还痛十倍。”

朱小杨现在感觉自己的力气比十匹马的还大。他一拍巴掌说：“没关系，我们像以前一样，唱咒语，平地起飞上树。”

“对嘛，这样才好。”金银岛的苦脸舒展开来。

他们迅速戴好面具，颜色十分鲜亮，耀眼，造型独特，俩人互相看看，都很自豪。过路人的目光被他们吸引过来，停下脚步，眼都不眨地盯着看。金银岛向四周亮相，心里美滋滋的。

“一二，唱咒语！”朱小杨下令。

“我张开一双臂膀，飞到我想去的地方……”





他们起飞了。

“哇，超人！”

围观的人惊喜地高声喊叫。

“不，我们是飞天大侠！”

金银岛纠正他们，还有工夫向他们挥动手臂，得意非凡。

“喂，金银岛，你的方向错了，学校的方向在左边。”朱小杨喊。

“急什么，我们先沿着马路飞一阵子吧。你看，人们都在看我们呢。我们应该飞得低一点儿，让别人都看清我们。”金银岛说着往下降着高度。

“干什么呀，我们又不是进行飞人表演。”朱小杨摇摇头，只好陪他降低高度。

他们和轿车并排前进，金银岛还擦着车窗扭屁股。轿车里的司机直眨眼，以为自己开车睡着做梦了呢。很快，开车的司机都发觉了这个奇观，停下车，探出头来往外看。

不一会儿，马路堵塞了，车成排，人成堆。

金银岛飞得好高兴，不断地向人群挥手，还偶尔揭开眼罩摆造型，因为他看见有人在拍照。

“喂，你不该揭眼罩，不能随便动它！”朱小杨担心眼罩的弹性会变坏。

“噢，我为什么老要听你指挥。听我指挥，飞得再低一点儿，我要去跟那个妈妈怀里的小孩握一握手。那儿有照相机。”

说着，金银岛飞了过去，握住了那个小孩的手。朱小杨只好配合过去握小孩的另一只手，他们是一个集体，行动要一致。

正当他们握手拍照，金银岛的脸上露出心满意足的笑（笑容在三角裤里，看不见）时，他们的腿被人用力一拉，掉到地上。

是两个警察。

朱小杨和金银岛被带到警察局。

“我们一直在跟踪你们。”一个鼻尖上长痣的警察说。

有人跟踪，这个朱小杨和金银岛一点儿也没想到。

“瞧瞧你们戴的什么，三角裤，这像什么话！”一个鼻尖上没痣的警察说。

鼻尖上有痣的警察说：“这两个眼罩是新的，可惜剪了两个大洞，不能用了。净糟蹋东西！”

“知道你们这是什么吗？怎么可以戴着三角内裤就跑到外面招摇过市。影响市容，有伤风化！没收，全部没收！”鼻尖上没痣的警察唬着脸，晃着手里的眼罩和三角裤说。

从警察局出来，朱小杨和金银岛风光扫尽。

警察局门口围着一大堆等候看热闹的人，见两个人蔫头蔫脑地走出来，一齐哈哈大笑。朱小杨和金银岛满脸通红，急忙挤出人群。

甩掉了所有的围观者，金银岛擦着额头上的冷汗说：“谢谢天谢谢地，幸好他们没让我们坐监狱。不然，我们再也偷不到校长的假发套了。都怪我不该……”

金银岛拿眼偷看朱小杨的脸色。

朱小杨大度地原谅了金银岛，他严肃地说：“我们得另想办法！”

“嗯？！还想什么办法啊？”金银岛睁大了眼睛，他想就此罢手，从此不再提假发套的事儿了。





投球比赛

这次从梦中醒来，朱小杨丝毫都没怀疑这是梦，他觉得闹剧昨天刚刚发生过，他得找金银岛商讨新的偷假发套方案。

梦之狗静观朱小杨的一举一动，朱小杨做事情时，不再是犹豫不决，比以前利索多了。另外，背着书包上学时，他竟忘了检查梦之狗在不在，就匆匆出门了。梦之狗微微露出小虎牙一笑，附在书包带下，打算睡一觉，制造那么长的梦境，可真够累的。

朱小杨没想到他找金银岛商量对策的时候，金银岛竟然再次莫名其妙地看着他，还反问道：“你在说什么？”

金银岛在给篮球充气，手停下忘了动作。

“我说想法子偷校长的假发套呀。”朱小杨真不明白金银岛为什么要明知故问。

金银岛先是愣愣地看着朱小杨，接着放声大笑了，笑得直揉肚子。

“你笑什么？”朱小杨不知道哪儿好笑。

“好好好，朱小杨，不不不，是无胆勇士，这是我听过你说的最大

的笑话了。”他模仿朱小杨的口气，“想法子偷校长的假发套呀！啧啧，我还以为我听错了呢。乖乖，你的胆子真的……不对，你是不是被上次偷看吓掉了魂儿？一脸菜色，无精打采的。不不不，是严重的精神错乱！”

“谁吓掉魂儿了，谁错乱了，那些主意……可都是我想出来的呀。”

鬼知道，朱小杨的声音又底气不足地软下来。

“什么主意，你还会有主意？无胆勇士，你一直都在说梦话吧？醒醒吧！要不要我在你肩膀上来个重拍？”

不可能，朱小杨不认为自己一直在做梦。谁的梦会连续不断？

金银岛这家伙真可笑，自己没主意，人家有主意，他还不承认，还一个劲儿地取笑别人。他做的那些事儿，朱小杨都不好意思跟他提起，也从没埋怨过他。难道他转眼间都忘了吗？

朱小杨有些不服气地盯着金银岛，看他往下还要说什么。

“咦，朱小杨，你看我的眼神不对呀。”金银岛有些惊奇，又有些不快地说。

原先朱小杨总是用佩服的目光看他，金银岛说他喊一声能把月亮震碎，朱小杨都没怀疑过。

“是，是吗？”朱小杨赶快把目光盯在圆溜溜的篮球上。

“嘿，你要是真的想偷校长的假发套，现在就动手吧，无胆勇士？”金银岛的手指向校长办公室，神气地耸动着两条黑粗的眉毛，一脸嘲笑的神情。

他们就站在离校长办公室不远的地方，金银岛这样大喊大叫，是会





露馅儿的。朱小杨马上把金银岛指向校长办公室的手压了下去。

“哈哈，朱小杨，我说你刚才就是说梦话吧。摸摸你的手，吓得都凉成冰棍啦！”金银岛的厚巴掌一下又重重地拍在朱小杨的肩上，像个江湖大侠一样说，“好啦，都怪我上次跟你开的玩笑太大，不该让你去偷看校长办公室。校长的模样是太凶了。以后，我再也不会了。来来来，我们玩球吧，忘掉你的噩梦。可怜的家伙！”

“可是，作文本的事儿……”朱小杨站着没动。

金银岛一把扯过朱小杨说：“没人提作文本的事儿，你自己提出来，想找倒霉呀？来吧，别怕，无胆勇士，我会保护你的，记住吧，我是你的保护神。”

朱小杨像个机器人似的，跟着金银岛跑向操场。

梦之狗在书包带下摇晃着，摇头，叹气，咂嘴。

“看来，我得抓紧制造新的梦境。”

梦之狗一纵身，上了高高的篮球架顶端。

金银岛把篮球拿在手里，滴溜溜地转着，冲朱小杨一挑眼皮说：“怎么样，我们来比赛往筐里投球，看谁投进的最多。每人投十个球，进球少的那个人，要叫赢的人一声师傅。怎么样，你敢吗？”

“我，我不……”

朱小杨刚想说“我不会”，一阵巴掌声响起，是常娥一蹦一跳地过来。她笑眯眯地说：“好啊，比吧，我来当裁判。朱小杨，加油，你准能赢。”

本来打算睡觉的梦之狗一听，睁开眼睛，它用只有朱小杨才能听到的声音喊道：“朱小杨，比吧，我也当你的啦啦队！”

朱小杨想：就是一百个人来给我当啦啦队也没用，我比不过金银岛的，我不是他的对手。

“开始吧，怕不怕？”金银岛用挑战、不屑的口气问道。

朱小杨把目光移向常蛾，常蛾鼓励地向他点点头。他又把目光投向篮球架上的梦之狗，梦之狗正向他伸出两根指头，比出“V”的造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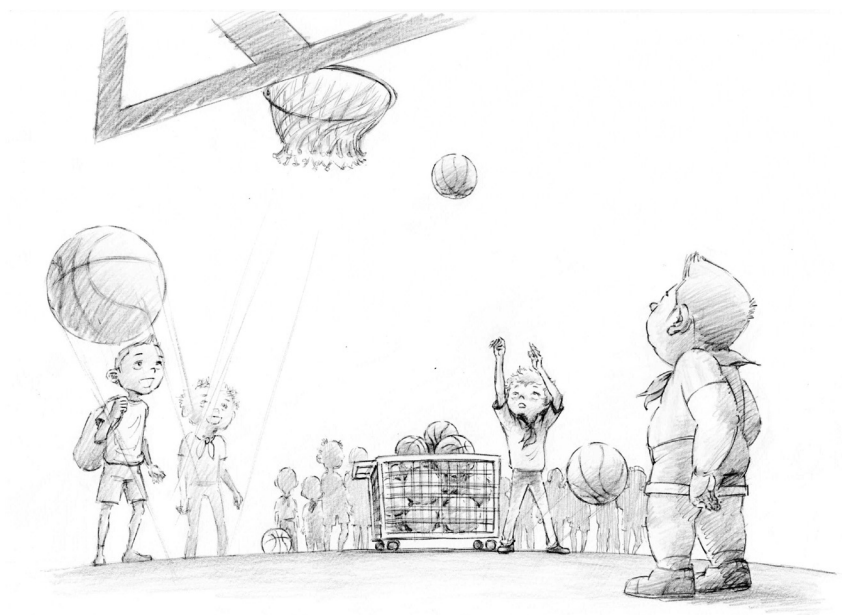
朱小杨慢慢扔下书包，接过了金银岛手中的球。

金银岛从嘴角吹出一股冷风说：“祝你百发百中。”

然后，他又腰嘲弄般地站在一边，晃着腿。

有几个好奇的同学围过来，远处还有几个同学也正朝这儿走来。

朱小杨还是第一次跟金银岛比赛，最近在他身上发生了好多个第一次。大家都在看着自己，不管投进投不进，试试吧。决心下定，他把篮





球举过头顶，用力朝球筐投去。可能是太紧张吧，这一投太没有力气，球刚走到半道，就要往下落。

一看这情形，金银岛闭着眼睛，偏过头，起哄地拍起巴掌来。

没想到这球刚要落，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它不但没跌落，反而以更快的速度朝上升去，在空中画出一条漂亮的弧线，进了球筐。

“噢！进啦！”常娥欢叫一声。

观看的同学响起一片掌声。

朱小杨有点儿不相信这是真的。

金银岛呢，见球进了筐，正拍着手猛地停住，他冲滚动的球紧盯着，傻看着，疑惑着。

“原来我也是可以投进球的呀。”朱小杨捡起球，有了信心。

第二投，也进了。

第三投，竟然是一个空心球。

掌声不断响起。

等投到第八个球的时候，朱小杨已进了六个球。金银岛急了，从朱小杨手里抢过球，转着圈儿地察看着球，他以为球长了眼睛，会自己飞进去。不然，朱小杨的投中率怎么会这么高呢？

但球上什么也没有。

朱小杨接着投篮，最后两个球，他又进了一个。这样，他的十投进了七个。

“朱小杨，好样的！”常娥响响地向朱小杨拍着手祝贺。

“哼，有什么了不起。等一会儿，你会为我不停鼓掌的。”金银岛在心里生气地骂了一句。

轮到金银岛了。

第一投，进了。

第二投和第三投都失败了。有人发出笑声。

“笑什么笑，都闭嘴！”金银岛发火了。

观看的人互相看看，撇撇嘴，仍在笑着，只是他们的笑不再发出声音了。

第四投，球在球筐边沿危险地转悠了几下，还好，进了。

十次投完，金银岛进了五次，比朱小杨少了两个球。

“喊师傅！喊师傅！”围观的同学嚷着，急等着看热闹。

金银岛的脸扭向一边，涨红得快要喷血了。

在同学们的哄笑声中，朱小杨转身走了。

常娥捡起球放进金银岛的怀里，说：“回教室吧，朱小杨走了。”

金银岛不相信地转过脸，看见朱小杨正大步地朝教室走。金银岛满脸疑惑，又有些不服气地“哼”了一声。

篮球架上，梦之狗背朝阳光，手里举着墨镜自言自语：“虽然是动了点儿小手脚，但我没做错吧，我只是帮朱小杨进了几个球，增加他的自信心而已。”

朱小杨仿佛已知道了梦之狗帮忙的事儿，一整天都不搭理它。

晚上睡觉的时候，朱小杨还嘴噘着，气哼哼的，背朝着梦之狗。

梦之狗坐在枕头上，一点儿也不生气，它在等待着朱小杨入睡，接着为他制造梦境。





危险的作文本

朱小杨入睡不久，就进入了梦境。

朱小杨没有想到校长根本没有忘掉作文这件事儿，上课的时候，他又拿着那个新作文本来了。

因为翻得太多的缘故，新作文本变成了旧作文本。

校长站在讲台上，木着脸，好长时间不说一个字，像游泳时在水里练憋气憋得太久了一样，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他举起作文本，左右晃动，很慢很慢的，可能是想让每一个同学都看清楚吧。

有的同学把脖子伸得长长的，有的同学屁股离开了凳子，有的同学推推眼镜，每一个人恨不得都把眼球拿到讲台上看个清楚。

忽然，校长像收宝贝一样，收回作文本，把作文本翻过来，转到背面，掀开封皮，激动得手颤动起来。

“我在这本神秘的作文本上，发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校长说了第一句话。

同学们好奇地屏住呼吸，怕听不到重要的线索是什么。

金银岛在后面尖起嘴，做出一副轻松得想吹口哨的模样。

“这儿有一行字，而且还有这个写字人留下的名字。”校长一字一句，让每个同学都听得真真切切。

金银岛像想起了什么似的，他的口哨一下子中断了。他的嘴巴噘着，呆在空中。

“我来念念这行字。咳咳！”校长清了一下嗓子，“大家听了一定不要笑，因为这件事儿一点儿也不好笑，不好笑。”

校长看了同学们一眼，当然，没有一个人脸上有笑容，大家都没听到有什么好笑的东西嘛。

“我，开始念了。”校长的目光又移到本子上，“这句话写的是，哥们儿，下课后一块上厕所，好不好？”

校长的话音刚落，哈哈哈，同学们哄堂大笑，笑得东倒西歪，止都止不住。有的人还学着校长的语气说“一起上厕所”，校长气得直擂桌子。

“不许笑！停！不是不让你们笑的吗？”校长气急败坏。

这时候，只有一个人没笑，是金银岛。他紧紧地趴在桌子上，恨不得自己也变成桌子，跟桌子合体。

朱小杨也在跟着笑，他不知道他的本子上会有这么一行字。真够好笑的。他知道写这句话的人肯定是金银岛。

笑声好不容易停下了。

“哼，在新本子上写上这么一句不雅的话，又写得那么难看，有什么好笑的？我还没念后面的署名呢，告诉你们，这个同学的名字是三个





字的。”校长卖起关子来。

大家猜不到，三个字的同学，班里有十几个呢。校长真折磨人呀！

“是谁呀？是谁呀？”同学们纷纷问。

“他的名字是——”

校长拉长了腔调，教室里静得空气紧绷绷的。

“我想还是不说出这个同学的名字吧。因为这个同学知道了别人的隐私，让别人很不好受。我想，这位同学也不愿让别人知道他的隐私吧，我会保护他的隐私的。因为我是一校之长。”校长善解人意地说，他为自己的做法露出了自豪的笑容。

同学们失望地唉声叹气。

校长接着说：“这个在别人的新本子上留言的同学，一定知道写作文的同学是谁，他们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我断定。”

校长像伟大的福尔摩斯一样在推理着。

“还可以告诉大家，那封可笑的恐吓信，经过我的仔细观察分析，也是这位写作文的同学写的。他是谁呢？这得让留言的同学站起来告诉我。留言的同学，快站起来吧。”校长说完，自信地望着天花板，满怀信心地期待着，忘了他刚才要保护别人隐私的许诺。

大家都在坐着，而且一个比一个坐得矮，个高的同学还往下缩缩身子，怕校长误会他是在站着。

金银岛抖得像刚从冰窟窿里爬出来的猫，怕校长听见，只好用自己的脚不断地磕桌子腿，盖住自己发抖的声音。

金银岛好后悔写那行字，没想到随手写的一行字会带来麻烦。这会儿他不敢站起来，也站不起来了，他的腿软得像煮烂的面条。

校长“哗啦”合上本子，说：“对了，我忘了要保护这位同学的隐私。我会单独找这位同学的。下面，我喊一位同学的名字，下课到我办公室来一趟。金银岛——”

“啊，到，有，来、来啦！”金银岛咬着指头，神情恍惚地回答。

“下课一定来我办公室一趟。同学们不要乱怀疑，我只是想让金银岛帮我擦一下桌子。因为我的手指头受伤了。”

校长举起缠着纱布的手指给大家看。校长的手指不知为什么老也好不了。

下课了，金银岛像得了重感冒，浑身没劲儿。朱小杨给他使了个眼色，他们一同走到教室后面。

朱小杨对他耳语了好一阵子，金银岛才歪歪扭扭地向校长的办公室走去。他一步三回头，嘴里嘟嘟囔囔的，不知说些啥。

校长早就在等着金银岛了。

作文本上的那行字翻开了，很难看地写着金银岛的名字，金银岛想赖都赖不掉。

“这篇作文是谁写的呀？”校长开门见山地问。

“不不不知道。”金银岛的嗓子眼里像堵着一块东西。

“不会吧。你是从哪里得到的这个本子呢？”

“本子……本本子……它我手上写字就就就……”

校长听了半天也摸不着头脑，皱着眉头说：“你再说一遍。”

金银岛说得更加乱七八糟，听得校长云里雾里。

“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校长竖起一根指头。

外面，朱小杨等得焦急。金银岛怎么还不出来呢？校长会怎样对他





呢？他不会把一切全招了吧？

好久，金银岛才弯腰驼背地走出校长室。

只见他的衣服都湿透了，脸上在滴滴答答地滴水。

朱小杨问：“金银岛，校长他是不是把你打昏过去，又用凉水把你泼醒呀？”

“没有，是是我的汗。”金银岛挥汗如雨。

“你是按照我教你的那样说的吗？”朱小杨问。

“我我我，哼，我什么都没说。一个字都没说。”金银岛不好意思说自己连一句整话都没说好。

“嗨，金银岛，你真了不起。”朱小杨的手掌拍在金银岛的肩头。

咦，这个动作一直是金银岛的专利呀。

忽然，金银岛朝四周看了看，小声地说：“告诉你，你那本祖传古书在校长手里。”

朱小杨点点头说：“我上次就看见了嘛，你还说是《蜡笔小新》口袋书。他问祖传古书的作用了吗？”

“问了。我实在编不好瞎话，就说了实话。”

“他也问你飞翔的秘诀了吗？”

“问了，我说了三个大字。”金银岛用手比画了一下。

“哪三个大字？”

“不、不、不知道。”

“嘿，你真是好样的。”朱小杨推了金银岛一把。

忽然，金银岛的脸色大变，嘴里小声地惊叫：“校长！”

校长正一步步地从办公室里踱出来。



第一次^骑自行车

“朱小杨，醒醒，你的同学都来叫你一起上学啦！”

妈妈的叫声把朱小杨从梦中惊醒，他一睁眼，是妈妈那张离他特近的、怪怪的笑脸。

“妈妈，你干什么，吓死我啦！”朱小杨一跃坐了起来。

妈妈挪开脸说：“你这孩子，就是胆子太小，连自己妈妈的脸也害怕。”说着，她压低嗓门神秘兮兮地说，“等你的还是个女生呢。哈哈，儿子，你可真了不起，敢跟女生交往了！”

妈妈的声音还没落，常蛾的头就探进房门来，说：“朱小杨，你快点儿吧，没想到你还是个懒虫呢。”

一见是常蛾，光着上半身的朱小杨立刻害羞地钻进被窝，蒙住头。

梦之狗马上也掀起枕头角盖住自己的脸，咕哝说：“我刚才的睡相很难看，嘴巴一定是张着的，还流着口水，被女生看见了。”

其实除了朱小杨，谁也没看见它，它一到睡觉，就把自己的身体隐藏起来。



二十分钟后，朱小杨和常蛾已经走在那条当初开满碧桃花的路上了，这条路还是那么安静，只是偶尔才有一两辆自行车经过。

“昨天你可真棒，你是什么时候练得这么棒的？”常蛾还沉浸在昨天的比赛中。

“我是……”什么时候练的呢，朱小杨只是偶尔打过几回篮球，根本没练过，这里面有梦之狗的功劳，是不能说的呀。“昨天，我真的很棒吗？”

“那当然，你棒极了。而且你虽然赢了，也没让金银岛喊你师傅，你真了不起。”

“没有啦。”朱小杨还不习惯人家夸他，不好意思地拉了拉自己的书包带子，却正好碰到梦之狗的手，梦之狗露齿一笑，趁机拉住朱小杨的手握了握。朱小杨也用力握了握梦之狗的手，他们和好了。

“来，骑我的自行车吧。”常蛾把天蓝色的自行车交给朱小杨。

“我，我不会。我不敢。”朱小杨捏着车把不知该如何是好。

“快，上去试试才知道，不要老说不不不的。”常蛾拍拍车座。

“我，我……”朱小杨浑身变得热腾腾的。

梦之狗附到朱小杨的耳边说：“不要在女生面前丢脸哟。”

朱小杨怯怯地走过去，握住天蓝色自行车的车把，刚往前推一步，脚就碰在自行车的脚踏上，疼得他难看地咧咧嘴。他回想着常蛾骑自行车的样子，也试着把一只脚放在车蹬上，只可惜他放错了脚，把右脚放了上去。车根本骑不动，只能像个瘸子一样，一瘸一拐地往前跳。他感觉胳膊和腿长得都不对劲，别扭极了。

“是左脚，把左脚放上！”常蛾纠正道。

朱小杨换好脚，滑行着上了自行车。

“太好啦！往前蹬！”常蛾跑到自行车前，后退着鼓励朱小杨，“抬起头，看路！”

朱小杨一抬头，就忘了脚下，自行车把一拧，歪倒了，他仰面朝天地摔倒在地。

“哈哈！”常蛾笑着跑过去，“我第一次骑自行车也摔倒过，都一样。你没事儿吧？”

朱小杨举起他的两手，没有流血，但两手正往下流汗。

练了一会儿，常蛾在后面帮他扶着，朱小杨已经能歪歪扭扭地骑了，这样一直到了校门口。

校门口，金银岛已经等了朱小杨好一会儿。见朱小杨骑自行车过来，后面还有常蛾，他又气又恼，大叫一声：“朱小杨！”

朱小杨一惊，“啊”地叫了一声，车子猛地歪倒，朱小杨又重重地摔了一跟头。

“哈哈，朱小杨，就凭你的胆，也敢骑自行车，还是让自行车骑你吧！”金银岛嘲笑说。

常蛾扶起朱小杨，瞪了金银岛一眼说：“你第一次骑自行车的时候就没有摔倒过吗？”

“哼，我才不要骑自行车，我要开宝马、林肯、凯迪拉克！常蛾，放心，到时候，我开着车带你去动物园玩。但是，有一个人，他看都别想看我的车一眼。”金银岛斜了朱小杨一眼。

朱小杨垂着头，眼睛盯着脚尖。

“朱小杨，你让我丢丑了，那是因为这两天我的运气不好。今天，





我要跟你比赛摔跤，你敢吗？”金银岛挑衅地两手抱在胸前，直瞪着朱小杨。

梦之狗附到朱小杨的耳边，说：“跟他比！”又纵身往空中一跃，大叫，“打架啦！像男孩那样，打一架！”

没想到朱小杨一猫身，撒腿向校内跑去。

“站住！”金银岛摆动着胖胖粗粗的胳膊就追，“你这个偷看的家伙，不跟我摔跤，小心我会把那事儿告诉校长的。”

“偷看？告诉校长？”常蛾一脸疑虑，若有所思地急忙扶起自行车，追了上去。

“喊！”梦之狗一脸的遗憾和失望，“我要制造梦境，非让你勇敢起来不可！”





三角交换

朱小杨的梦紧紧地跟上次的梦连上了。

在梦里，金银岛和朱小杨总是能和睦相处，因为朱小杨变得坚强，金银岛却处处胆小怕事。朱小杨从不打击他，还时时鼓励和帮助他。

现在，朱小杨不但要偷走校长的假发套，还要把祖传的古书从校长那儿弄回来。当然，这一切都得智取。要是明抢，朱小杨和金银岛根本没有取胜的可能。

可是，怎么办呢？几种办法都失败了。金银岛一提到“校长”两个字，就条件反射，说话不利索，胡言乱语，让人听不明白他到底在说些什么。

朱小杨只好一个人苦思冥想。

昨天晚上爸爸把朱小杨一顿好骂，要他交出祖传古书，爸爸说他已经从匣子上发现了朱小杨的指纹。

“快交出祖传古书，它是我的命根子！限期三天，三天！”爸爸伸出三根愤怒的指头，在朱小杨眼前晃了三次。



看来，三天内必须得把祖传古书拿回来了。朱小杨没把古书的秘密告诉爸爸，不然爸爸会更愤怒，更焦急，他都还不知道祖传古书能让人飞呢。唉，大人真可怜！这么有意思的祖传古书，在爸爸手里捂了半辈子，他除了会索然无味地保存，什么乐趣也没得到，拥有古书有什么意义呢？

朱小杨脑子里全是怎么办怎么办。他思考的时候，会飞到天花板上，头朝下，或垂直悬在空中。夜晚他打开窗子，浮在星空下，要么学鸟儿拍拍翅膀，要不就坐在高高的树杈上沉思。不知不觉，他的飞翔技术提高了。

但还是没有绝妙的主意。

“我们怎么办？”朱小杨只有向金银岛讨主意。

金银岛手里搓着玻璃弹子，只会重复朱小杨的话：“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这空洞的回声，让朱小杨更加心烦。

“看来，我们还得苦练飞行本领。”朱小杨说。

“我有恐高症。”金银岛不情愿。

“戴上墨镜，你就不恐高了。”

朱小杨拿出两副墨镜，一副戴在金银岛的眼睛上，一副戴在自己的眼睛上。

金银岛看着戴墨镜的朱小杨，笑了：“你的超级大墨镜把整个脸都遮住了。”

“对，这叫墨镜面具。别人不会看见我们是谁，我们能看清别人。最重要的是对付恐高症。来，飞起来看看。”

朱小杨唱起咒语，升高升高再升高。

金银岛第一次起飞时掉了下去，自从被警察抓住后，他已经几天没有练习飞翔了。

“我张开一双臂膀，飞到我想去的地方……”金银岛认真地唱了一遍咒语。

“别扭脖子，别老往下看！挺胸，昂头，两腿并拢伸直！”朱小杨成了飞翔教练。

金银岛照朱小杨说的那样去做，效果大增，他升到了朱小杨现在的高度。

“哈哈，我赶上你啦！”金银岛欢喜地笑了。

朱小杨说：“好样的！现在，你往下看。”

“很清楚，很清楚呀！这墨镜不错，我们叫它飞翔墨镜好不好？”

金银岛没说他很害怕，因为他现在已经升到两棵树的高度了。墨镜的效果不错。

他们约好再也不四处张扬了，特别是上学的时候，都是靠两只脚，一步一步规规矩矩走到学校。

他们要装成最平凡的学生，不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没想到，平凡的学生又遇到了不平凡的事。

路上，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他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书。

“同学同学，等一等，你们想做一个聪明智慧超群的人吗？请看这本书。”

还没等朱小杨和金银岛回答，他就快速地翻动手中的书说：“我是





点子作家。你们叫我点子也好。这是一本智慧的书，书名叫《千奇百怪点子》。这些点子都是我想出来的，这样的点子，那样的点子，可多啦。这些点子都是我智慧的结晶，要是一个一个地卖，你们买不起。我把它们写成书，就便宜多了，你只要买这本书，你想要……”

朱小杨看着点子上下飞速鼓动的薄嘴唇，担心他又是校长化装的。但是，校长没有点子高，也没有点子瘦，嘴唇也没有点子薄，看来他不是校长。

“这本点子书多少钱？”金银岛问。

“钱嘛，好说好看。”点子手法熟练地把《千奇百怪点子》装进塑料袋里，怕朱小杨和金银岛白看了他的点子，“你们若是想要这本书，我还白送一只塑料袋，看，这袋子上有我的签名。”

他们俩半天没找到点子的签名在哪儿，袋子上除了一堆乱糟糟的黑

点，别的什么也没有了。

点子得意地推推眼镜说：“你们找不到吧，看，这一堆黑点子就是我的签名哇。很个性吧！有点子的人就是跟没点子的人不一样。我就是要做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人。”

哦！

朱小杨和金银岛面面相觑，看着那一堆脏乱的黑点子发愣，那一堆黑点子好像是顽皮鬼用钢笔甩上的墨水，让人直想把它们擦干净。

金银岛附在朱小杨的耳边轻声地说：“说不定这本书对我们有用处。”

朱小杨想，千奇百怪的点子中，也许可以找到偷假发套、智取祖传古书的点子。就问：“这书多少钱？”

“不贵不贵，你们省下吃垃圾食品的钱，留住打电玩的钱，再节约穿名牌鞋的钱……”点子还想一口气举很多例子，朱小杨打断了他。

“到底多少钱？”

“很少很少，一点点儿一点点儿，小意思小意思，不多不多……三百八！”

朱小杨听了，差点儿栽了一个跟头。

朱小杨拉着金银岛要走。

“哎，别走呀。”点子拦住他们，哈着腰说，“可以给你们打打折，优惠优惠，减点再去点。我挥泪出血大甩卖，好，就给你们个跳楼价，三百七十五！”

金银岛和朱小杨迈步又走。

点子泄气地说：“看来，你们没钱买这本好书。这样吧，你们可以





拿东西来换。”

这个倒新鲜，朱小杨和金银岛站住了。

“用什么东西换？”金银岛问。

点子伸出又细又长的指头数着说：“随便随便，什么金银细软、珍珠项链、水晶玛瑙……”

“破铜烂铁行不行？”金银岛不想听他再啰唆。

“行行行，哦！不行！”点子又薄又大的手一挥。

朱小杨忽然说：“我用祖传古书跟你换行吗？”

“祖传古书？”点子蹙起眉尖，“那是什么东西，有什么用？”

朱小杨朝周围看了一眼，小声细气，一个字一个字地对着点子的耳朵说：“它能教人飞起来。”

点子眨眨眼，“噗”地笑了：“别骗我了。我是干哪一行的？平常都是我在哄骗别人……哦哦，我是说，我是一个大人，是不会上小孩子的当的。”

“你不信吗？我们可以演示给你看。”金银岛明白了朱小杨的用意，恨不得立马飞上空中。

朱小杨拦住金银岛说：“我们得到一个僻静的地方。”

他们来到一个僻静的死胡同，点子小心地捂着自己的宝贝《千奇百怪点子》书，生怕朱小杨金银岛会冲上来抢。

朱小杨和金银岛肩并肩，无声地唱了一遍咒语（怕被点子听去），“嗖”的一下就飞到点子的头顶。点子惊得“扑通”坐在地上，看着朱小杨和金银岛，眼都不会眨了。他简直不能相信，两个活生生的人，会忽然旱地拔葱飞到空中去。

朱小杨和金银岛在空中摆了几个姿势，做了几个鬼脸，又齐刷刷地落在点子的面前。

点子像看见从天而降的神仙，连连作揖说：“阿弥陀佛，无量佛，齐天大圣……”

由于过度刺激，点子的上牙和下牙不停地碰撞，发出一阵脆响。

朱小杨和金银岛不知道点子嘴里叨咕的是什么。

“怎么样，换不换？”朱小杨问。

“换换换换！祖传古书在哪里？哈哈，有了它我就……”点子说了一半，马上捂住了自己的嘴。

“我知道你是想说你有了祖传古书就能发财，可是，祖传古书它不在我们手上。”朱小杨说。

“在哪里？我可以跟你们一块儿去拿呀。”点子弓着腰笑眯眯地讨好他们。

“它在校长那里……”

朱小杨把古书的把前因后果告诉了点子，最后说：“只要你能把书从校长那里换过来，再把祖传古书交到我们手里，我们就告诉你古书里的秘诀。”

点子兴奋得直搓手，他迈动长腿立刻就去找校长，他向朱小杨和金银岛挤着一只眼说：“这是我的拿手好戏，你们等着吧！”

“我们放学后，死胡同见！”朱小杨和金银岛同声向点子说。

点子快步奔向学校。

朱小杨和金银岛相信点子能换来古书，校长要那本古书是没有用的，他不会破译其中的文字密码。





今天下午真是漫长啊，课好像总也上不完。

不知道点子换书顺利不顺利，真让人心急。朱小杨和金银岛心里像有小猫在抓。

讨厌的是下午又轮到朱小杨和金银岛那一组值日，要打扫卫生。老师特意留下来监督，说昨天上一个组打扫得不干净，朱小杨和金银岛想逃跑都没门儿。

等他们值日完，天已经擦黑了。

他们正要直奔死胡同，忽然看见校长正手捧一本书，宝贝一样地从他们身边走过去。

正是那本《千奇百怪点子》，看来交换成功啦！

朱小杨和金银岛相视一笑。

校长见有人朝他的书张望，马上把它夹在腋下，并转身向朱小杨和金银岛走来。朱小杨和金银岛一溜烟躲了起来。

“哼，偷看者，我就要抓到你们啦！很快！”一无所获的校长，挥着拳头自言自语。

朱小杨和金银岛是一口气跑到死胡同的。

可是，那里连个人影儿也没有。

朱小杨和金银岛站在那里，四处张望，死胡同里只有他们重重的喘息声。

看来，点子是带着祖传古书逃跑了！

真不该相信点子。

到哪里去找点子呢？还不如就放在校长那里，如今可好，祖传古书不知去向了。怎么向爸爸交代呢？



祖传古书失而复得

第二天，朱小杨和金银岛又去死胡同看了两遍，仍没有点子的影子。

“骗子骗子骗子！”

金银岛不知道把这句话骂了多少遍。

“点子会再来找我们的，他拿着祖传古书一点儿用也没有。他认不出那些古字，只能再回来找我们。”朱小杨很有信心。

“他真的会回来吗？那可是一本宝书啊。”金银岛可信不过点子那个滑头。

“点子是个小气包儿，用一本那么贵的书换了一本没用的书，他会觉得亏。他会来向我们讨要咒语的。走，我们回去。”

朱小杨从石墩上一跃而起。

金银岛跟着朱小杨，脚下踢着石子，想找两句话安慰朱小杨，又找不到。

夜色更浓了，笼罩着两个少年孤单的身影。



早晨，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

真是个好天气，点子不会冒雨来还书的。

今天也是爸爸规定的最后期限，爸爸的目光在无声地追问朱小杨，像两束喷着火的光柱，朱小杨不敢正视爸爸的目光。他假装很忙，又是背书包，又是穿雨衣，他将雨鞋套在脚上，拔腿就跑出家门。

到了中午雨下得更大了，下得朱小杨的心情一团糟。上午放学，朱小杨既没等金银岛，也没去死胡同，径直回家了。

下午上学，金银岛去叫朱小杨，朱小杨已经离开了家。

雨下得好大，像天上的银河决堤了。

整个下午，金银岛都想跟朱小杨说话，但朱小杨紧闭着嘴巴，一个字都不肯吐。

没想到，这时候校长又把金银岛叫到办公室。

校长的桌子上放着麦当劳纸盒，一个又大又红的M映进金银岛的眼里。金银岛的目光直了。

校长看着金银岛的眼睛，慢慢地打开纸盒，再打开一层油纸，哇，一个胖鼓鼓、圆滚滚的鸡腿汉堡！

香啊！

有一股热乎乎的口水想从金银岛的嘴里流出来。金银岛赶紧把嘴巴闭成一条缝。

“这是什么？”校长的声音变得格外温柔，像吃多了棉花糖。

“鸡腿汉堡！”金银岛应声回答。

校长笑起来，他的手指上没有了纱布，受伤的手指痊愈了。

“回答得很流利！”校长表扬金银岛，“比上次回答得清楚很

多。”

金银岛羞愧地低下头，目光却还在鸡腿汉堡上打转。

“咱们做个交换怎么样？”校长把鸡腿汉堡拿到金银岛的鼻子底下，“你告诉我那个写作文的同学是谁，这个大汉堡就归你了。你看，多划算，你一分钱都不用花。”

喔，是这么回事儿！校长他太有办法了，金银岛面对鸡腿汉堡，会竹筒倒豆子的。他对麦当劳毫无抵抗力。

管他那么多呢！什么古书，什么假发套……说出来吧，鸡腿汉堡在用香味拉扯金银岛的舌头。

让朱小杨一个人去受苦吧，金银岛脑子里只有美味的鸡腿汉堡。

他把紧闭的嘴一下子张开了，正要说话，没想到积攒的口水哗啦啦地流下来，地上变成了一个口水潭！

校长的衣服被口水溅湿，他看着金银岛，看着地上的口水，忍不住放声大笑：“哈哈哈哈！”

金银岛听着校长震耳欲聋的笑声，一下子从迷糊中惊醒：“我干了什么？为了鸡腿汉堡，我差点儿出卖了朋友！快跑！”

金银岛拔腿跑出校长办公室。校长在后面追喊：“回来！回来！”

金银岛跑进大雨里，头也没回。

校长气得把手里的书摔在地上：“骗人！骗人！”

那本厚书打着滚掉进口水潭里，封面朝上，正是那本《千奇百怪点子》。

金银岛刚跑到教室门口，就被朱小杨一把抓住，朱小杨问：“你跑到哪里去了？放学半天了。”





“我，我去撒尿了。”金银岛瞎说一气。

“快，我们去死胡同！”朱小杨说着，拉着金银岛就跑。

哗啦哗啦！雨的脚步真多，在地上乱踩。

噼里啪啦！雨的脚步也在朱小杨和金银岛的雨衣上跳舞。

死胡同里积了半胡同雨水。

在胡同口站着一个人，全身水淋淋的，一动不动，也没打伞，也没穿雨衣，像在洗天然淋浴。

是点子。他瘦得厉害。

点子看见朱小杨和金银岛，点头又哈腰，嘴里一个劲儿地往外吐雨水。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他嘴里喷着水珠，连连说道。

点子的胳肢窝底下夹着一只塑料袋，塑料袋里三层外三层地裹着一样东西，朱小杨认出来那分明就是他家的祖传古书。

点子把塑料袋郑重地交给朱小杨，嘴里水花四溅地说：“我不该不守信用，想偷走你的祖传古书。我在家研究了两天两夜，没吃没喝，一个字也没看明白，我都掉了好几斤肉。再不把古书还给你，我会变成一副骨头架的，也就是骷髅。另外，我还在你的书上写了一些字……”

“什么，你居然在书上写字啦？”朱小杨想起点子的字，都难受得想吐。

“我在上面一笔一画分析上面的古字，不过，一个字也没分析出来。最后我又把它们涂抹了，弄得有点儿黑，有点儿黑。”

“啊？”朱小杨痛苦得咧嘴摇头。

“你在祖传古书上乱画，让古书都没价值了，你得赔偿损失！”金

银岛怒冲冲地说。

“赔偿损失？我可分文都没有。不信，你们看！”

点子把他湿淋淋的口袋都翻了个底朝天，除了挤下一摊水外，的确什么也没有。

“你，你们还能教给我飞翔的咒语吗？”点子探过来水汪汪的脸，巴结地问。

“不教不教！”金银岛拉着朱小杨要走。

点子跑到他们前面，单腿跪拜，用力点一下头说：“恳求两位小师，不不不，是大师！”

看着点子的样子，朱小杨和金银岛都忍不住笑了。

“好吧，站起来，我们教你。只教一遍，听不清，我们就不管了。”朱小杨说。

点子马上站直，捋去脸上的水，侧耳倾听。

朱小杨和金银岛互相使了个眼色，张开手臂，一同唱道：“我张开一双臂膀，飞到我想去的地方……”

哗——

朱小杨和金银岛乘雨而去。

点子马上学样，张开又瘦又长的双臂，放开喉咙高唱：“我张开一双胳膊，飞到我想去的地方……”

他两脚一抬，扑通！摔了个嘴啃泥。

“哦，唱错了。想起来了，是这样唱的：我张开一对翅膀，飞到我想去的地方……”

扑通！





“我张开一双手掌……”

扑通!

“我张开……”

扑通! 扑通!

从周围房子的窗口，探出一双双眼睛，都好笑地看着这个人一个接一个地摔跟头。没有人知道他是在练飞翔，都以为他是个醉鬼呢。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飞。

朱小杨回家看他的祖传古书，在点子的东涂西抹下，差不多成了一本废书。书是按期交到了爸爸的手上，但爸爸看到被写得乱七八糟的书，气得眼珠差点儿没掉下来。他指点着祖传古书上的那些脏字，吼声如雷。

最后，他把祖传古书放在匣子里牢牢锁好，从此，朱小杨就是挖地三尺也别想跟祖传古书见面了。

朱小杨再也不会动祖传古书了，它给了他飞翔的秘诀，但也给他带来一堆麻烦。

朱小杨开始考虑偷假发套的第三套方案，经过半夜的思考，一个妙招跳入他的脑海。

梦到这里，朱小杨醒来了。

一大早，朱小杨就去找金银岛。

其实他是从梦境中醒来，完全忘了这是梦，把它当成了现实。这个梦太长，也太真实了。早晨吃饭的时候，朱小杨还在想他的那个妙招，

不禁嘴角露出笑来。

梦之狗把一块馒头蘸饱牛奶美美地吃下去，这是朱小杨最讨厌的吃法。可是今天朱小杨没有像原来一样恶心，反而也学着用馒头蘸牛奶吃，边吃边说：“嗯，这个创意真好，牛奶馒头，好吃。”

梦之狗咽着牛奶馒头问：“是不是又在做连续不断的梦啊？”

朱小杨满脸溢着笑，故意卖关子说：“你猜呢？”

快速吃完饭，朱小杨推开碗，抓起书包就往外跑，梦之狗喝下最后一口牛奶，喊了声：“等等我！”也飞奔过去。它安然地附在书包带下，用纸巾优雅地擦拭起嘴来。

主动去家里找金银岛，朱小杨还是破天荒头一次。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金银岛迷迷糊糊地揉着眼睛，不快地问。

朱小杨悄声说：“有，快点儿，我在外面等你。”

好一会儿，金银岛才慢悠悠地出来，还没等朱小杨说话，他就踢飞了一粒石子问：“你找我是来道歉的吗？”

“道歉，道什么歉？”梦做得太长，朱小杨还没从梦中的朱小杨身上回来。

“那你是来迎接我的挑战的？嗨，无胆勇士，就在这儿干一架也好，我要雪洗我的耻辱！不不不，我要当着常蛾的面，还有好多同学的面，给你点儿颜色看看。”金银岛又是拍他的厚巴掌，又是把他的指关节压得“嘎巴嘎巴”直响。

“你怎么一点儿也不像你了！”朱小杨嘀咕道。

“你说什么，敢说出这样的话，你想让我捶你一顿吗？”金银岛握





紧拳头来回晃动着，“这句话应该由我来说，知道吗？竟敢主动来找我，快说，有什么事儿！”

朱小杨耳朵快被震聋了，也从自己一直沉浸的梦中惊醒过来，他也想像梦中的朱小杨一样勇气十足，向金银岛大吼：你这家伙，关于假发的事儿，我有一个妙主意，你听好了！可是，等他真正说出来，声音又小又无力：“还是那件事呗，假发，校长的……”

梦之狗不忍听下去，用指头堵住耳朵眼。

朱小杨正要往下说，金银岛愕然地望着他，摸摸他的额头，问：“你是不是在持续高烧呀？”

他又摸摸自己的额头，温度一样啊。

“我说朱小杨，你看上去样子变了，不像是原来的朱小杨了。”金银岛后退一步，又认真观察了一番，“你的头不歪了，脖子不缩了，嘴里也不汪着水了，还有你的眼睛，也不一样了。”

朱小杨不想跟金银岛啰唆那么多，他急于把苦想了半夜的好点子说出来。可是，金银岛用那种眼色看着他，让他没法往下说。他求救似的望了一眼梦之狗，正看见梦之狗那副失望的表情，这表情很让他受刺激，也给了他力量。

朱小杨悄悄握住拳头，酝酿酝酿情绪，然后用力捅了金银岛一拳，金银岛翘起着，捂住被捅的地方，夸张地弯着腰，连连后退几步。朱小杨以为自己打中了金银岛的要害部位，正要上前询问，金银岛忽然笑了。

“哈哈哈，朱小杨，你敢主动出击给我一拳。看来，你真变了，你不该叫无胆勇士了，应该改名叫有胆勇士！我大喊大叫，竟没把你吓

倒，这是怎么回事儿？这一招原来都是很灵的呀。”金银岛搔着头。

朱小杨也笑了，他觉得自己是有些变化，金银岛也在变化。金银岛的变化，难道他自己都没发现吗？于是，朱小杨突然问：“昨天回家，你的鞋淋湿了吗？”

刚问完，朱小杨忽然发现地面有点儿不对头，地上是干爽清洁的，而昨天他们是冒雨飞着回家的。他又把现实和梦境混在一起了。

“淋湿？昨天没下雨呀。”金银岛看了看自己的鞋子，是干的，“哦，你是不是在说你昨天的梦？”

金银岛第一次好好地跟朱小杨说话。

怎么可能是梦呢？明明是……奇怪的是昨天下的瓢泼大雨，今天地面竟然没有一滴雨的痕迹，哪里都没有！

哦，这个世界多么复杂，让人捉摸不透。

第一次，朱小杨和金银岛一块儿上学，这两个冤家对头走在一起，虽然没有多少话说，但他们相安无事，朱小杨没受欺负，这太稀罕了。大家都对他俩侧目而视，纷纷猜测。这时，常娥摇着铃铛过来了。她急忙从自行车上跳下来，故意插到朱小杨和金银岛的中间。

“朱小杨，金银岛他……”常娥担心朱小杨又被金银岛威胁。

“放心吧，我没有绑架朱小杨。缩水脸！”说完，金银岛冲常娥做了个鬼脸，拔腿就跑。

“你……”常娥本来想追上金银岛，想想又停下车子，“朱小杨，他真的没有对你怎么样吗？”

朱小杨微笑着点点头。

“那太好了。对了，昨天金银岛说偷看呀，告诉校长呀什么的，到





底发生了的事儿，能告诉我吗？”

朱小杨犹豫了一下，说：“嗯，现在不行，等过几天我再告诉你好吗？”

“好，我等着。”常娥把自行车交给朱小杨说，“来，再骑一次。”

朱小杨不再那么紧张，稳稳地抓住自行车车把。

晚上，梦之狗在造梦时，脸上是带着微笑的。它一边搅动着杯子里的糖水，一边快乐地念叨：“啊，我的辛苦终于快有结果了。让我来尽快结束这个梦，一个连续不断，有始有终的梦。朱小杨以后一辈子都不会忘掉这个梦的。”

梦境像粘贴住了一样，紧接着上次做起来。梦是从朱小杨和金银岛

一同上学开始的。

当他们来到学校大门口时，晴朗的天又变成了阴沉沉的天，地上到处是积水，是昨天下雨留下来的。这才像话嘛。对于天气，金银岛没说什么，朱小杨也没再提。

他们正要进校门，一只又瘦又长的手臂伸过来。

是点子。

看见点子，朱小杨立刻想起被糟蹋的古书，爸爸的臭骂，不禁给了点子一个白眼。金银岛没好气地问：“你又要干什么？我们没闲工夫跟你玩儿。”

“嘻嘻，我们是朋友嘛！啊嚏！你看看，我昨天练飞翔，哦，不对，为了还你们的宝贝，祖传古书，都淋感冒了。我弄到那本古书可不容易，校长太聪明，很难对付的。”点子说起话来就没个完。

朱小杨瞪了他一眼，拦住他的话问：“你又来找我们干什么？”

点子搓了搓他的瘦长手，怪不好意思地说：“昨天你们唱的飞翔咒语我没听清，练得我浑身青。”

点子拉起他的裤管让他们看，果然摔得青一块、紫一块的。

金银岛说：“那我们可不管，说过了，只唱一遍，谁让你注意力不集中的。朱小杨，我们去教室吧。”

点子见他们要走，急了，冷笑两声说：“我可是为祖传古书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失去了三百八十元一本的书。校长很想知道偷看者是谁，我要是去告诉他，他不但把《千奇百怪点子》还给我，还会重重地赏我。你们说我该怎么办呢？”

“你，你无耻！”金银岛气得脸通红。





“我有齿啊，满嘴都是。”点子张开嘴露出一口白白的牙，“哈哈，开个玩笑。如果你们不想教我飞呢，也可以，就是把祖传古书还给我，我再还给校长，我好从校长那里换回我的书。怎么样？”

金银岛正要责备点子，朱小杨摇摇头，对点子说：“好吧，我们放学后教你！”

“爽快！好吧，我们死胡同见。拜拜！等等，你们可得一定到，不见不散。不然，我只能去跟校长说实话了。”

点子声音不大，却充满威胁。他向朱小杨和金银岛眨眨眼，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扭着细长的身子，像只大瘦鸟一样，跳跃着走开。

金银岛用鼻子对着点子的背影哼了一声，问朱小杨：“你说你有个偷假发套的妙招是什么呀，快说说！”

朱小杨的目光向四周扫了一下，压低声音，一路走一路说，金银岛听得捂着嘴直乐。

本来放学后他们就可以回去实施计划，可是，点子还等在死胡同呢，他们只好不情愿地赶了过去。

点子等得不耐烦了，正靠着树根睡觉呢。金银岛刚想去踢树一脚惊醒他，点子却一跃而起，伸出长长的胳膊说：“我准备好啦！我准备好啦！”

朱小杨笑了：“你的胳膊伸错了，是往前伸，你背到后面去干什么？”

“背后只能摔个嘴啃泥。”金银岛说。

“对对对，说得对。我昨天啃了好几嘴泥，今天不能再啃了。”

点子把胳膊伸向前方，腰弓成大虾，屁股高高地撅着，他要是飞起

来，样子一定是全世界第一难看。

金银岛忍不住笑，和朱小杨一起摆好姿势。

“听好，我们要唱咒语啦。”朱小杨提醒道。

“等等等等，我的手有点儿抽筋。”点子收回一只手，用力地甩了几下，才说，“好好好，开始吧。”

“开始啦！”金银岛喊了一声。

“等等，我的鼻子好痒！”点子又收回手来抓挠鼻子。

朱小杨的手刚一动，点子又叫开了：“等等，我……”

关键的时候，点子总要出点儿差错。

金银岛气呼呼地说：“你还有完没完，我们还要回家做作业呢。”

“哦，完了完了。”点子脸上的肌肉僵巴巴的，都不会笑了。

朱小杨说：“放松，越紧张越飞不起来。”

“好好好，我知道了，紧张紧张，哦，不对，是放松放松。”点子咧咧嘴，用力挤挤眼，他觉得眼前一片模糊。

“我张开一双臂膀，飞到我想去的地方……”

金银岛和朱小杨唱起了咒语。

这下，点子把咒语听得一字不漏，马上跟着唱了一遍。

可是，朱小杨和金银岛飞到了空中，而点子却原地未动。

“快飞上来呀！”朱小杨和金银岛喊。

点子把咒语又唱了一遍。

他的脚像在地上生了根。

“我张开一双臂膀飞到我想去的地方我张开一双臂膀飞到我想去的地方我张开……”情急之下，点子接连不断地唱起咒语来。可他的身体





像是聋了，毫不理会他。

“哈哈哈！你上当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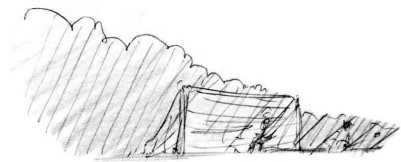
忽然，胡同口出现一个人，只见他手拿竹竿，对着狼狈不堪的点子放声大笑。

“啊！”点子一屁股坐在地上，用拳头重重地砸自己的腿。

校长举起长长的竹竿就来捅空中的朱小杨和金银岛，朱小杨和金银岛一见是校长，早飞远了。

“朱小杨，金银岛，我知道是你们俩，四（8）班的，你们飞不出我的手心！耶！”校长兴奋地伸出两根指头。他那高兴的样子，哪像是校长，分明是个小学生。

点子竟向校长出卖了他们，可恶！





雨衣侠再次失手

紫荆花公园的假山下，一对穿雨衣的少年在激动地说着话。

虽然天上一丝雨也没下了，但他们还是不肯脱下雨衣，而且把自己的面孔捂得严严实实。

公园里人很少，偶尔走过一个人，会用奇怪的目光看上他们半天，想过去探个究竟，但想了想，还是绕道走开去。

你想啊，一个黑雨衣，一个白雨衣，晃来晃去，看上去怪怕人的。他们的雨衣还超长，一直拖到地上。

穿黑雨衣的是朱小杨，穿白雨衣的是金银岛。

他们的雨衣是为了最新的秘密行动而特意买来的。

朱小杨的表情很严肃，他再一次询问金银岛：“你听清楚了，校长在死胡同真的说出了我们的班级？”

“清清楚楚，真真切切，千真万确，一字不差……”

金银岛还要往下拽词，朱小杨点头证实说：“对，我也听得清清楚楚，真真切切，千真万确，一字不差，校长是说的四（8）班，我们已



经彻底暴露了。点子出卖了我们。”

“怎么办呢？难道以后我们要天天穿着这又厚又大的雨衣，那会焐出一身痱子的。我的身上一直在淌汗哩。”金银岛不自在地扭着身上的雨衣。

“当然不是。我们只在行动的时候穿，现在我们把头从雨衣里露出来吧。”朱小杨宣布。

正是炎炎夏日，两个黑乎乎的脑袋从雨衣里探出来，他们的头发水汪汪地滴着汗珠，不是雨淋，胜似雨淋。

他俩同时吸了一口气。

“看来，我们今天晚上就得行动。”朱小杨的手在雨衣里做了一个果断的动作。

“今天晚上？哦，代号叫雨衣行动吧！”金银岛想出了一个高明的主意。

“我看可以。我们穿着雨衣在空中飞，样子会又冷又酷，肯定是一流的。我们的雨衣行动一定能成功！”

“我们光凭雨衣，是不是拿不到校长的假发套呀。我最怕跟校长近距离接触了。校长的假发套上肯定有一种什么味道，我的鼻子对他的假发套过敏，一闻到就会打喷嚏。对了，我有过敏性鼻炎。”

“过敏性鼻炎？噢，你又得了新病啦？”朱小杨刚治好金银岛的恐高症，为了治他的恐高症，朱小杨花大价钱买来两副大墨镜，这月的零花钱全部用光了。

金银岛点点头，垂下眼睛。

朱小杨想了想说：“不要紧，我们戴上口罩。”

“口罩？”金银岛脑子里出现一个画面：大热的天，戴着热烘烘的口罩，他的嘴四周围长满了超大个的红痱子，成了一张不折不扣的红猴屁股嘴。痱子一个个成熟了，噼啪乱炸，炸得他蹦得比猴子还高。

“金银岛，金银岛，你快看！”朱小杨拿出一大卷宽宽的双面胶，“这是我们的新武器，超黏双面胶。”

金银岛揭开一点，把自己的头发放进去一撮捏两下，再也扯不下来，果然黏力强大。

“朱小杨，你真是智多星！”金银岛竖起大拇指。

“那是，我想了整整一夜呢。”朱小杨说着，拿出剪刀，把双面胶一长条一长条地剪下来，去掉中间的硬纸，把一头牢牢地粘在金银岛的双手上。

金银岛舞动着手里的白色双面胶，嘿嘿直笑：“我这不是跟电影里的蜘蛛侠一样了吗？”

“有区别，蜘蛛侠穿的是蜘蛛网衣服，我们穿的是雨衣。”

“那我们能不能拍成电影啊？”金银岛又七想八想了。

“不能，我们只是去取校长的假发套，公布给全校师生，保住我们不被开除。”朱小杨说着，把剪刀和剩下的双面胶放进书包。

“你的手怎么不粘啊？让我一个人干可不行。我的胆最近……”金银岛想着给自己的胆起个新病名，比如胆萎缩呀，鼠胆病呀……

他还没起好，朱小杨就从书包里掏出一个红色的东西，金银岛一看，大笑起来。

“你书包里怎么装个皮吸子呀？你家的厕所堵啦？”

朱小杨舞了两下皮吸子，说：“这是我们的第二样武器，你先用双





面胶粘住校长的假发套，我用皮吸子再吸住，我们俩齐心协力，假发套就会……”

两个人一对眼神，都大笑起来。

夜幕降临。

空中，飞着两只大蝙蝠，一黑一白。那是朱小杨和金银岛。

朱小杨双手紧握皮吸子，目光炯炯有神。

白色纷乱的双面胶在金银岛手下飘动。

他们的目的地是学校。

越接近学校，金银岛飞行的高度越降低。

“注意，保持高度！”朱小杨发出警报。

金银岛的高度又降了两公尺。

“你紧张啦？”朱小杨问。

“没没有，就是胳膊软，双面胶太重。”

双面胶哪有什么重量啊！

“我们用皮吸子对付校长，是不是太太……”

“这是干净的皮吸子，新买的，不脏。我们主要是吸到假发套，保住我们的学籍，又不是想害校长。”

朱小杨知道金银岛胆怯了，想打退堂鼓，只好一边飞，一边给金银岛打气。

“汪汪汪，呜！”

忽然，下面的路上传来一阵小狗的怒叫。

朱小杨和金银岛往下一看，都愣住了。

由于飞行高度太低，双面胶粘住了路上散步的小狗。

“啊，这是怎么回事儿？”小狗的女主人尖声大叫。

小狗用力扭动，嘴咬脚踩，想摆脱双面胶的困扰。但它越扭，双面胶就粘得越牢。

金银岛慌忙拉扯双面胶，小狗的毛全被扯起来，叫得更厉害了。

朱小杨也飞过来帮忙，他升到金银岛的背上，抓住金银岛的雨衣往上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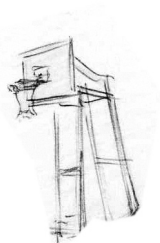
小狗被粘得悬到空中。

小狗的女主人捂住脸，惊恐地东跑几步西跑几步，大叫：“啊，我的宝贝狗被外星人抓走啦！快报警！快报警啊！”

朱小杨和金银岛一听报警两个字，吓坏了，他们再也不想“光临”警察局了。

朱小杨掏出剪刀，快刀斩乱麻，剪断金银岛手上的双面胶，放下小狗。

在警察到来的前一分钟，他们消失在浓浓的夜色里。





藏进校长的床底下

梦越来越紧张了，梦醒后的朱小杨明白，自己还在为偷看的那件事儿而深深担忧着，他去找金银岛，金银岛却满不在乎地说：“想那么多干什么，我刚对你高看一点点儿，你不要自己又破坏了。反正我又不会去告密，不就行了。只是，你没事儿陪陪我打打球行吗？”

朱小杨没说话，他不喜欢打球。

“那你就离常娥远点儿。”

“为什么？”朱小杨问。

“因为我喜欢她，我也想骑骑她的天蓝色自行车。”金银岛脸红一块白一块地说。

“你不是说常娥是缩水脸吗？”朱小杨奇怪地问。

“我就喜欢缩水脸，怎么啦，你别管！”金银岛涨红着脸跑了。

梦之狗跳上朱小杨的肩头说：“这个人好奇怪，对不对？”

“缩水脸是很可爱呀。”朱小杨轻轻地说。

“你说什么？”

没想到常蛾走过来，正好听见了这句话。

“哦，我……”朱小杨一时噎住。

忽然，一阵重重的脚步声走过来，在他们身边停下。朱小杨一抬头，差一点儿没吓隐形，是校长。

“你们怎么还不进教室呀？预备铃都响了。”校长用深沉的男低音问他们。

“是，校长。”常蛾大方地点点头，去存放自行车了。

朱小杨垂着头，直到校长走远才敢抬起来。

“校长他没认出来我吧？”朱小在心里问自己，“咦，我见了校长居然没有隐形，我已经很久没隐形了！我不再隐形啦，哈哈，太好啦！”

“朱小杨你怎么还站在这儿，你刚才在说什么，什么隐形不隐形的？”常蛾不知何时已站在朱小杨的身边。

朱小杨还没回答，上课铃响起，两人飞速朝教室跑去。



咕咚咕咚一杯浓浓的红糖水喝下去，梦之狗轻声对着睡着的朱小杨宣布：“梦境开始啦！”

一个很完美的计划又惨遭失败。

今天的早报登出了一整版的报道，报道上的文字很多，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昨天晚上有外星人入侵地球，欲偷走地球宠物狗一只，结果被小狗的女主人尖叫声吓退。原来外星人是害怕尖叫的。这次他们的行动没有得逞，可能还会卷土重来，请大家一定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和宠物狗。一



旦遇到外星人，要使出全身的力气尖叫：啊——

报纸的最上方还有一幅模糊的外星人照片：茶色大眼镜，白色口罩嘴，身穿外星宇宙衣，双手会吐丝，另外一个外星人手上还拿着红色大圆球，具体是什么东西，因为过度模糊没法分辨。

因为有这条新闻，这天的早报多卖了很多份。

学校里也在流传外星人的奇闻，老师们见了面都要互相打听外星人的事儿，同学们更是感兴趣，议论纷纷，他们对外星人很好奇，也很向往。

金银岛观察着大家的表情，偷着乐。他忍不住踢踢朱小杨的凳子腿，压抑着笑声说：“我们红啦！我真想站起来告诉大家，我们就是外星人。你说怎么样？”

“不怎么样？是个馊主意。”朱小杨严肃地说。

金银岛一听，马上泄了气。

朱小杨摆摆手，让金银岛的耳朵凑过来，小声说：“今天晚上实行第二套方案。”

“什么，今天晚上？”金银岛以为自己的耳朵听错了，“你想想，报纸都登出来了，记者呀，警察呀，摄影师呀什么的，都在等着我们哪。我们这叫，叫自投罗网。他们已经铺下了天罗……”

“我们不走天，走地。”朱小杨说。

“啊，不飞啦？”金银岛没想到。

“对。我探听到，今天晚上是校长在学校值班，机会难得呀。”

“要是……”

金银岛正要说出一大堆的顾虑，被朱小杨挥手截断了。

这一天对于金银岛来说，是过得太快了。

他一整天都在祈祷：天哪，不要黑；不要黑呀，天哪！

在金银岛的祈祷声中，天还是黑了下来，而且比平时还要黑得快。当然，这是金银岛的感觉。他想退出这次行动，又怕朱小杨笑话他；不退出这次行动，他感到自己的胆都快破了。悔不该充大胆让朱小杨偷看校长办公室，结果引出来这么多让他胆战心惊的行动。

今天晚上，金银岛闷头吃了很多饭，他的耳朵却一直在听着窗外的暗号：三声狗叫。

朱小杨的晚饭，只喝了两口粥，他得花时间改制两件雨衣，为的是让它们穿着更贴身一些。他剪哪缝哪，针还总是扎他的手，痛得他光咬嘴唇不敢叫。

总算收拾完毕，他把一切行头都装进书包里，假装去金银岛家商量数学题，跑了出去。

金银岛听到三声狗叫，马上拿起本子向外走，对父母说是朱小杨有道难题要向他请教，他得去一趟。

两个人见面，两只手“啪”地握在一起，摇了三摇，嘴里同时说：“雨衣侠行动第二套方案，成功！”

这是行动暗号。

他们开始把改制的雨衣套在外面。

金银岛吭吭哧哧半天，还是套不上，他太胖，雨衣太瘦。朱小杨过来帮他用力往上一拉，拉上了。可是，“哧”，金银岛的屁股后面裂出一条大口子。

“这个，我的保护层坏了，行吗？要不，缝好后，明天再行动





吧？”金银岛说着要往下脱雨衣。

“我们没时间了。这两天如果不是校长要去市里开会，他早来召开全校大会宣布开除我们了。你凑合着用吧。快把口罩，眼罩戴上，出发！”

金银岛嘀嘀咕咕地穿戴好，跟在朱小杨的后面。雨衣太紧，弄得他走路像个木头人。

一路上，朱小杨说着自己的第二套计划，金银岛心不在焉地应着，浑身不自在。

学校里一片寂静。

他们一步一步走到学校，已经汗流如注。

校长办公室前的大树后是埋伏的好地方，两人一闪身都卧倒在树根下，伺机行动。

透过窗户能看见校长在屋子里走动，他在干什么呢？还在对着镜子摆弄他的假发吗？不知道。快快摆弄吧，这是最后一次了，等到明天，校长会发现他的假发套不翼而飞，飞到老师的办公室，飞到每个班级，让每一个老师每一个学生都看到，要真相大白于全校了！

吱扭！校长办公室的门开了。

金银岛一把抓住了朱小杨的手。突突突，他的手像得了鸡爪风。

校长向厕所走去。

机会来了！

“快，我们进去！”朱小杨发出口令。

“啊，是爬着进，还是走着进？”金银岛问。

“猫腰。”朱小杨嫌金银岛啰唆，用力一扯他的手，弯腰快速向前

冲。

进了校长办公室，他们拿不准该躲在哪里。

“门后，门后最好。”金银岛缩到门后。

“好个鬼，校长一关门，你不就暴露出来啦。”朱小杨说着，用手一关门。

门后是惊慌失措的金银岛。

金银岛马上从门后跳出来。

“藏哪儿呀？啊？得得得得！”

“床下。”

朱小杨一弯腰钻进床下。

金银岛也往里钻，悔不该肚子吃那么鼓，怎么也钻不进去。

“快，我听见校长的脚步声啦！”

“啊！”金银岛一惊，进了床底下。

“朱小杨，我雨衣屁股后面的口子更大了。”金银岛委屈地说。

“嘘——”

校长进了办公室。他走进来，似乎感觉有点儿异常，使劲地吸了吸鼻子，像闻到了什么。

“怎么有外星人的味儿？”校长自言自语，“哈哈，哪有什么外星人，都是那些记者凭空猜测，制造新闻。”

校长端起杯子喝了一大口水，拿起一支铅笔在桌子上敲着，嘴里又念念有词起来：“朱小杨，金银岛。金银岛，朱小杨。哼哼，等到明天……”

“得得得得……”





金银岛的上下牙磕在一起，朱小杨赶紧用手捂住了他的嘴巴。“噤”声消失了。

“是不是有老鼠呀？”校长竖起耳朵，“哼，老鼠除了纸，你们什么也吃不到。吃不到！好，该死的老鼠，你们在这儿磨牙吧，我去校园里看看去。”

校长打开抽屉，拿出手电筒，哼着歌儿出了门。

朱小杨放开了金银岛的嘴。金银岛没动，也没有声音。

“金银岛，你不会吓死了吧？”

朱小杨摸摸金银岛的鼻子，还在往外呼气。

“我真想吓死算了，那样，我就不用害怕了。”金银岛有气无力地说话了。

“对了，你说，校长睡觉时，是戴着假发套呢，还是取下来。”朱小杨说。

金银岛想不出这个问题，他已经吓得不会思考了。

“记住，一定要等校长睡熟了才能动手。”朱小杨嘱咐金银岛。

动手，金银岛都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手了。

校长检查完校园，就急着上床睡觉了。他好像很疲倦，很快就打起呼噜来。

四周一片漆黑，只有窗外的路灯透过窗户照进来，正好射在校长的假发套上。

原来校长睡觉时是戴着假发套的。

呼噜噜噜——

校长的呼噜声真响，朱小杨断定他的呼噜在全世界的校长中是最响

的。这会儿，就是有一百个校长在他身边打呼噜，也不会吵醒他。

朱小杨碰碰金银岛。

金银岛没有反应。

“金银岛，你睡着啦？”

“睡、睡着了才怪。”

“我们开始行动，动作要轻啊。”

金银岛的动作真的很轻很轻，轻得像没有动作，这也难怪，因为他根本就没动嘛。

朱小杨只好拉着他往外挪。

好，顺利地床下出来了。

他们俩趴在地上，看着校长的假发套在灯下闪着微光，离他们是那么近，那么近，只要一伸手，假发套就会抓在手里。

朱小杨的一只手向校长的假发套伸了过去。

近了，近了……

就在他的手指将要碰到假发套时，忽然校长说话了：“住手！把手放下，投降，不然，我开除你们！站好！”

金银岛应声而起，直直地站在校长的床前。

校长又不说话了，继续打呼噜。

原来他是在说梦话。

朱小杨硬把金银岛摀了下去，让他在地上趴好。

“该你了。”朱小杨碰碰金银岛的手。

“啊？”金银岛歪着脖子，瞪着眼，嘴里汪着一股清水，他活像一个人。像谁呀？朱小杨一时想不起。





“伸手啊。”朱小杨帮金银岛把一只手举起来。

金银岛的手举在空中，抖得跟坏掉的摇头电风扇似的。

“金银岛！”

校长在梦里大叫一声。

金银岛发抖的手像挨了子弹一样，“啪嗒”掉在地上。他的头也耷拉下来。

金银岛昏了过去。

“金银岛，朱小杨，明天，我要呼噜噜噜……”校长的梦话被呼噜声打断了。

朱小杨晃不醒金银岛，他顾不上校长的假发套，拉着金银岛的胳膊往门口拖，他得赶紧找凉水泼醒金银岛。这家伙真沉，明明知道晚上有行动，还吃那么多。

好不容易，朱小杨才把金银岛拖到门口，轻拧门锁开了门，没想这还是一把噪音锁，一拧动，就发出咯咯吱吱的声响。还好，校长的呼噜比咯吱的声音大，没被吵醒，他拼尽全力把金银岛拖出了校长办公室。

朱小杨知道哪儿有水管，一捧凉水泼到金银岛的脸上。金银岛不但醒了，还一跃而起，撒腿就往校园外跑去。

“金银岛！金银岛！”朱小杨叫都叫不住。

朱小杨回头看看校长办公室的门，遗憾得直摇头。唉，金银岛昏倒得真不是时候，他们差一点儿成功了。



出乎意料的结局

朱小杨决定去向校长承认错误。持续不断的梦让他紧张，也让他变得异常有勇气。

“你真的敢去？我不信。”

当金银岛听完朱小杨的打算时，以为朱小杨在说大话。

“你要敢去，我跟你一块去。”金银岛挑动着眉毛逗朱小杨说。

朱小杨从座位上站起来，迈开大步向外走。金银岛撇着嘴跟在后面。

快到校长办公室了，金银岛挠挠头，说：“朱小杨，你不是来真的吧，啊？”

朱小杨没说话，高抬下巴，径直往前走。

“哦，我想起来了，我得去趟厕所，你先去吧，我随后就到。”金银岛一吐舌头，向厕所跑去，边跑边回头看朱小杨，“这家伙，他是不是疯了？”

这时，常娥拦住金银岛说：“怎么回事儿，朱小杨那么怕校长，他



去校长办公室干什么？”

金银岛拉过常娥，躲到墙脚说：“来，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朱小杨站在校长办公室里，抬起眼睛，勇敢地跟校长的目光对视。

“有事吗？同学？”校长问。

今天，朱小杨觉得校长的嗓音是那么好听，他的超重低音，是那么富有磁性。

“校长，你不认识我吗？”朱小杨嗓子发热地问。

校长正写着文件，他停下手中的笔，从桌子上抬起头来，看看朱小杨，笑了。校长原来会笑，而且笑得那么可亲可敬！

“这个，学生太多，我叫不出你的名字来。”校长说。

朱小杨看着校长的脸，他弄不明白校长到底是不是真不认识他，当时他偷看逃跑时，分明听见校长说看见他了嘛。

“我是……”

朱小杨正想说出自己的班级和姓名，忽然他看见一个令他目瞪口呆的场景：

在等待着朱小杨说话的时候，校长随意地把自己的假发套从头上取下来，用梳子一下一下地梳理起来！他的假发上有两三撮头发，高高地翘着，总是梳不平。

“嗯，告诉我，你是哪个班的，叫什么名字，告诉我一遍，我就能记住你的名字。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校长的嗓门听起来多么柔和，像风中的春雨。

朱小杨傻了。



天哪，原来校长一点儿也不害怕别人知道自己的隐私，他竟然当着自己的面梳理假发套！太出乎意料啦！

朱小杨心里一下豁然开朗，一切担心焦虑都云开雾散了。他紧绷着的脸上绽开了笑容，傻愣了半晌才大声说：

“没什么。校长，我走啦！我的名字叫朱小杨！”

朱小杨一走出校长办公室，就撒腿跑了起来，只见他一跳三尺高，嘴里叫着：“耶耶耶！”

一直躲在树后观察的金银岛和常娥惊讶地望着朱小杨，金银岛自语道：“这家伙怎么啦？吓疯了吗？”

只有梦之狗清楚是怎么回事儿，它笑眯眯地自言自语：“哈哈，我终于完成了使命，我该走了。”忽然，它蓦地升入空中，大声说：“朱小杨，再见！”





朱小杨追了过去，留恋地叫道：“梦之狗，你别走！”

可是，梦之狗挥挥手，已经飞升到高空，和洁白的云朵融为一体。朱小杨高仰着头，入迷地看着那朵飘远的白云，他似乎看见梦之狗龇着那两颗洁白的虎牙，正朝他笑着。

梦之狗消失了，像是消失在朱小杨的梦里。

朱小杨伸出手，使劲地摇着，眼里含满了泪水。

常娥和金银岛站在朱小杨身边，迷惑不解地看看他，又看看天空。

金银岛问：“朱小杨，你是吓神经了，还是在做梦啊？”

朱小杨任两行泪水从脸上滑落下来，用最愉快的声音说：“我的梦结束了。”

常娥拿出一张带花边的纸巾，朝朱小杨脸上的泪珠伸了过去。忽然，她的手停住了，因为她发现，那颗泪珠正迎着太阳，放射着美丽的光芒。

